

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



31120003523478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史 通

劉虎如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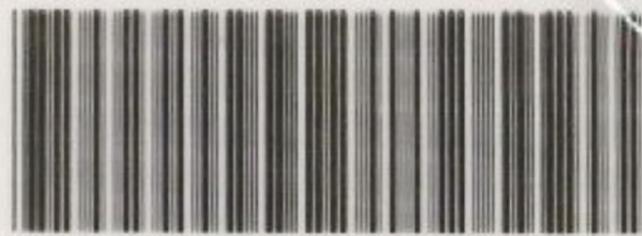
R
083.11
1011
422

957
1724
1724

通 史

註選如虎劉

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



31120003523478

書叢學國生學

藏

38.11.29
1754

敘文

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：『何物爲史？』彼或能對而真且確也。乃繼而問之：『何爲而有史？』則將有不能實對者矣。若再進問之：『史果何以成？』則能答者殊鮮。於是乎史學尙矣。中國之有史，既久且繁，而所謂史學則絕少，有之其創始於史通乎。史通爲唐人劉知幾作，書凡二十卷，共五十二篇，除所闕篇，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。全書偏點自是不少；然體例嚴整，立論確切，能發前人所未發，則亦不可多得。徐堅言：『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。』信不誣也。茲將作者之生平，作者之本意，作者之主張，全書之概要，各篇之主旨，次列於後，讀者由此進觀其內容，庶無隔閡之患矣。

作者之生平

劉子玄名知幾，唐徐州彭城（今江蘇銅山縣）人，生於高

宗龍朔元年（民國前一二五一年）十二歲時，其父藏授以古文尚書，每苦其辭艱瑣，學業無所進，以至屢遭捶撻。及聞父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，輒廢書而聽，因竊歎曰：『若使書皆如此，吾不復怠矣。』父奇其意，授以左氏所講，雖未能深解，而大義略舉。次又讀史記、漢書、三國志，因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，於是觸類而觀，不假師訓。年十七，自漢中興以降，迄乎皇家實錄，窺覽略周。年才弱冠，擢進士第，旋調獲嘉主簿，自是公私借書，得以恣情披閱，一代之史及雜記小書，莫不鑽研穿鑿，書其利害。武后證聖初，詔九品以上陳得失，子玄上書直言，后嘉之，然不能用也。長安二年（民國前一二一〇年）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，尋遷左史，撰起居注，會轉中書舍人，暫停史職。中宗卽位，除著作郎，擢太子率更令，兼修史如故。值天子西還，子玄自乞留東都，三年，或言子玄身爲史臣，而私自著述，遂驛召至京，領史事，遷祕書監。時宰相韋巨源，紀處訥，楊再思，宗楚客，蕭至忠皆領監修。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，而至忠又數責論次無功，乃奏求罷去，且上書至忠

等言五不可，其大意：一爲古史成於一手，近世例取多員，遂致觀望相延曠時廢日。二爲史館聚書，漢懸公令，近須史臣自採，能無闕略稽時？三爲古時良史，秉直公朝，近制禁防，人皆畏縮。四爲古人作史，得自主張，近則例設監修，無從下筆。五爲既設監局，宜定科指，訖無配派，廢職誰咎。全文見忤時篇。其後累遷太子左庶子，兼崇文閣學士。皇太子將釋奠國學，有司具儀：『從臣著衣冠，乘馬。』子玄議：『古大夫以上皆乘車，以馬爲駢服。魏晉以牛駕車……且冠履唯可配車，故博帶，褒衣，革履，高冠，是車中服。鞮而登，跣而鞍，非唯不師於古，亦自取驚流俗。馬逸人顛，受嗤行路。』太子從之，著爲定令。開元初，遷左散騎常侍。嘗議孝經鄭氏學，非康成注，舉十二條左證其謬，當以古文爲正。易無子夏傳；老子書無河上公註，請存王弼學。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說，奏與諸儒質辯，博士司馬貞等共黜其言。會其子貺爲太樂令，抵罪，子玄請於執政。玄宗怒，貶安州別駕，卒。年六十一。時開元九年（民國前一一九一年）也。其後帝召河南府就其家，寫史通，讀之，稱善，追

贈工部尙書，謚曰文。

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，著作甚富。長安中（武后十八年）與正諫大夫朱敬則，司封郎中徐堅，左拾遺吳兢等奉詔撰唐書八十卷。神龍元年（民國前一二〇七年）又與堅，競等同修則天實錄三十卷。當修武后實錄時，子玄有所改正，武三思等不從，子玄歎其志之不遂，乃著史通。景龍四年（民國前一二〇二年）全書告成。此外又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，上推漢爲陸終苗裔，非堯後；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，不承元王，按據明審，議者稱其博。嘗曰：『吾若得封，必以居巢紹司徒後邑。』後果封居巢縣子。

作者之本意 子玄之作史通也，其意蓋有三焉：歷年所學，心得殊多，筆之簡編，以傳來業。如自敘篇中有云：『自小觀書，喜談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腑，非由染習。故始在總角，讀班謝兩漢，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，後書宜爲更始立紀。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，而敢輕議前哲，於是赧然自失，無辭以對。其

後見張衡范曄集，果以二史爲非。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蓋不可勝紀。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，凡有異同，蓄諸方寸。『此其一也。對於古史，或有不滿，骨鯁在喉，吐之爲快。如疑古所云：『古文載事，其詞簡約，推者難詳，缺漏無補。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，蒙然靡察，有如聾瞽。今故評其疑事，以著於篇。』又如漢書五行志錯誤云：『班氏著志，抵牾者多，在於五行，蕪累尤甚。今輒條其錯繆，定爲四科：一曰引書失宜，二曰敘事乖理，三曰釋災多濫，四曰古學不精。』至於暗惑篇則所論尤爲深切：『夫人識有不燭，神有不明，則真僞莫分，邪正靡別。……夫史傳敘事，亦多如此，其有道理難憑，欺誣可見，如古來學者，莫覺其非，蓋往往有焉。今聊舉一二，加以駁難。』此其二也。小人道長，綱紀日壞，仕於其間，忽忽不樂。如長安中，奉詔修唐史，中宗卽位，又勅撰則天實錄，嘗欲行其舊議，而尼於同作及監修，只得依違苟從，然猶大爲史官所嫉。故其於自敘篇有云：『嗟乎！雖任當其職，而吾道不行，見用於時，而美志不遂；鬱抑孤憤，無以寄懷。必寢而不言，嘿而無述，又恐

沒世之後，誰知予者，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志。『本篇又云：『若史通之爲書也，蓋傷當時載筆之士，其義不純，思欲辨其指歸，殫其體統。』此其三也。由此而作者之本意已可見其一斑。人或有因其作疑古，惑經諸篇而加以貶辭者，殊不知子玄本意，正在指摘古人之紕繆，而使後來者有所遵循耳。

作者之主張 作者之本意，既如上述，至於其主張何似，紬繹本書，可見者

凡十有二端：

(1) 表志之外更立一書 載言篇云：『愚謂凡爲史者，宜於表志之外，更立一書，若人主之制冊誥令，羣臣之章表移檄，收之紀傳，悉入書部，題爲制冊章表書，以類區別。他皆放此。』

(2) 表除年表而外可以無存 表歷篇云：『以表爲文，用述時事，施

諸譜牒，容或可取，載諸史傳，未見其宜。又列國年表，或可存焉。何者？當春秋戰國之時，天下無主，羣雄錯峙，各自年世。若申之於表，以統其時，則諸國分年，一

時盡見。』

(3) 天文藝文二志可去另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書中之論天文曰：『古之天，猶今之天也，今之天，卽古之天也。必欲刊之國史，施於何代不可也。』又論藝文曰：『藝文一體，古今是同，詳求厥義，未見其可。愚謂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。』至於其主張『凡爲國史者，宜各撰都邑志，列於輿服之上』者，蓋因『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則』一也；『好約者所以安人，窮奢者由其敗國』此則『其惡可以誠世，其善可以勸後』二也；『宮闕制度，朝廷軌儀，前王所爲，後王取則』三也。其主張『爲國史者，宜各撰方物志，列於食貨之首』者，蓋因『觀之者藉以擅其博聞，學之者亦得聘其多識』也。至其主張『凡爲國史者，宜各撰氏族志，列於百官之下』者，蓋因『用之於官，可以品藻士庶；施之於國，可以甄別華夷』也。

(4) 題目之可去 如題目篇云：『竊以周易六爻，義存象內，春秋萬

國，事具傳中，讀者研尋，篇終自曉，何必開帙解帶，便令昭然滿目也。」

(5) 論贊之無謂 如論贊篇有云：「其有本無其事，輒設論以裁之。此皆私徇筆端，苟銜文彩，嘉辭美句，寄諸簡冊。豈知史書之大體，載削之指歸哉？」又：「且欲觀人之善惡，史之褒貶，蓋無假於此。」

(6) 編年紀傳不可偏廢 其要旨備詳二體篇中，如其論春秋，則曰：「夫春秋者，繫日月而爲次，列時歲以相續，中國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備載，其事形於目前。理盡一言，語無重出，此其所以爲長也。」又如其論史記曰：「史記者，紀以包舉大端，傳以委曲細事，表以譜列年爵，志以總括遺漏。逮於天文，地理，國典，朝章，顯隱必該，洪纖靡失，此其所以爲長也。」

上列六端，乃子玄對於體例之主張。而以二體不偏廢，及論贊之無謂二者爲尤主要。蓋編年以總述之，紀傳以分載之，若網有綱，而史家之正用備矣。至於其不主張論贊之原因，蓋爲「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」，故重客觀之記述，而否主觀

之批評也。

(7) 煩省不必拘泥 煩省篇曰：『夫論史之煩省者，但當要其事有妄載，苦於榛蕪，言有闕書，傷於簡略，斯則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則不然。』

(8) 作史當求真實 採撰篇曰：『若語林，世說，幽明錄，搜神記之徒，其所載或恢諧小辯，或神怪鬼物……雖取說於小人，終見嗤於君子矣。』又曰：『郡國之記，譜牒之書，務欲矜其州里，誇其氏族。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，明其真僞乎？』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，街談巷議之損實。』又言語篇曰：『若事皆不謬，言必近真，庶幾可與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。』

(9) 史貴直書 辨職篇曰：『史之爲務，厥途有三焉。何則？彰善貶惡，不畏強禦……此其上也。編次勒成，鬱爲不朽……此其次也。高才博學，名重一時……此其下也。』直書篇曰：『正直者，人之所貴，而君子之德也。』惑經

篇曰：『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，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。』至其所謂直筆，蓋卽雜說下所云『不掩惡，不虛美』二語而已。

(10) 作史應用當代語言 語言篇曰：『時人出言，史官入記，雖有討論潤色，終不失其梗概也。』又：『天長地久，風俗無恆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而作者皆怯書今語，勇效昔言，不其惑乎？』

上列四端，乃子玄對史法之主張。推其總意，只在真實。至其論煩省，直書，言語，亦不過求真實之手段耳。

(11) 史之目的在申勸誠 直書篇曰：『史之爲務，申以勸誠，樹之風聲。』

(12) 史材當以五志三科爲依歸 書事篇曰：『昔荀悅有云：「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達道義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勳，五曰表賢能。」……今更廣以三科，用增前目：一曰敘沿革，二曰明罪惡，三曰旌怪異……於

是以此三科，參諸五志，則史氏所載，庶幾無闕。』

上列二端，卽子玄對於目的及史材之主張也。由此十二端而歸納之，則子玄之歷史觀念已可概見。蓋其所謂史，乃採編年紀傳二體，依五典三科取材，而用當時言語實錄直書，以申勸誡而樹風聲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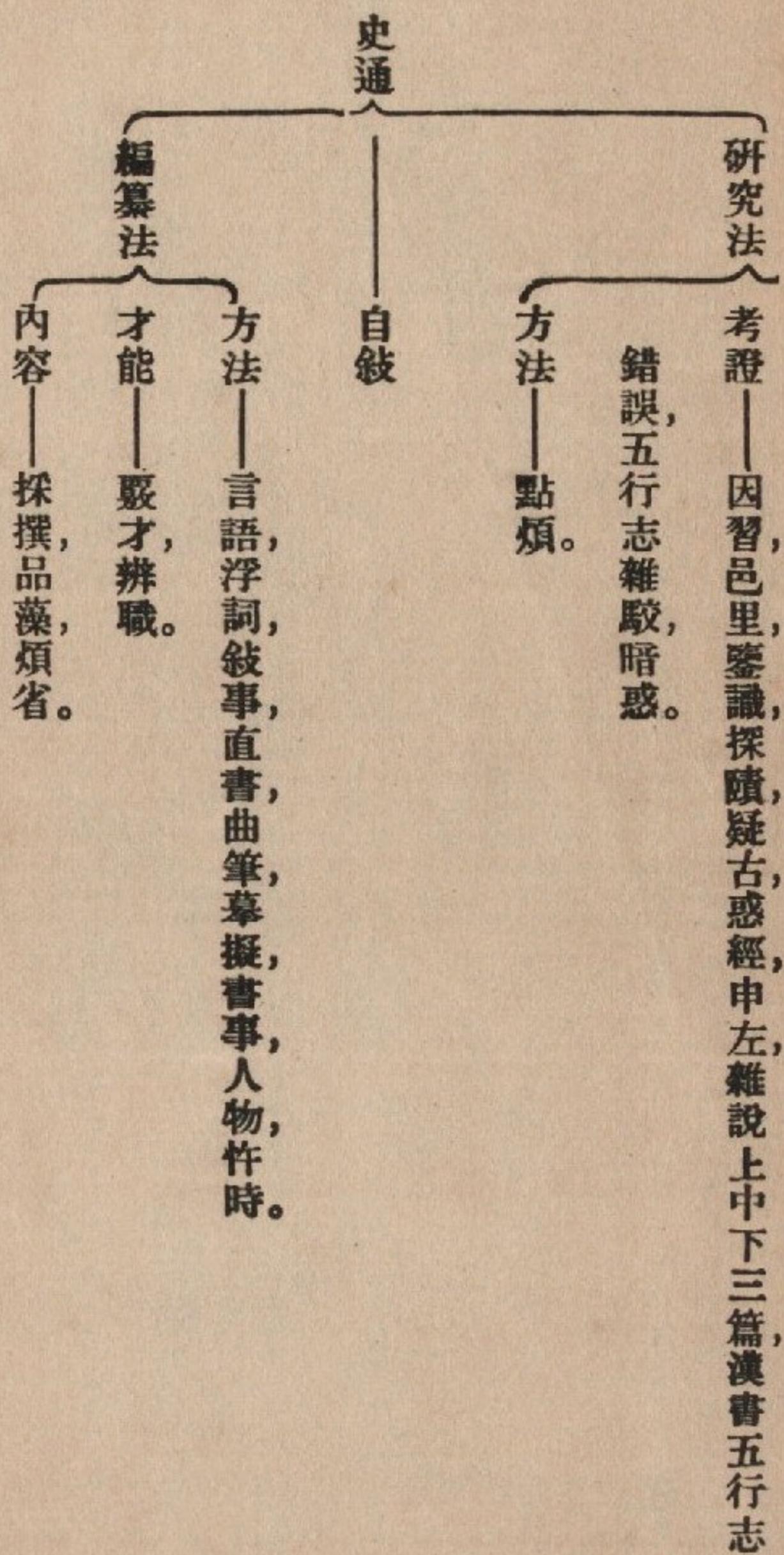
全書之概要

史通全書共五十二篇，除體統，紕繆，弛張三篇已亡外，尙存四十九篇。計關於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，其中論原委者三篇，論體例者十七篇，論考證者十三篇，論方法者一篇。關於編纂法者共十三篇，其中論方法者九篇，論才能者二篇，論內容者三篇。此外尙有自敘一篇，則只言本書之旨趣而已。茲特列表於次，以清眉目：

原委——六家，史官建置，古今正史。

體例——二體，載言，本紀，世家，列傳，表，歷，書志，論贊，序例，題目，斷限，編次，稱謂，

載文，補注，序傳，雜述。



各篇之主旨

全書概觀, 已見前表。茲更將各篇主旨臚列於後, 觀者雖不

能瀏覽全書, 然其大較亦可於此窺見一斑矣。

(一) 內篇

篇名

主

旨

六家

尚書記言，春秋記事，左傳編年，國語國別，史記通古，漢書斷代。

二體

編年自邱明傳春秋，紀傳自史遷作史記，二者互有短長，不可偏廢。

載言

乃就列傳而言；蓋事狀方銓，長篇忽至，若相如傳之有封禪書，賈誼傳之附過秦論，文氣隔闕，事實糾纏。故主張另立一書。

本紀

紀者，綱紀庶品，網羅萬物，其為體猶春秋之經，繫日月以成歲時，書君上以顯國統。史記，陳志，晉書，魏書等皆有不妥。

世家

抑彼諸侯，異乎天子，故假以他稱，名為世家。其為義，蓋開國承家，世代相續之意。史記有不當處，漢書頗能釐革其非，通史亦能折中規矩。

列傳

傳者，列事也，錄人臣之行狀。春秋則傳以解經，史漢則傳以釋紀。史漢以下多有得失。

表歷

以表為文，用述時事，施彼譜曆，容或可取，載諸史傳，未見其宜。列國年表或可存焉。

書志

紀傳之外，有所不盡，隻事片文，於斯備錄。語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淵海也。惟天文、藝文二志可去，宜加都邑、民族、方物三志。

論贊

論者，所以辯疑惑，釋凝滯。若愚智共了，固無俟商榷。邱明「君子曰」者，其義實在於斯。史論之煩，萌於史記：有本無疑義，輒設論以裁之，此皆私徇筆端，苟銜文彩。

序例

序者，所以敘作者之意也。故每篇有序，敷暢厥義。至於史之有例，猶國之有法，史無例，則是非莫準。惟序貴簡質，例貴嚴明。

題目

題目有二義：一謂全書統名，一謂篇帙諸名。名以定體，為實之賓，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至於篇帙之名，則以為可以不題。

斷限
書之立約，其來尚矣。尼父之定虞書，以舜為始；邱明之傳魯史，以隱為先；此皆正其疆里，開其首端，因有沿革，遂相交互。自漢書以下，範圍不清。

編次
尚書記言，春秋紀事，以日月為遠近，年世為前後。至馬遷始錯綜成篇，區分類聚。班固則統體不一，名目相違。自茲以降，代多得失。

稱謂
名之折中，君子所急。夫子修春秋，定褒貶之大體；馬遷撰史記，已真偽莫分，自後則更訛謬相因，輕重莫等矣。

採撰
左傳史漢所採，多當代雅言，事無邪僻。中世作者，其流日頹，事多失實。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，街談巷議之失實。

載文
文之將史，其流一焉。洎夫中葉，文體以詭妄為本，以淫麗為宗。魏晉以下，則譌謬雷同，有虛設厚顏，假手自戾，一概五失。故主張以撥浮華，採真實為本。

補注
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或自我作故。記錄無限，規檢不存。難以成一家之格言，千載之楷則。

因習
傳稱因俗，易貴隨時，况史書者，記事之言耳。夫事有貿遷，而言無變革，此所謂膠柱而調瑟，刻船以求劍也。

邑里
昔五經諸子，廣書人物。雖氏族可驗，而邑里難詳。至馬遷史記，凡有列傳，先述本居，弛張併省，隨時而載。晉氏以後，爲人立傳，其地皆取舊號，欲求實錄難矣。

言語
工爲史者，不選事而書，故言無美惡，盡傳於後。若事皆不謬，言必近真，庶幾可與古人同居。而作者皆怯書今語，勇效昔言，不其惑乎。

浮詞
古之記事也，分布既疎，錯綜逾密。今之記事也，或隔卷異篇，遽相矛盾，或速行接句，頓成乖角。且又好發蕪音，不求謹理，言之反覆，觀者惑焉。

敘事
史之美者，敘事爲先。尋其冗句，摘其煩詞，是尙簡也；略小存大，舉重明輕，是用晦也；立言或輕事雕彩，或體兼賦頌，文非文，史非史，是妄飾也。

品藻
申藻鏡，別流品，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，上智中庸等差有敘。則懲惡勸善，永肅將來，激濁揚清，鬱爲不朽。

直書

史之為務，申以勸誡，樹之風聲，其賊臣逆子，淫君亂主，苟直書其事，不掩其瑕，則穢跡彰於一朝，惡名被於千載。

曲筆

史氏有事涉君親，必言多隱諱，雖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其有舞詞弄札，飾非文過，用捨由乎臆說，威福行於筆端，斯乃作者之醜行也。

鑒識

識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毀譽不同，愛憎各異。且物有恆準，而鑒無定識。欲求銓覈得中，難矣。况史傳為文淵博，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，焉足辨利害，明善惡。

探蹟

前哲所作，後來是觀，苟失其指歸，則難以傳授。或有妄生穿鑿，輕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誤生人之後學。是當考衆家之異說，參作者之本意。

摹擬

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貌異而心同者，摹擬之上也；貌同而心異者，摹擬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，蓋鑑識不明，嗜愛多僻，悅夫似史，而憎夫真史之故。

書事

荀悅謂立典有五志，即達道義，彰法式，通古今，著功勳，表賢能是也。今更廣以三科，一曰敘沿革，二曰明罪惡，三曰旌怪異。則史氏所載，庶幾無闕。然又主張簡而能賅，疏而不漏。

人物

善可以示後，惡可以誡世。死之日，名無得而聞，是乃史官之責。至於賢良可記，而簡牘無聞，斯乃管所不賅，理無足咎。至若愚智畢載，妍媸靡擇，此則齊竽濫吹矣。

覈才

史才之難，其難甚矣。蓋史者當時之文也，然時移世異，文之與史，較然異轍。但自世重文藻，詞宗麗淫，東觀須才，必推文士，遂使握管懷鉛，無銓綜之識，連章累牘，罕微婉之言。

序傳

作者自敘，其流出於中古。其義苟能隱己之短，稱其所長，斯言不謬，即為實錄。至若自矜於己，而厚辱其先，實名教之罪人也。

煩省

論史之煩省者，但當求其事有妄載，言有闕書，斯則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則不然。

雜述

葛藟之言，明王必擇；葑菲之體，詩人不棄。故博聞舊事，多識其物。若不窺別錄，何能致此。夫子有云：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知之次也。是則學者博聞，益在擇之而已。

辨職

史之為務，厥途有三：彰善貶惡，不避強禦，此其上也；編次勒成，鬱為不朽，此其次也；高才博學，名重一時，此其下也。苟三者並闕，復何為者哉？

白敘

首述求學之經過，次言著作史通之本意。

體統

本篇已亡。

紕繆

本篇已亡。

弛張

本篇已亡。

(二二)外篇

篇名

主

旨

史官建置

略述自黃帝以迄唐代史官之名稱及其職務，至於私人著史，茲不具詳。

古今正史

略述自古至唐之正史及其作者。

疑古

古文載事，其詞簡約，推者難詳，缺漏無補。今故許其疑事，以著於篇。

惑經

孔氏立言行事，刪詩贊易，其義既廣，難以具論。今惟摭其史文評之。

申左

舉左傳之三長：一，筆削凡例，皆得周典；二，廣舉他國，每事皆詳；三，凡所採摭，實廣聞見。又謂公羊穀梁有五短：一，得之傳聞；二，語乃齟齬；三，無所準繩；四，無所發明；五，獎進惡徒。

點煩

古史傳文，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，凡字經點者，盡宜去之。如有文句虧缺者，細書側注於其右，或回易數字，或加足片言。

雜說上

評春秋，左傳，公羊，各二條，汲冢書一條，史記八條，漢諸史十條。

雜說中

評諸晉史六條，宋略一條，後魏書二條，北齊諸史三條。

雜說下

評諸史六條，別傳九條，雜識十條。

漢書五行志錯誤

班氏著志，牴牾者多，在於五行，蕪累尤甚。條其錯謬，實為四科：一曰引書失宜，二曰敘事乖理，三曰釋災多濫，四曰古學不精。又於四科之中，疏為雜目。

五行志雜駁

春秋時事，違誤最多，故作五行志雜駁十五條。

暗惑

史傳敘事，亦有真偽莫分，邪正靡別者，故加以駁難。

忤時

於時小人道長，綱紀日壞，身於史職，忽忽不樂，乃上書求退。書中詳言領局修史之五弊：一為觀望廢時，二為史材自採，三為禁防之嚴，四為稟承牽制，五為配派無人。

自敘

予幼奉庭訓，①早遊文學。年在紈綺，②便受古文尙書，每苦其辭艱瑣，難爲諷讀，雖屢逢捶撻，而其業不成。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，每廢書而聽，逮講畢，卽爲諸兄說之，因竊歎曰：『若使書皆如此，吾不復怠矣。』先君奇其意，於是始授以左氏，③朞年④而講誦都畢，於時年甫十有二矣，所講雖未能深解，而大義略舉。父兄欲令博觀義疏，精此一經。辭以獲麟⑤已後，未見其事，乞且觀餘部，以廣異聞。次又讀史，漢、三國志，⑥旣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，於是觸類而觀，不假師訓，自漢中興已降，迄乎皇家實錄，年十有七，而窺覽略周。其所讀書，多因假賃，雖部帙殘缺，篇第有遺，至於敘事之紀綱，⑦立言之梗概，⑧亦粗知之矣。但於時將求仕進，兼習揣摩，⑨至於專心諸史，我則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⑩射策⑪登朝，於

是思有餘閑，獲遂本願。旅游京洛，頗積歲年，公私借書，恣情披閱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爲數家，其間雜記小書，又競爲異說，莫不鑽研穿鑿，盡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觀書，喜談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腑，^①非由染習。故始在總角，^②讀班謝兩漢，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，後書宜爲更始，^③立紀。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，而敢輕議前哲，於是赧然自失，無辭以對。其後見張衡范曄集，果以二史爲非，其有暗合於古人者，蓋不可勝紀。始知流俗之士，難與之言，凡有異同，蓄諸方寸。^④及年已過立，^⑤言悟日多，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，維東海徐堅，^⑥晚與之遇，相得甚歡，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，^⑦管仲之知鮑叔，^⑧不是過也。復有永城朱敬則，^⑨沛國劉允濟，^⑩義興薛謙光，^⑪河南元行冲，^⑫陳留吳兢，^⑬壽春裴懷古，^⑭亦以言議見許，道術相知，所有推揚，得盡懷抱。每云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四海之內，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。昔仲尼以睿聖明哲，天縱多能，覩史籍之繁文，懼覽者之不一，刪詩爲三百篇，約史記以修春秋，贊易道以黜八索，述職方以除九丘，討論

墳典，斷自唐虞，以迄於周，其文不刊爲後王法。自茲厥後，史籍逾多，苟非命世大才，孰能刊正其失？嗟予小子，敢當此任！其於史傳也，嘗欲自班馬已降，訖於姚李，令狐，顏，孔諸書，莫不因其舊義，普加釐革。但以無夫子之名，而輒行夫子之事，將恐致驚末俗，取咎時人，徒有其勞，而莫之見賞，所以每握管歎息，遲回者久之，非欲之而不能，實能之而不敢也。既朝廷有知意者，遂以載筆見推，由是三爲史臣，再入東觀。每惟皇家受命，多歷年所，史官所編，粗惟紀錄。至於紀傳及志，則皆未有其書。長安中，會奉詔預修唐史，及今上卽位，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。凡所著述，嘗欲行其舊議，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，每與其鑿柄相違，齟齬難入。故其所載削，皆與俗浮沈。雖自謂依違苟從，然猶大爲史官所嫉。嗟乎！雖任當其職，而吾道不行，見用於時，而美志不遂，鬱快孤憤，無以寄懷。必寢而不言，嘿而無述，又恐沒世之後，誰知予者，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。昔漢世劉安著書，號曰淮南子，其書牢籠天地，博極古今，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，其錯綜經緯，自

謂兼於數家，無遺力矣。然自淮南已後，作者無絕，必商榷而言，則其流又衆。蓋仲尼既歿，微言不行，史公著書，是非多謬。由是百家諸子，詭說異辭，務爲小辨，破彼大道。故揚雄法言①生焉。儒者之書，博而寡要，得其糟粕，失其菁華，而流俗鄙夫，貴遠賤近，傳茲牴牾，自相欺惑，故王充論衡②生焉。民者，冥也，冥然罔知，率彼愚蒙，牆面而視，或訛音鄙句，莫究本源，或守株膠柱，動多拘忌，故應劭風俗通③生焉。五常異稟，百行殊執，能有兼偏，知有長短，苟隨才而任使，則片善不遺，必求備而後用，則舉世莫可，故劉劭人物志④生焉。夫開國承家，立身立事，一文一武，或出或處，雖賢愚壤隔，善惡區分，苟時無品藻，則理難銓綜，故陸景典語⑤生焉。詞人屬文，其體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異彩，後來祖述，識昧圓通，家有詆訶，人相掩撫，故劉勰文心⑥生焉。若史通之爲書也，蓋傷當時載筆之士，其義不純，思欲辨其指歸，殫其體統。夫其書雖以史爲主，而餘波所及，上窮王道，下揆人倫，總括萬殊，包吞千有，自法言已降，迄於文心而往，固以納諸胸中，曾不憑芥⑦者矣。夫其

爲義也，有與奪焉，有褒貶焉，有鑒誠焉，有諷刺焉，其爲貫穿者深矣，其爲網羅者密矣，其所商略者遠矣，其所發明者多矣。蓋談經者，惡聞服杜之嗤，論史者，憎言班馬之失，而此書多譏往哲，喜述前非，獲罪於時，固其宜矣。猶冀知音君子，時有觀焉。尼父有云：『罪我者春秋，知我者春秋。』抑斯之謂也。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，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，而予輒不自揆，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。何者？揚雄嘗好雕蟲小伎，老而悔其少作，余幼喜詩賦，而壯都不爲恥，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，其似一也。揚雄草玄，累年不就，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，余撰史通，亦屢移寒暑，悠悠塵俗，共以爲愚，其似二也。揚雄撰法言，時人競尤其妄，故作解嘲，以訓之。余著史通，見者亦互言其短，故作釋蒙，以拒之，其似三也。揚雄少爲范滂劉歆所重，及聞其撰太玄經，則嘲以恐蓋醬瓿。然劉范之重雄者，蓋貴其文彩若長揚，羽獵之流耳，如太玄深奧，理難探賾，旣絕窺踰，故加譏誚。余初好文筆，頗獲譽於當時，晚談史傳，遂減價於知己，其似四也。夫才唯下

劣，而蹟類先賢，是用銘之於心，持以自慰。抑猶有遺恨，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。何者？雄之玄經始成，雖為當時所賤，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。其後張衡陸續果以為絕倫參聖。夫以史通方諸太玄，今之君山，即徐朱等數君是也。後來張陸，則未之知耳。嗟乎！儻使平子不出，公紀不生，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，煙燼俱滅，後之識者，無得而觀，此予所以撫卷漣洏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。

①孔子嘗獨立，伯魚趨而過庭，孔子教以學詩學禮。（見論語）後因以父教為庭訓。②紈綺，謂年少也。

③書云：「葦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。」葦與期同，謂周一也。④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獲麟，孔子作春秋，至此而止。

⑤紀綱，法度也。⑥梗概，大略也。⑦揣摩，玩索文字而仿效之也。

⑧禮：「二十曰弱冠。」疏：「二十成人，初加冠，體猶未壯，故曰弱也。」⑨射策，猶對策也。漢書蕭望之傳：「以射策甲科為郎。」

⑩襟腑，猶言懷抱也。⑪總角，男女未冠笄者之稱，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。

⑫王莽篡漢，天下兵起，立劉聖公為天子，號更始。⑬方寸，謂心也。列子：「吾見子之心矣，方寸之地虛矣！」又三國志：「徐庶曰：今失老母，方寸亂矣。」

⑭立，謂年三十也。論語：「三十而立。」

⑮舊唐書本傳：「徐堅少好學，遍覽經史。王方慶善三禮之學，常就質疑，又賞其文章典實。楊再思

曰：「此鳳閣舍人樣。」開元十三年，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，以堅爲學士，副張說知院事。堅多識典故，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，凡七入書府。」

①列子湯問篇：「伯牙善鼓琴，鍾子期善聽曲，每奏，子期輒窮其趣。伯牙歎曰：善哉！善哉！吾於何逃聲哉？」

②列子力命篇：「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，管仲嘗歎曰：生我者，父母，知我者，鮑子也。」

③舊唐書本傳：「朱敬則，字少連。長安三年，同鳳閣鸞台平章事，兼修國史。張易之、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，號爲高士圖，每引敬則，固辭不就，其高潔守正如此。與三從兄同居，四十餘年，財產無異。」

④舊唐書本傳：「允濟少孤，事母甚謹，弱冠除著作佐郎。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，接戰國，爲魯後春秋。長安中，兼修國史。」

⑤舊唐書本傳：「薛登傳：『登本名謙光，博涉文史，每談論前代故事，必廣引證驗，有如目擊。與徐堅、劉子元齊名友善。景雲中，拜御史大夫。憎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，逼奪百姓，將加彈奏。或請寢之，謙光曰：『憲台理冤滯，何所迴避，朝彈暮黜亦可矣。』遂奏之，反爲所搆出。開元中，轉太子賓客，以與太子同名，勅賜名登。卒年七十三。』」

⑥舊唐書本傳：「元行冲，博學多通，狄仁傑甚重之。性不阿順，嘗謂仁傑曰：『下之事上，猶蓄聚以自資也。脯腊腩胰，以供滋膳，參朮芝桂，以防痾疾，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，願以小人備一藥物。』拜太常少卿。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，而未有編年之史，乃撰魏典三十卷，事詳文簡，爲學者所稱。秘書監馬懷素卒，詔行冲代其職，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。卒年七十七。」

⑦新唐書

史通

自敘

七

本傳：「吳兢，貫知經史，方直寡諧。比魏元忠、朱敬則薦兢，才堪論撰，詔修國史。天寶初卒，年八十。」

③舊唐書良吏傳：「懷古爲監察御史。聖歷中，閻知微充使往突厥，懷古監其軍，至虜廷，默啜立。知微

南面，可汗將授懷古僞職，懷古不從。將殺之，抗辭曰：「寧守忠以就死，不毀節以求生，請就斬所。」乃

禁錮隨軍，後竄歸，終幽州都督。」
④原注：「則天朝爲著作佐郎，轉左史，今上初卽位，又除著作。長

安中，以本官兼修國史，會遷中書舍人，暫罷其任。神龍元年，又以本官兼修國史，迄今不之改。今之史

館，卽古之東觀也。」
⑤宋玉九辨：「圓枘而方鑿兮，吾固其鉏鋸而難入。」
⑥齟齬與鉏鋸同，不

相入之貌。
⑦漢書淮南王傳有之：「安爲人好書，招致賓客，方術之士數千人，作爲內書二十一篇，

外書甚衆。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黃白之術，亦二十餘萬言。」按本處所指，卽內書也。
⑧法言，書名，

漢揚雄撰，凡十卷。摹仿論語，徒爲貌似，惟尊聖人，談王道，則純乎儒者之言也。
⑨論衡，書名，漢王充

撰，凡三十卷。大旨詳於自紀一篇，蓋內傷時命之坎坷，外疾世俗之虛僞，故發憤著書，其言多激。然訂

譌砭俗，亦殊有裨於風教。
⑩風俗通，後漢應劭撰。劭字仲遠，其自敘云：「俗間行語，衆所共傳，積非

習貫，莫能原察。聊以不才，舉爾所知。傳曰：「百里不同風，千里不同俗。」爲政之要，辯風正俗，最其上

也。昔畫者曰：犬馬最難，鬼魅最易。犬馬旦暮在人之前，不類不可，故難；鬼魅無形，無形者不見，故易。今

俗語雖云浮淺，然其難矣。」
⑪三國魏志：「劉劭，字孔才，黃初中，尙書郎。作皇覽，作新律篇，著律略

論，作都官考課條，作說略，著樂論，凡所撰述，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。『人物志十二篇，其述性品之上下，才質之兼偏，研幽摘微，一貫於道，誠一家之善志也。』
③隋志儒家注：『典語十卷，典語別二卷，

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。』
④南史文學傳：『劉勰，字彥和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。撰文心雕龍五

十篇，論古今文體。其序略云：予齒在逾立，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，寤而喜曰：『唯文章

之用，實經典枝條，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』於是論之既成，沈約取讀，謂深得文理，常陳之几

案。』
⑤懋亦作懋，又作蕤。懋芥，謂刺鯁也。司馬相如上林賦云：『吞若雲夢者八九，於其胸中曾不

懋芥。』
⑥梁文學劉峻傳：『峻字孝標，其自序略曰：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：敬通雄才冠世，

志剛金石，余雖不及之，而節亮慷慨，一同也。敬通值中興明君，而終不試用，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擯斥當

年，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身操井臼，余有悍室，亦家道輻軻，三同也。』敬通後漢馮衍之字。
⑦法言：

『或問：『吾子少而好賦？』曰：『然，童子雕蟲篆刻。』俄而曰：『壯夫不爲也。』』
⑧漢書本傳：『哀

帝時，雄方草太玄，有目自守，泊如也。』
⑨本傳：『或嘲雄以玄尚白，而雄解之，號曰解嘲。』嘲亦作

譏。
⑩唐書本傳不著。
⑪漢書本傳：『雄好古而樂道，用心於內，不求於外。時唯劉歆及范曄敬焉。

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，受其太玄法言。劉歆亦觀之，謂雄曰：空自苦，吾恐後人用覆瓿也。桓譚曰：必

傳，顧譚不及見也。』
⑫長楊羽獵皆賦名，揚雄所撰。
⑬見註⑩。
⑭張衡與崔子玉書：『乃者

披讀太玄經，知子雲極陰陽之數，心實與五經擬，玄四百歲其興乎！又陸續述元：「雄受氣純和，韜真含道，建立玄經，與聖人同趣，桓譚謂之絕倫。」
 ①君山，桓譚之字也。
 ②平子，張衡之字也。
 ③公紀，陸續之字也。
 ④漣而，流涕貌。
 ⑤見說苑權謀篇。

學學生國
叢書
史通目錄

- 一 六家（內篇第一）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古今正史（外篇第二）……………一五
- 三 史官建置（外篇第一）……………五一
- 四 二體（內篇第二）……………六六
- 五 雜述（內篇第三十四）……………七一
- 六 覈才（內篇第三十一）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七 辨職（內篇第三十五）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八 採撰（內篇第十五）……………九二
- 九 探蹟（內篇第二十七）……………一〇二
- 十 鑒識（內篇第二十六）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十一	品藻（內篇第二十三）	……	一一五
十二	書事（內篇第二十九）	……	一二四
十三	模擬（內篇第二十八）	……	一三三
十四	因習（內篇第十八）	……	一四三
十五	言語（內篇第二十）	……	一五一
十六	直書（內篇第二十四）	……	一六〇

一 六家

自古帝王編述文籍，外篇言之備矣。古往今來，質文遞變，諸史之作，不恆厥體，權而爲論，其流有六：一曰尙書家，二曰春秋家，三曰左傳家，四曰國語家，五曰史記家，六曰漢書家。今略陳其義，列之於後：

尙書家者，其先出於太古。易①曰：『河出圖，洛出書。』聖人則之，故知書之所起遠矣。至孔子觀書於周室，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，乃刪其善者，定爲尙書百篇。②孔安國④曰：『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尙書。』尙書璇璣鈴⑤曰：『尙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爲布節度，如天行也。』王肅⑥曰：『上所言之爲史所書，故曰尙書也。』推此三說，其義不同。蓋書之所主，本於號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義，發話言於臣下，故其所載，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。至如堯舜二典，⑦直序人事；禹貢⑧一篇，

唯言地理；洪範⑨總述災祥；顧命⑩都陳喪禮；茲亦爲例不純者也。又有周書⑪者，與尙書相類，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，凡爲七十一章，上自文武，下終靈景，甚有明允，篤誠，典雅，高義，時亦有淺末恆說，滓穢相參，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職方⑫之言，與周官⑬無異，時訓⑭之說，比月令⑮多同，斯百王之正書，五經之別錄者也。自宗周旣殞，書體遂廢。迄乎漢魏，無能繼者，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，⑯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，昭法式，至於人理常事，不足備列，乃刪漢魏諸史，取其美詞典言，足爲龜鏡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漢尙書，後漢尙書，漢魏尙書，凡爲二十六卷。至隋祕書監太原王邵，⑰又錄開皇⑱仁壽⑲時事，編而次之，以類相從，各爲其目，勒成隋書八十卷。尋其義例，皆準尙書。原夫尙書之所記也，若君臣相對，詞旨可稱，則一時之言，累篇咸載。如言無足紀，語無可述，若此故事雖有脫略，而觀者不以爲非。爰逮中葉，文籍大備，必翦截今文，模擬古法，事非改轍，理涉守株，⑳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，不行於代也。若乃帝王無紀，公卿缺傳，則年

月失序，爵里難詳，斯並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；如君懋隋書，雖欲祖述商周，憲章虞夏，觀其所述，乃似孔子家語。①臨川世說，②可謂『畫虎不成反類犬』也。故其書受嗤當代，良有以焉！

①易經名。古有三易：曰連山，曰歸藏，曰周易。今則周易尚存，即易經。②伏羲氏王天下，龍負圖出於

河，遂則其文以畫八卦。又大禹治水，有神龜自洛水出，負文列於背，有數至九。禹遂因而第之，以成九疇。九疇者，謂治天下之大法，其類有九也。③尚書經名。尚，上也，以其爲上古典謨訓誥之文，故曰尚

書。漢書藝文志：『易曰：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』故書之所起遠矣。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訖於秦，凡百篇。』④孔安國，孔子十二世孫，漢之大儒。此二語見其所作之尚書序。⑤後漢書方術

傳：『樊英善河洛七緯。』七緯者，易緯，書緯，詩緯，禮緯，樂緯，孝經緯，春秋緯也。章懷七緯注：『書緯璇璣鈴，考靈耀，刑德放，帝命驗，運期授也。』⑥王肅，三國魏東海人，字子雍。曾作有尚書詩，論語禮，左

氏傳之解。⑦堯典舜典爲尚書之二篇，所記皆帝堯帝舜之事。⑧禹貢，尚書篇名。禹制九州貢法，而詳其山川道里之遠近，物產之所宜，故曰禹貢。⑨洪範，尚書篇名。箕子敘天地之大法以陳武王

者也。⑩顧命，尚書篇名。周成王將崩，召大臣命立康王之遺詔也。⑪尚書爲虞夏商周之書。其秦

誓至秦誓共三十二篇，謂之周書。①周禮：夏官有職方氏，掌天下之地圖，主四方之職貢。今汲冢周

書有職方解一篇。②周官即周禮，周公居攝後所作，擬周室官制，書成而未實行。分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

夏官、秋官、冬官六篇。③逸周書序：「辨十二氣之應，以明天時，作時訓。」④月令，禮記篇名，所以

記十二月之政令也。⑤孔衍，字舒元，孔子二十二世孫。晉中興初，補中書郎，出為廣陵郡，撰有漢尚

書十卷，後漢尚書六卷，魏尚書十四卷。見晉書儒林傳及唐書藝文志。⑥王邵，字君懋，授著作郎，遷

秘書少監，撰隋書八十卷。⑦開皇，隋文帝年號。⑧仁壽，亦隋文帝年號。⑨守株，即泥古不化之

意。韓非子云：「宋人耕田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而死。因釋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得，為宋國笑。」

⑩孔子家語，與論語孝經同時。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為論語，其餘則都集錄之，凡四十四篇。⑪

世說新語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。所記分三十八門，自後漢起，至東晉止，所載皆軼事瑣語，小說家言。

春秋家者，其先出於三代。案汲冢①瓊語②記太丁③時事，目為夏殷春秋。

孔子曰：「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之教也。」④知春秋始作，與尚書同

時。瓊語又有晉春秋，記獻公十七年事。國語云：「晉羊舌肸⑤習於春秋，悼公使

傅其太子。」左傳昭二年，晉韓獻子⑥來聘，見魯春秋曰：「周禮盡在魯矣。」斯

傳其太子。」左傳昭二年，晉韓獻子⑥來聘，見魯春秋曰：「周禮盡在魯矣。」斯

則春秋之日，事匪一家，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。又案竹書紀年，^①其所紀事，皆與魯春秋同。孟子曰：『晉謂之乘，楚謂之檣杙，而魯謂之春秋，其實一也。』然則乘與紀年，檣杙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？故墨子曰：『吾見百國春秋。』^②『蓋皆指此也。逮仲尼之修春秋也，乃觀周禮之舊法，^③遵魯史之遺文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就敗以明罰，因興以立功，假日月而定歷數，籍朝聘而正禮樂，微婉^④其說，志晦其文，爲不刊之言，著將來之法，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。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^⑤言春以包夏，舉秋以兼冬，^⑥年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。苟如是則晏子，^⑦虞卿，^⑧呂氏，^⑨陸賈，^⑩其書篇第，本無年月，而亦謂之春秋，蓋有異於此者也。至太史公^⑪著史記，始以天子爲本紀，考其宗旨，如法春秋，自是爲國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時移世異，體式不同，其所書之事也，皆言罕襲諱，事無黜陟，故馬遷所謂『整齊故事』耳。安得比於春秋哉？

①晉書：『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家，得竹書數十車。』

②瓊同瑣，瑣碎

也。隋書經籍志：『古文璣語四卷，汲冢書。』
③太丁，商朝第二十六帝。
④見禮記。
⑤羊舌肸，春

秋晉人，一名叔肸，字叔向。
⑥韓獻子即韓厥。
⑦竹書紀年，書名。晉太康二年，汲郡人發魏襄王家，

得古書七十五篇，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。見晉書束皙傳。
⑧公羊傳疏：『昔孔子受端門之命，制春

秋之義，使子夏等求周史記，得百二十國寶書，則墨子言百國春秋，當即是書也。』
⑨杜預左傳集

解序云：『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，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偽，而志其典

禮。上以遵周公之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。』
⑩杜序：『為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顯，二曰志而晦，三曰

婉而成章，四曰盡而不汙，五曰懲惡而勸善。』
⑪語見杜氏序。
⑫語見杜序疏。
⑬晏子春秋，書

名，撰者名氏無考。書中皆述晏嬰遺事，相傳為晏嬰所撰，實誤。其旨多尚兼愛，故柳宗元以為墨子之

徒，有齊人者為之。史記管晏列傳有云：『吾讀晏子春秋，欲觀其行，事故次其傳。』然漢書藝文志則

僅作晏子。今本凡八卷。
⑭史記：『虞卿說趙孝成王為趙上卿，卒去趙，不得意，乃著書曰：『節義稱

號，揣摩政謀。』凡八篇，曰虞氏春秋。』然漢書藝文志則謂有十五篇。
⑮呂氏春秋，高誘呂覽序言

乃呂不韋作。考之史記，實其賓客之所集也。凡十二紀，八覽，六論。今本共二十六卷。
⑯後漢書班彪

傳：『漢興，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陸賈，記錄時功，作楚漢春秋九篇。』
⑰太史公，司馬遷也。遷字子長，漢

龍門人，作史記，劉向揚雄皆稱其為良史之材。

左傳家者，其先出於左丘明。①孔子既著春秋，而丘明受經作傳。②蓋傳者，轉也，轉受經旨以授後人。或曰：傳者，傳也，所以傳示來世。案孔安國注，尚書亦謂之傳。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？觀左傳之釋經也，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，或傳無而經有，或經闕而傳存，其言簡而要，其事詳而博，信聖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逮孔子云沒，經傳不作，於時文籍，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。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③乃追采二史，撰爲春秋後傳，其書始以周貞王，續前傳魯哀公後，至王赧入秦，又以秦文王之繼周，終於二世之滅，合成三十卷。當漢代史書，以遷固④爲主，而紀傳互出，表志相重，於文爲煩，頗難周覽。至孝獻帝，始命荀悅⑤撮其書爲編年體，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，起自後漢，至於高齊，如張璠⑥孫盛⑦干寶⑧徐賈⑨裴子野⑩吳均⑪何之元⑫王邵等，其所著書，或謂之春秋，或謂之紀，或謂之略，或謂之典，或謂之志，雖名各異，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。

①左丘明，春秋魯太史，述夫子之志而作傳，又作國語。太史公曰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」所以又有盲左之稱。②杜預左傳集解序：「左丘明受經於仲尼，以爲經者，不刊之書也，故傳或先經以始事，

或後經以終義，或依經以辯理，或錯經以合異，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。」③樂資，晉時人，晉書無傳。

隋書經籍志則有「春秋後傳三十一卷，晉著作郎樂資撰」之語。④遷即司馬遷，固即班固。固字

孟堅，漢明帝時典校祕書，續成其父班彪之西漢書（即前漢書）。⑤荀悅，後漢潁陰人，字仲豫。獻

帝時，官祕書監。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，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記三十卷。⑥張璠，無傳。隋書經

籍志云：「後漢紀三十卷，張璠撰。」⑦孫盛，字安國，撰有魏氏春秋三十卷，晉陽秋三十卷。⑧干

寶，晉新蔡人，字令升。以才器召爲著作郎，領國史，著晉紀，自宣迄愨，凡二十卷。⑨徐賈，其人其書俱

無考。據隋唐二志，於干寶晉紀之後，裴子野宋略之前，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，與此處列名之次正同，

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。然則賈字即廣字之譌也。徐廣，字野民，官員外散騎，領著作。宋書有傳。⑩梁

書：「裴子野，字幾原，曾祖松之，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，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。」⑪吳均，梁吳興

故彰人，字叔庠，仕至奉朝請。有後漢書注，錢塘先賢傳，齊春秋，通史，續文釋等書。⑫何之元，陳滬人。

著有梁書三十卷。

國語家者，其先亦出於左丘明。既爲春秋內傳，⑬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別說，分

周，魯，齊，晉，鄭，楚，吳，越八國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終於魯悼公，別爲春秋外傳國語，合爲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內傳，或重出而小異。然自古名儒賈逵，^①王肅，^②虞翻，^③韋曜^④之徒，並申以注釋，治其章句，此亦六經之流，三傳之亞也。暨縱橫互起，力戰爭雄，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，其篇有東西二周，秦，齊，燕，楚，三晉，宋，衛，中山，合十二國，分爲三十三卷。夫謂之策者，蓋錄而不序，故卽簡以爲名。或云：漢代劉向^⑤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，因謂之戰國策。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，未爲盡善，乃引太史公所記，參其異同，刪彼二家，聚爲一錄，號爲春秋後語。^⑥除二周及宋，衛，中山，其所留者七國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終於楚漢之際，比於春秋，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。始衍撰春秋時國語，復撰春秋後語，勒成二書，各爲十卷，今行於世者，唯後語存焉。案其書序云：『雖左氏莫能加。』世人皆尤其不量力，不度德，尋衍之此義，自比於丘明者，當謂國語，非春秋傳也；必方以類聚，豈多嗤乎？當漢氏失馭，英雄角力，司馬彪^⑦又錄其行事，因爲九州春秋；^⑧州爲一篇，合爲九卷，尋其體統，

亦近代之國語也。自魏都許洛，三方鼎峙；晉宅江淮，四海幅裂；其君雖號同王者，而地實諸侯。所在史官，記其國事，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，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，於是史漢之體大行，而國語之風替矣。

①韋昭國語序：「昔孔子修舊史以垂法，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，可謂博物善作者也。其雅思未盡，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，下迄魯悼智伯之誅，以爲國語，其文不止於經，故號曰外傳。」又：「竊不自料，復爲之解，參之以五經，檢之以內傳。」

②賈逵，後漢平陵人，字景伯。明左氏傳及國語，爲之解詁，計有左氏傳三十篇，國語二十一篇。

③王肅，見前，有三傳國語，爾雅諸注，又撰有春秋外傳章句一卷。

④虞翻，三國吳人，字仲翔。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，皆傳於世。

⑤韋曜，本名昭，字宏嗣，三國吳人。有注孝經論語洞記官職訓，辯釋名國語注。

⑥劉向，字子政，本名更生。所著除洪範五行傳，列女傳，列仙傳，新序，說苑等書外，又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，并爲一篇，名戰國策，又名長短書。

⑦唐書藝文志：「孔衍，春秋時國語十卷，又春秋後國語十卷。」

⑧司馬彪，字紹統，晉高陽人，官祕書郎。記漢末州部之亂，司冀，徐，亮，青，荆，揚，涼，益，幽，凡盜賊僭叛皆記之。

⑨隋書經籍志云：「九州春秋十卷，司馬彪撰。」而史通則謂九卷，未知根據何本。

⑩袁卽袁宏。（見古今正史篇）

史記家者，其先出於司馬遷。自五經間行，百家競列，事跡錯糅，前後乖舛。至遷乃鳩集國史，採訪家人，^①上起黃帝，下窮漢武，紀傳以統君臣，書表以譜年爵，合百三十卷，因魯史舊名，目之曰史記。自是漢世史官所續，皆以史記爲名，迄乎東京著書，猶稱漢記。^②至梁武帝，又勅其羣臣，上自太初，下終齊室，撰成通史^③六百二十卷。其書自秦以上，皆以史記爲本，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；至兩漢已還，則全錄當時紀傳，而上下通達，臭味相依；又吳蜀二主，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。大抵其體皆如史記，其所爲異者，唯無表而已。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^④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，其斷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終於宋年，其編次多依放通史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爲一科，故以科錄爲號。皇家顯慶^⑤中，符璽郎隴西李延壽^⑥抄撮近代諸史，南起自宋，終於陳，北始自魏，卒於隋，合一百八十篇，號曰南北史。^⑦其君臣流例，紀傳羣分，皆以類相從，各附於本國。凡此諸作，皆史記之流也。尋史記疆宇遼闊，年月遐長，而分以紀傳，散以書表，每論家國一政，而胡

越④相懸，敍君臣一時，而參商⑤是隔，此其爲體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載，多聚舊記，時採雜言，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，而語饒重出；此撰錄之煩者也。况通史以降，蕪累尤深；遂使學者寧習本書，而怠窺新錄，且撰次無幾，而殘缺遽多，可謂勞而無功，述者所宜深誠也。

①巴西譙周，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，或采家人諸子，不專據正經，於是作古史考。②見前荀悅注。

③梁書吳均傳：「均免職，尋召撰通史，起三皇迄齊代。均草本紀世家功畢，列傳未就卒。」又武帝紀：

「太清三年，通史成，躬製贊序，凡六百卷。」④元暉業字紹遠，據郭延年考證，辨宗錄乃其所撰，非

科錄也。北史魏宗室傳：「常山王遵曾孫暉，雅好文學，招集儒士崔鴻等，撰錄百家要事，以類相從，名

爲科錄，凡二百七十卷。上起伏義，下迄於晉，凡十四代，表上之。」元暉字景襲，累官尙書左僕射，卒諡

「文憲。」⑤顯慶，唐高宗年號。⑥李延壽，字遐齡，唐相州人。貞觀中，補崇賢館學士。嘗刪補宋，齊，

梁，陳及魏，齊，周，隋八代史，謂之南北史，凡一百八十卷。⑦讀書志：「延壽父大師，嘗謂宋，齊，逮周，隋，

分隔南北。南謂北爲「索虜」，北謂南爲「島夷」，欲改正爲編年，未就而卒。延壽究悉舊事，更依馬

遷體，總敍八代，北二百四十年，南百七十年爲二史。」⑧胡越：喻疏遠也。胡在北，越在南，相去極遠。

⑨參商：二星名。商星居東方，參星居西方，二星相背而出，永不相見。故喻久不相遇曰參商。

漢書家者，其先出於班固。馬遷撰史記，終於今上；自太初已下，闕而不錄。班彪因之，演成後記，以續前篇。至子固，乃斷自高祖，盡於王莽，爲十二紀，十志，八表，七十列傳，勒成一史，目爲漢書。昔虞夏之典，商周之誥，孔氏所撰，皆謂之書。夫以書爲名，亦稽古之偉稱。尋其創造，皆準子長；但不爲世家，改『書』曰『志』而已。自東漢以後，作者相仍，皆襲其名號，無所變革。唯東觀①日記，三國日志，然稱謂雖別，而體制皆同。歷觀自古，史之所載也，尙書記周事，終秦穆；春秋述魯文，止哀公；紀年不逮於魏亡；史記唯論於漢始。如漢書者，究西都②之首末，窮劉氏之廢興，包舉一代，撰成一書；言皆精練，事甚該密，故學者尋討，易爲其功。自爾迄今，無改斯道。

①班彪字叔皮，東漢安陵人，斷采前史遺事，旁貫異聞，作後傳數十篇。

②東觀，卽東觀漢記也。本書

史宮建置篇有云：『自章和以後，圖籍盛於東觀，凡撰漢記，相繼在乎其中。』

③漢以長安爲西都。

於是考茲六家，商摧千載，蓋史之流品，亦窮之於此矣。而朴散淳銷，時移世異，尙書等四家其體久廢；所可祖述者，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。

二 古今正史

易曰：『上古結繩，以理後世，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』儒者云：『伏犧氏始畫八卦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』又曰：『伏犧，神農，黃帝之書，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；少昊，顓頊，高辛，唐，虞之書，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』春秋傳載楚左史，能讀三墳五典。禮記曰：『外史，掌三皇五帝之書。』由斯而言，則墳典文義，三五史策，至於春秋之時，猶大行於世。爰及後古，其書不傳，惟唐虞已降，可得言者。然自堯而往，聖賢猶述，求其一二，髣髴存焉。而後來諸子，廣造奇說，其語不經，其書非聖，故馬遷有言：『神農已前，吾不知矣。』班固亦曰：『顓頊之事，未可明也。』斯則墳典所記，無得而稱者焉。

① 上古未有文字時，結繩以記事也。

② 左史，官名。按周禮，春官有太史，內史。太史即左史，內史即右

史動則左史書之。言則右史書之。此處蓋指倚相而言。③外史，官名。周禮：「春官之屬，掌布於畿外之王命，及四方之志，三皇五帝之書。」④見史記貨殖傳。⑤見漢書司馬遷傳。

案堯舜相承，已見墳典；周監二代，各有書籍。至孔子討論其義，刪爲尙書，始自唐堯，下終秦穆，其言百篇，而各爲之序。屬秦爲不道，坑儒禁學。孔子之末孫曰惠，壁藏其書。①漢室龍興，旁求儒雅，聞故秦博士伏勝②能傳其業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③受焉。時伏生年且百歲，言不可曉，口授其書，纔二十九篇。自是傳其學者，有歐陽氏④、大小夏侯⑤。宣帝時，復有河內女子⑥得秦誓⑦一篇獻之，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，行之於世；其篇所載年月，不與序相符會，又與左傳、國語、孟子所引秦誓不同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。古文尙書者，卽孔惠之所藏，科斗之文字也。魯恭王⑧壞孔子舊宅，始得之於壁中，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，增多二十五篇，更以隸古字⑨寫之，編爲四十六卷。司馬遷屢訪其事故，多有古說。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。值武帝末，巫蠱事⑩起，經籍道息，不獲奏上，藏諸私家。劉向取校

歐陽，大小夏侯三家經文，脫誤甚衆。至於後漢，孔氏之本遂絕；其有見於經典者，諸儒皆謂之逸書。王肅亦注今文尙書，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，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？晉元帝時，豫章內史梅賾^①始以孔傳奏上，而缺舜典一篇，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。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，馬融^②鄭玄^③王肅諸注廢，而古文孔傳獨行，列於學官，永爲世範。齊建武^④中，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，以造孔傳舜典，云「於大航購得」，詣闕以獻，舉朝集議，咸以爲非。及江陵板蕩，其文入北，中原學者得而異之；隋學士劉炫^⑤遂取此一篇，列諸本第，故今人所習尙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。

①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：「家語云：『孔騰，字子襄，畏秦法，藏尙書於夫子舊堂中。』然漢記尹敏傳則云孔鮒所藏。至於隋書經籍志則又云孔子末孫惠藏之。」
②伏勝，漢濟南人，秦時曾爲博士。文帝時，求能治尙書者。伏生年已九十餘，使晁錯往受之，得二十九篇。卽今文尙書是也。
③晁錯，漢潁川人。文帝時爲太子家令。景帝卽位，請削諸侯封地；吳楚七國遂反，藉口誅錯。帝乃殺之於東市。
④歐

陽生，漢千乘人，字和伯。受尚書於伏生；傳至曾孫高，為博士。高孫地餘亦為博士。至東漢時，其裔孫歆復能傳業，由是有歐陽氏學。⑤夏侯勝，漢東平人。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，張生則傳自

伏生。都尉又傳族子始昌，始昌傳勝，勝傳從兄子建，建又事歐陽高。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。⑥見隋

書經籍志。⑦尚書篇名。⑧魯恭王名劉餘，漢景帝第五子。⑨隸古字，即一行科斗書，一行真書。

⑩漢武帝時，女巫往來宮中，教美人埋木人度厄。適帝病，江充言疾在巫蠱，因掘蠱宮中。充與太子

據不睦，言太子宮木人最多。太子懼，斬充，舉兵反，尋敗死。後田千秋訟太子冤，族江充家。⑪梅賾，晉

西平人，字仲真，官豫江太守。⑫馬融，字季長，東漢茂陵人。為世通儒，鄭玄曾業於其門。⑬鄭玄，字

康成，東漢高密人，亦一代經學家也。⑭南齊明帝年號。⑮姚方興，孔穎達作方興。⑯劉炫字光

伯，隋河間人，除大學博士。

當周室微弱，諸侯力爭。孔子應聘不遇，自衛而歸，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

於太史氏，因魯史記而作春秋，上遵周公遺制，下明將來之法，自隱及哀十二公

行事。經成以授弟子，弟子退而異言；丘明恐失其真，①故論本事而為傳，明夫子

不以空言說經也。春秋所貶當世君臣，其事實皆形於傳，故隱其書而不宣，所以

免時難也。及末世口說流行，故有公羊，①穀梁，②鄒，夾③之傳，鄒氏無師，夾氏有錄無書，故不顯於世。漢興，董仲舒，④公孫弘，⑤並治公羊，其傳習者有嚴、顏二家之學，⑥宣帝卽位，聞衛太子私好穀梁，乃召名儒蔡千秋，⑦蕭望之，⑧等大議殿中，⑨因置博士。平帝初立左氏，逮於後漢，儒者數廷毀之；會博士李封，⑩卒，遂不復補。逮和帝元興十一年，鄭興父子，⑪奏請重立於學官。至魏晉，其書漸行，而二傳亦廢；今所用左氏本，卽杜預，⑫所注者。

①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。

②公羊高，子夏弟子，作春秋傳。

③穀梁赤，亦子夏弟子，穀梁傳卽其所

述。④漢書藝文志：「鄒氏傳十一卷，夾氏傳十一卷，有錄無書。」又春秋述：「鄒氏無師，夾氏未有

書。」⑤董仲舒，漢廣川人。少治春秋，所著有春秋繁露等書。⑥公孫弘，漢人。少家貧，牧豕海上；年

四十餘，乃學春秋雜說。⑦嚴彭祖，顏安樂，漢時人，皆以春秋公羊名家。⑧蔡千秋，字少君，漢沛人。

⑨蕭望之，字長倩，漢蘭陵人。⑩漢書儒林傳：「戾太子受公羊，旣通，復私問穀梁而善之。宣帝以

問韋賢、夏侯勝，皆言宜興穀梁。時千秋爲郎，擢爲諫大夫，郎中戶將，選郎十人從受。積十餘歲，皆明習。

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……多從穀梁，由是穀梁之學大盛。」⑪李封，後漢

魏郡人，曾爲左氏博士。⑤後漢書本傳：「鄭興，字少贛，少學公羊春秋，晚善左氏傳……子衆，字仲師。從父受左氏春秋，精力於學，作春秋難記條例。」⑥杜預，晉杜陵人，字元凱，曾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之作。

又當春秋之世，諸侯國自有史，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，如楚之書，鄭之志，魯之春秋，魏之紀年，此其可得言者。左丘明旣配經立傳，又撰諸異同，號曰外傳國語，二十一篇，斯蓋採書志等文，非唯魯之史記而已。楚漢之際，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，公侯，卿，大夫之世，終乎秦末，號曰世本，①十五篇。春秋之後，七雄並爭，秦并諸侯，則有戰國策，②三十三篇。漢興，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，作楚漢春秋九篇。

①按世本漢劉向所撰，共二卷。記器物之始創作者及氏姓之所自出。②戰國策，書名，漢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，并爲一編，名戰國策，又名長短書。

孝武之世，太史公司馬談③欲錯綜古今，勒成一史，其意未就而卒。子遷乃

述父遺志，採左傳、國語、刪世本、戰國策，據楚漢列國時事，上自黃帝，下訖麟止，作十二本紀，十表，八書，三十世家，七十列傳，凡百三十篇，都謂之史記。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言，藏諸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以俟後聖君子。至宣帝時，遷外孫楊惲①祖述其書，遂宣布焉，而十篇未成，有錄而已。元成之間，褚先生②更補其缺，作武帝紀，三王世家，龜策，日者等傳，辭多鄙陋，非遷本意也。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③以遷書周秦已上，或采家人諸子，不專據正經，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，皆憑舊典以糺其繆，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。史記所書，年止漢武，太初已後，闕而不錄。其後劉向、向子歆及諸好事者，若馮商、衛衡、揚雄、史岑、梁審、肆仁、晉馮、段肅、金丹、馮衍、韋融、蕭奮、劉恂④等相次撰續，迄於哀平間，猶名史記。至建武中，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，不足以踵前史，又雄歆褒美僞新，⑤誤後惑衆，不當垂之後代者也，於是採其舊事，旁貫異聞，作後傳六十五篇。其子固以父所撰，未盡一家，乃起元高皇，終乎王莽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綜其行事，上下通洽，爲漢書紀表志

傳百篇。其事未畢，會有上書云：固私改作史記者，有詔京兆收繫，悉錄家書封上，固弟超詣闕自陳，明帝引見，言固續父所作，不敢改易舊書，帝意乃解。卽出固，徵詣校書，受詔卒業，經二十餘載，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固後坐竇氏事，卒於洛陽獄。

⑦ 書頗散亂，莫能綜理；其妹曹大家，⑧ 博學能屬文，奉詔校敍，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，其八表及天文志等，猶未克成，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，⑨ 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，始自漢末，迄乎陳世，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；⑩ 至於專門受業，遂與五經相亞。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，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，刪爲漢紀三十篇，命祕書給紙筆，經五六年乃就，其言簡要，亦與紀傳並行。

① 司馬談，卽司馬遷之父。

② 楊惲，字子幼，仕宣帝朝，因干帝怒坐腰斬。

③ 史記孝武本紀注：「韋

稜曰：「褚顛家傳云：少孫宣帝時爲博士，事大儒王式，故號曰先生。」

④ 譙周，三國廣安人，字允

南，撰定法訓，五經論，古史考之屬百餘篇。

⑤ 史通通釋注：「向歆，揚雄自有傳。馮商見藝文志。史岑

見本集人物篇。晉馮段肅見後漢班固傳。馮衍自有傳。餘七人未詳。」

⑥ 劇秦美新，揚子雲撰。（見

文選）又，王莽篡位，劉歆爲國師，且盛贊王莽之制禮作樂。（見漢書王莽傳及楚元王傳。）
帝永元初，竇憲征匈奴，以班固爲中護軍與參議。及憲敗，固坐免。初，洛陽令种兢嘗行，固奴干其車騎，畏憲不敢發。至是捕繫固，遂死獄中。
⑧曹大家名昭，字惠班，一名姬，嫁扶風曹世叔。
⑨馬續，字季則。順帝時，漢書始出，多未能通，詔續繼昭成之。
⑩史通通釋注：「荀悅，服虔，應劭，並後漢人。伏儼，劉德，鄭氏，李奇皆不着代。鄧展，文穎，張揖，蘇林，如淳，孟康並魏人。張晏，項昭皆不着代。韋昭，吳人。晉灼，劉寶，郭璞，蔡謨並晉人。臣瓚，崔浩，後魏人。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。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，其二人不可詳矣。」

在漢中興，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，
①長陵令尹敏，
②司隸從事孟異

③作世祖本紀，并撰功臣及新市，
④平林，
⑤公孫述，
⑥事，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。

自是以來，春秋考紀，
⑦亦以煥炳，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；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

射劉珍，
⑧及諫議大夫李尤，
⑨雜作紀表，名臣，節士，儒林，外戚諸傳，起自建武，訖

乎永初，事業垂竟，而珍尤繼卒。復命侍中伏無忌，
⑩與諫議大夫黃景，
⑪作諸王，

王子，功臣，恩澤侯表，南單于，西羌傳，地理志。至元嘉，
⑫元年，復令太中大夫邊韶，

⑤大軍營司馬崔寔，⑥議郎朱穆，⑦曹壽，⑧雜作孝穆崇二皇，⑨及順烈皇后，⑩傳，又增外戚傳，入安思，⑪等后，儒林傳，入崔篆，⑫諸人。寔壽又與議郎延篤，⑬雜作百官表，順帝功臣孫程，⑭郭願，⑮及鄭眾，⑯蔡倫，⑰等傳，凡百十有四篇，號曰漢記。熹平，⑱中，光祿大夫馬日磾，⑲議郎蔡邕，⑳楊彪，㉑盧植，㉒著作東觀，接續紀傳之可成者，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，後坐事徙朔方，上書求還，續成十志。會董卓作亂，大駕西遷，史臣廢棄，舊文散佚。及在許都，楊彪頗存注記；至於名賢君子，自永初已下闕續。魏黃初，㉓中，唯著先賢表，故漢記殘缺，至晉無成。泰始，㉔中，祕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，綴其所聞，起元光武，終於孝獻，錄世十二，編年二百，通綜上下，旁引庶事，爲紀志傳凡八十篇，號曰續漢書。又散騎常侍華嶠，㉕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，帝紀十二，皇后紀二，典十，列傳七十，譜三，總九十七篇；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，作者相繼，爲編年者四族，創紀傳者五家，推其所長，華氏居最，而遭晉室東徙，三惟一存。至宋宣城太守范曄，㉖乃廣集學徒，窮覽舊籍，刪

煩補略，作後漢書，凡十紀，十志，八十列傳，合爲百篇。會擘以罪被收，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，抄撮漢氏後書，依荀悅體，著後漢紀三十篇。世言漢中興史者，唯范袁二家而已。

①②③陳尹孟三人見後漢書班固傳。

④新市王匡等起兵於綠林山中，號綠林。後分爲下江，新市

兵。⑤平林，漢地名，在今湖北隨縣。王莽時，陳牧廖湛起兵平林。

⑥公孫述，後漢茂陵人，字子陽。王

恭天鳳中自立爲蜀王，都成都。光武建武初，自立爲天子，旋爲漢所滅。

⑦春秋考紀，謂帝紀也。⑧

劉珍，後漢蔡陽人，一名寶，字秋孫。鄧太后詔使校定東觀諸書，又詔作建武以來名臣傳。

⑨李尤，字

伯仁，後漢廣漢雒人。和帝時，拜蘭台令史；安帝時，爲建議大夫。

⑩伏無忌，漢東武人。嘗自采集古今，

刪著事要，號曰伏侯古今注。

⑪黃景，名見後漢書伏湛傳。

⑫元嘉，桓帝年號。

⑬邊韶，後漢浚儀

人，字孝先。桓帝時，徵拜太中大夫，著作東觀。

⑭崔寔，字子真，一名台，字元始。桓帝時，拜議郎。

⑮朱

穆，字公叔。拜尚書，所著論奏二十篇。及卒，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，謚爲文宗先生。

⑯曹壽，字世叔，

卽娶班彪之女昭者也。

⑰孝穆五字，當作獻穆。孝崇二皇后，獻穆皇后爲曹操之中女，諱節。孝崇皇

后，愷氏，諱明。

⑱順烈皇后，諱納，大將軍梁商之女，順帝之后也。

⑲安思皇后，閻氏，安帝之后也。

①崔篆，王莽時為建新大尹。然今范書儒林傳仍不載入。②延篤，字叔堅。桓帝時以博士徵拜議郎。

③孫程，後漢涿郡新城人，字稚卿。安帝時為中黃門，以迎立順帝功，封淳陽侯。④郭願，范書宦者

傳不收。⑤鄭衆，後漢犍人，字季產。章帝朝為中常侍。和帝初，加位鉤盾令。後封鄴鄉侯。⑥蔡倫，後

漢桂陽人，字敬仲，即用樹皮麻頭始造紙者。和帝時為中常侍；安帝時封龍亭侯。⑦熹平，後漢靈帝

年號。⑧馬日磾，字翁叔，與楊彪、盧植、蔡邕等典校中書。歷位九卿，獻帝初為太傅。⑨蔡邕，後漢圉

人，字伯喈。歷遷議郎，董卓當權，拜左中郎將。卓誅，收付廷尉，遂死獄中。⑩楊彪，字文先。獻帝時拜太

尉。⑪盧植，後漢涿人，字子幹。官至尚書。黃巾賊起，又拜北中郎將。⑫黃初，魏文帝年號。⑬泰始，

晉武帝年號。⑭華嶠，字叔駿。初拜散騎常侍，典中書著作。後封樂鄉侯，轉秘書監。以東觀漢紀煩穢，

改撰後漢書九十七卷；其十典未成而終。⑮范曄，南朝宋時人，字蔚宗。始為尚書吏部郎左，遷宣城

太守。乃刪衆家後漢書，成一家之作。⑯袁宏，字彥伯，小字虎。為謝安參軍，又為桓溫記室。嘗以後漢

書煩穢雜亂，撰集後漢記。

魏史：黃初，太和①中，始命尚書衛覲②、繆襲③草創紀傳，累載不成；又命侍

中韋誕④、應璩⑤、祕書監王沈⑥、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⑦、司徒右長史孫該⑧

司隸校尉傅玄^⑨等復共撰定。其後王沈獨就其業，勒成魏書四十四卷；其書多爲時諱，殊非實錄。吳大帝^⑩之季年，始命太史令丁孚^⑪、郎中項峻^⑫撰吳書；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文不足紀錄。至少帝^⑬時，更勅韋曜^⑭、周昭^⑮、薛瑩^⑯、梁廣^⑰、華覈^⑱訪求往事，相與記述，並作之中。曜瑩爲首，當歸命侯^⑲時，昭廣先亡，曜瑩徙黜，史官久闕，書遂無聞。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；其後曜獨終其書^⑳，定爲五十五卷。至晉受命，海內大同，著作陳壽^㉑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，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^㉒時亦著魏書，見壽所作，便壞己草而罷。及壽卒，梁州大中正范頴^㉓表言國志明乎得失，辭多勸誠，有益風化，願垂採錄；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。先是魏時，京兆魚豢^㉔私撰魏略，事止明帝^㉕。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，王隱^㉖撰蜀記，張勃^㉗撰吳錄，異聞錯出，其流最多。宋文帝^㉘以國志載事，傷於簡略，乃命中書郎裴松之^㉙兼採衆書，補注其闕；由是世言三國志者，以裴注爲本焉。

①太和，三國魏明帝年號。

②衛凱，三國魏安邑人，字伯儒，拜侍中，受詔典著作。

③繆襲，三國魏東

海人，字熙伯。辟御史大夫府，歷事魏四世，官至尚書光祿勳。④韋誕，三國魏京兆人，字仲將，官終光

祿大夫。⑤應璩，字休璉，善書記，齊王芳即位，典著作。⑥晉書：『王沈，字處道，典著作，與荀凱阮籍

共撰魏書。』⑦阮籍，三國魏尉氏人，字嗣宗。嗜酒放蕩，官至步兵校尉，人稱『阮步兵。』⑧孫該，

字公達，年二十為郎中，著魏書。⑨傅玄，字休奕，除郎中，晉武帝受禪，累遷司隸校尉。著有傅子。⑩

吳大帝，即三國吳主孫權。⑪丁孚，吳志無列傳。⑫項峻，吳志無傳。與丁孚俱見華覈疏文（吳志

薛瑩傳）。⑬少帝即孫皓。⑭韋曜見前。⑮周昭，三國吳潁川人，字恭遠。⑯薛瑩，字道吳。孫皓

時，官至光祿勳，後歸晉，為散騎常侍。⑰梁廣，吳志無傳，亦見華覈疏文。⑱華覈，三國吳武進人，字

永先，仕為中書丞，孫皓時，遷東觀令，領右國史。⑲孫皓降晉，晉封之為歸命侯。⑳曜獨終其書，史

無明文。據裴松之注，有稱韋曜吳書者，可知終之者曜矣。㉑陳壽，晉安漢人，字承祚。初仕蜀為觀閣

令史，後入晉，舉孝廉，除著作郎，終御史，治書。撰三國志，以魏為正統。此外又撰古國志，益都耆舊傳。

㉒夏侯湛，晉譙國人，字孝若。惠帝時為散騎常侍。㉓范頴，晉人，官至梁州大中正。㉔魚豢，三國魏

京兆人，撰魏略五十卷，事止明帝。㉕明帝，名紹，晉第六帝。㉖王隱，字處叔。晉元帝太興初，召為著

作郎，令撰晉史。㉗張勃撰吳錄，見裴松之注。㉘宋文帝名義隆，武帝劉裕之子也。㉙宋書：『裴

松之，字世期，中書侍郎。上使注陳壽三國志。』

晉史：洛京時，著作郎陸機①始撰三祖紀，佐著作郎束皙②又撰十志；會中朝喪亂，其書不存。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③有著述才，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，未就而卒。子隱④博學多聞，受父遺業，西都事跡，多所詳究，過江爲著作郎，受詔撰晉史；爲其同僚虞預⑤所訴，坐事免官。家貧無資，書未遂就，乃依征西將軍庾亮⑥於武昌鎮，亮給其紙墨，由是獲成，凡爲晉書八十九卷。咸康⑦六年，始詣闕奏上。隱雖好述作，而辭拙才鈍，其書編次有序者，皆銓所修；章句混漫者，必隱所作。時尙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⑧，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二年，凡二十二卷，其書簡略，直而能婉，甚爲當時所稱。晉江左史，自鄧粲⑨、孫盛、檀道鸞⑩、王韶之⑪已下，相次繼作，遠則偏記兩帝，近則唯敘八朝⑫。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⑬始撰晉中興書，勒成一家，首尾該備。齊隱士東莞臧榮緒⑭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。皇家貞觀⑮中有詔，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⑯，制作雖多，未能盡善，乃勅史官更加纂錄⑰，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，兼引僞史十六國書⑱，爲紀十，志二十，列傳

七十，載記三十，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晉史者，皆棄其舊本，競從新撰者焉。

①陸機，字士衡，有陸平原集。

②束皙，晉元城人，字廣微。撰晉書帝紀十志。

③王銓，隱之父，晉陳郡

人，爲歷陽令。

④見前。

⑤虞預，晉餘姚人，字叔寧，著晉書五十八卷。

⑥庾亮，字元規，曾都督江荆，

豫，益，梁，雍六州諸軍事，封征西將軍，鎮武昌。

⑦咸康，晉成帝年號。

⑧干寶，見前。所著晉紀，係編年

體，自新晉書行，而其書遂廢。

⑨鄧粲，晉長沙人，著元明紀，又有老子注。

⑩檀道鸞，南朝宋金鄉人，

字萬安，位國子博士，永嘉太守。撰續晉陽秋。

⑪王韶之，字休泰，撰晉安帝陽秋。

⑫東晉十一帝，起

元明，盡安恭。鄧粲止撰元明紀，是遠兩帝也。其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，而恭帝不入紀，是近八朝

也。

⑬何法盛，宋書無傳。隋書經籍志：『晉中興書七十八卷，起東晉，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。』

⑭

臧榮緒，南齊東莞莒人，括東西晉爲一書，紀錄志傳百一十卷。又著五經序論。

⑮貞觀，唐太宗年號。

⑯隋唐二志，正史部凡八家，其撰人則王隱，虞預，朱鳳，何法盛，謝靈運，臧榮緒，蕭子雲，蕭子顯也。編

年部凡十一家，其撰人則陸機，干寶，曹嘉之，習鑿齒，鄧粲，張盛，劉謙之，王韶之，徐廣，檀道鸞，郭季產也。

史通之言十八家，蓋緣習氏書主漢斥魏，以爲異議，遂廢不用也。

⑰舊唐書房玄齡傳：『貞觀十八

年，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。於是奏請許敬宗、來濟、陸元仕、劉子翼、令狐德棻、李義府、薛元超、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。以臧榮緒晉書爲主，參考詳洽。然史官多文詠之士，好採碎事，競爲綺豔。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。太宗自著宜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。於是總題曰「御撰」，凡一百三十卷。④十六國書詳後。

宋史：元嘉①中著作郎何承天②草創紀傳；自此以外，悉委奉朝請③山謙之④補承天殘缺，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。松之尋卒，史佐孫冲之⑤表求別自創立，爲一家之言。孝建⑥初，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⑦續造諸傳，元嘉名臣皆其所撰。寶生被誅，大明⑧六年，又命著作郎徐爰⑨踵成前作，爰因何、孫、山、蘇所述，勒爲一書。其臧質⑩魯爽⑪王僧達⑫諸傳，又皆孝武自造，而序事多虛，難以取信。自永光⑬已後，至禪讓，十餘年中，闕而不載。至齊著作郎沈約⑭更補綴所遺，製成新史，始自義熙⑮肇號，終乎昇明⑯三年，爲紀十，志二十，列傳六十，合百卷，名曰宋書。永明⑰末，其書旣行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；沈約見而歎

曰：『吾所不逮也。』由是世之言宋史者，以裴略為上，沈書次之。

①元嘉，南朝宋文帝年號。 ②何承天，南朝宋郟人。武帝時，為尚書祠部郎，出為衡陽內史，累官御史

中丞。 ③漢時，外戚及將軍公卿列侯多奉朝請。奉朝請者，奉朝會請召而已。自晉以來，以奉車駟馬，

騎三都尉奉朝請。南朝奉朝請日衆，或至六百餘人。隋初罷之，別置朝請大夫，朝請郎，為文散官，歷代

因之。 ④山謙之，南朝宋時人，撰有吳興統紀十卷，分吳會，丹陽，三都三卷。 ⑤孫沖之，晉秘書監盛

曾孫也，以附逆敗誅。 ⑥孝建，南朝宋孝武帝年號。 ⑦蘇寶生，本寒門，有文義之美。官至南台侍御

史，江寧令。坐知高閣反，不啓聞，被誅。 ⑧大明，宋孝武帝改元。 ⑨徐爰，本名瑗，字長玉，開陽人。 ⑩

臧質，南朝宋莒人，字含文。官至江州刺史，封始興郡公。 ⑪魯爽，南朝宋郟人，為司州刺史。南譙王義

宣約爽至秋同起兵，爽狂酒乖謬，即日舉事，兵敗死。 ⑫王僧達，文帝以為太子舍人，歷宣城吳郡太

守，累遷中書令。亦因高閣謀亂事賜死。 ⑬永光，南朝宋廢帝年號。 ⑭沈約，梁武康人，字休文。仕宋

及齊，累官司徒左長使。武帝受禪，為尚書僕射，遷尚書令。 ⑮義熙，東晉安帝改元。 ⑯昇明，南北朝

宋順帝年號。 ⑰永明，南齊武帝年號。

齊史江淹 ①始受詔著述，以為史之所難，無出於志，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。

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。梁天監^①中，太尉錄事蕭子顯^②啓撰齊史，書成，表奏之，詔付祕閣。起昇明之年，盡永元^④之代，爲紀八，志十一，列傳四十，合成五十九篇。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，乞給起居注，并羣臣行狀，有詔：『齊氏故事布在流俗，聞見旣多，可自搜訪也。』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。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，帝惡其實，詔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。

^①江淹，梁考城人，字文通。歷事宋、齊。梁武帝時，遷金紫光祿大夫，封醴陵侯。嘗言修史之難，無出於志。誠以志者，憲章之所繫，非老於典不能爲也。
^②天監，梁武帝年號。
^③蕭子顯，字景陽。齊封寧都縣侯。梁天監初，降爲子。累遷吏部尙書，加侍中。著有後漢書，南齊書，普通北伐記，貴儉傳，文集。
^④永元，南齊東昏侯年號。

梁史：武帝時，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^①、步兵校尉鮑行卿^②、祕書監謝昊^③相承撰錄，已有百篇，值承聖^④淪沒，並從焚蕩。廬江何之元^⑤、沛國劉璠^⑥以所聞見，究其始末，合撰梁典三十篇^⑦，而紀傳之書，未有其作。陳祠部郎中姚察^⑧

有志撰勒，施功未周，^⑨但既當朝務，兼知國史，至於陳亡，其書不就。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，^⑩北地傅縡，^⑪各為撰史學士；其武文二帝紀，即顧傅所修。太建初，中書郎陸瓊，^⑫續撰諸篇，事傷煩雜；姚察就加刪改，粗有條貫。及江東不守，持以入關。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，察具以所成，每篇續奏，而依違荏苒，竟未絕筆。皇家貞觀初，其子思廉，^⑬為著作郎，奉詔撰成二史。於是憑其舊藁，加以新錄，彌歷九載，方始畢功，定為梁書五十卷，陳書二十六卷，今並行世焉。

①周興嗣，字思纂，為員外散騎郎，佐撰國史。選給事中，撰史如故。著有梁皇帝實錄五卷。②鮑行卿，

梁東海人，官步兵校尉。上玉璧銘，武帝褒賞。著有文集，皇室儀，乘輿龍飛記等書。③謝昊，梁書無傳。

隋書經籍志云：『梁書四十九卷，梁中書郎謝昊撰。』④承聖，南北朝梁元帝年號。⑤何之元，南

北朝陳人，卒於隋開皇間，著梁典三十卷。⑥劉璠，北周沛國人，字寶義，著有梁典三十卷。⑦陳書

何之元，周書劉璠二傳，各言撰梁典三十卷。隋唐二志，亦皆分載二典。而史通以為二人合撰，則梁典

祇是一書耳，足正二志之歧出。⑧姚察，隋武康人，字伯審。陳時為通直散騎常侍，累遷度支吏部尚

書。入隋授秘書丞，勅成梁陳二史。未畢，臨亡，戒子思廉續成之。⑨本句之意，乃謂加功於前人所未

完者。①顧野王，字希馮，吳人。後主在東宮，除太子率更令，尋領大著作，掌國史，知梁史事。撰通史要略一百卷，國史紀傳二百卷，未就而卒。②傅縡，字宜事，梁武帝末年，攜母南奔。俄丁母憂，在兵亂之中，居喪禮，哀毀骨立。世祖召爲撰史學士。③陸瓊，南北朝陳人，字伯玉。文帝時爲尙書殿中郎，後爲給事黃門侍郎，轉中庶子，領大著作，撰國史。後主時，遷吏部尙書。④姚思廉，本名簡，以字行，授秦王府文學。王卽位，改著作郎，弘文館學士，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。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，推究綜括，爲梁陳二家史，以卒父業。

十六國史：①前趙劉聰時，領左國史公師曠②撰高祖③本紀及功臣傳二

十人，甚得良史之體。凌修譖其訕謗先帝，聰怒而誅之。劉曜時，平輿子和苞④撰

漢趙記十篇，事止當年，不終曜滅。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⑤宗歷⑥傅暢⑦鄭悖

⑧等撰上黨國記，起居注，趙書。其後又令王蘭⑨陳晏⑩程陰⑪徐機⑫等相次

撰述。至石虎並令刊削，使勒功業不傳。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⑬宋尙書庫部郎

郭仲產⑭北中郎參軍王度⑮追撰二石事，集爲鄴都記，趙記等書。前燕有起居

注，杜輔全⑯錄以爲燕紀。後燕建興⑰元年，董統⑱受詔，草創後書，著本紀并佐

命功臣王公列傳，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，足成一家之言。但褻述過美，有慙董史^⑤之直。其後申秀^⑥、范亨^⑦各取前後二燕，合成一史。南燕有趙郡王景暉^⑧，嘗事德超^⑨，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，仕於馮氏，官至中書令，仍撰南燕錄六卷。蜀初號曰成，後改稱漢，李勢散騎常侍常璩^⑩撰漢書十卷，後入晉祕閣，改爲蜀李書。璩又撰華陽國志，具載李氏興滅。前涼張駿十五年，命其西曹邊瀏^⑪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^⑫，作涼國春秋五十卷。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^⑬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，著涼記十二卷。建康太守索暉^⑭從事中郎劉昞^⑮又各著涼書。前秦史官初有趙淵^⑯、車敬^⑰、梁熙^⑱、韋譚^⑲相繼著述；苻堅嘗取而觀之，見苟太后^⑳幸李威^㉑事，怒而焚滅其本，後著作郎董誼^㉒追錄舊語，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^㉓入關，曾訪秦國事，又命梁州刺史吉翰^㉔問諸仇池，並無所獲。先是秦祕書郎趙整^㉕參撰國史，值秦滅，隱於商洛山，著書不輟。有馮翊^㉖、車頻^㉗助其經費。整卒，翰乃啓頻纂成其書，以元嘉九年，起至二十八年，方罷，定爲三卷。

而年月失次，首尾不倫。河東裴景仁^①又正其訛僻，刪爲秦紀十一篇。後秦扶風馬僧虔^②河東衛隆景^③並著秦史。及姚氏之滅，殘缺者多。泓^④從弟和都^⑤仕魏爲左氏尙書，又追撰秦紀十卷。夏天水趙思羣^⑥北地張淵^⑦於真興^⑧承光^⑨之世，並受命著其國書。及統萬^⑩之亡，多見焚燒。西涼與西秦，其史或當代所書，或他邦所錄。段龜龍^⑪記呂氏，宗欽^⑫記沮渠氏，失名記禿髮氏，韓顯宗^⑬記馮氏，唯有三者可知，自餘不詳誰作。魏世黃門侍郎崔鴻^⑭乃考覈衆家，辨其同異，除煩補闕，錯綜綱紀，易其國書曰錄，主紀曰傳，都謂之十六國春秋。鴻始以景明^⑮之初，求諸國逸史，逮正始^⑯元年，鳩集^⑰稽備，而猶闕蜀事，不果成書，推求十有五年，始於江東購獲，乃增其篇目，勒爲一百二卷。鴻歿後，永安^⑱中，其子繕寫奏上，^⑲請藏諸祕閣，由是僞史宣布，大行於時。^⑳

①史通所記諸零雜短卷，當時已多刊落，無從蔓引。然細尋節中，諸所勾勒，恰與隋唐二志歷歷相符。

②見^⑳。

③高祖卽劉淵。

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

①建興，後燕慕容垂年號。

①見②。③董史即董狐。狐乃春秋晉之史官。靈公欲殺趙盾，盾出奔，趙穿弑靈公。盾反，不討賊，董狐

書曰：「趙盾弑其君夷臯。」孔子稱為古之良史。④⑤⑥見⑦。⑧德超，南燕二主名。⑨⑩⑪⑫⑬

⑭⑮⑯⑰⑱見⑲。⑳苟太后與李滅事見㉑。㉒吳見㉓。㉔宋武帝即劉裕。㉕吉翰，南朝宋

池陽人，字休文。參武帝中軍事。元嘉中，歷任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徙益州刺史。在任著美績，遷徐州刺史，

監豫州梁郡諸軍事。⑳⑰⑱⑲⑳㉑見㉒。㉓真興，夏赫連勃勃年號。㉔承光，夏赫連

昌年號。㉕夏都。㉖⑰⑱見㉒。㉓崔鴻，字彥鸞。初為尚書都兵郎中，後遷中散大夫，以本官修輯

國史。孝昌初，拜給事黃門侍郎，齊州大中正。㉔景明，北魏宣武帝元。㉕正始，亦宣武帝元。㉖鳩

集，即聚集也。㉗永安，魏孝莊帝年號。㉘魏書崔鴻傳：「子子元，永安中奏其父書曰：『臣亡考鴻，任

屬記言，刊著趙、燕、秦、夏、涼、蜀等遺載，為之贊序。先朝之日，草構悉了，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，闕茲一

國，遲留未成。去正光三年，購訪始得，討論適訖，而先臣棄世。凡十六國，名為春秋，一百二卷。今繕寫一

本，敢以仰呈。儻或淺陋，不回睿賞，乞藏私閣，以廣異家。」①史通通釋附錄：「按屠氏不著採錄

書名，難據以為正證，要其語決非無本。史通此節所列人氏，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，不與史事者一人，

今就屠書有者附見之；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，亦拈出之。前趙公師曷，善相人，劉淵深相崇敬。

後官太中大夫，為劉聰所誅。和苞，劉曜時諫營壽陵，封平輿子。二人史官篇亦見。後趙徐光，字季武，頓

丘人石勒記室參軍，遷中書令，領秘書監。傅暢，字世道，北地人。爲大將軍右司馬。諳識朝儀，勒器之作。晉公敍讚二十卷，公卿故事九卷。南燕王景暉，苻秦大史令高魯之孫也。魯遣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，留仕德。著南燕錄六卷。蜀成常璩，亦作據屠錄與補注等篇所記略同。前涼索綏，字士艾，燉煌人。幼舉孝廉，又舉秀才，爲儒林祭酒。張駿命集閣內外事，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。劉昫，屠錄與點煩篇略同。前秦李威，字伯龍，苟太后之姑子也。威有辟陽之寵，史官載之。後苻堅見其事，將罪著作郎。車敬等已死，乃止。趙整，字文業，一名正。年十八，爲堅著作郎。情度敏達，信佛法，遁迹商洛山，專精經律。後秦姚和都，仕至左兵尙書，撰秦紀十卷，記姚萇時事。赫連夏趙逸，字思羣，天水人。仕姚興，爲勃勃所虜，拜著作郎。張淵不知何處人，自云嘗仕苻堅，堅敗，仕姚興父子。泓滅，入夏爲太史令。北涼宗欽，字景若，金城人。博綜羣言，仕沮渠蒙遜，爲中書郎，撰涼記十卷。以上名見屠本者凡十五人。又別見者：范亨見魏書崔浩傳，下節注及之。吉翰，宋書有傳。馮翊，池陽人。裴景仁，見南史及世說注。韓顯宗，見魏書，韓麒麟子也，字茂親。又散見本集者：董統見直書篇（亦見史官篇）；劉慶見史官篇；餘闕考者俟續見補。又補注篇常璩注：「呂大防華陽國志引：「晉常璩作華陽國志，自先漢至晉初，踰四百歲，士女可書者四百人。」晉書常璩傳：「璩字道將，散騎常侍。」又點煩篇記劉昫云：「十六國春秋曰：「郭瑀有女始笄，妙選良偶，有心於劉昫。遂別設一席於座前，謂諸弟子曰：「吾有一女，年向成長，欲覓一快女婿。誰

坐此席者，吾當婚焉。」兩遂奮衣來坐，神坐湛然，曰：「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，兩其人也。」劉兩，敦煌人，字延明。

元魏史：道武^①時始令鄧淵^②著國記，唯爲十卷，而條例未成。暨乎明元，廢而不述。神麴^③二年，又詔集諸文士：崔浩^④、浩弟覽^⑤、高謙^⑥、鄧穎^⑦、晁繼^⑧、范亨^⑨、黃輔^⑩等撰國書爲三十卷。又特命浩總監史任，務從實錄。復以中書郎高允^⑪、散騎侍郎張偉^⑫並參著作，續成前史書，敘述國事，無隱所惡，而刊石寫之，以示行路。浩坐此夷三族，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，自是遂廢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，始復其職；而以高允典著作，修國記。允年已九十，手目俱衰。時有校書郎劉模^⑬，長於緝綴，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，如是者五六歲，所成篇卷，模有力焉。初國記自鄧崔以下，皆相承作編年體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，詔祕書丞李彪^⑭著作郎崔光^⑮始分爲紀傳異科。宣武時，命邢巒^⑯追撰孝文起居注。旣而崔光、王遵業^⑰、補續，下訖孝明之世；溫子昇^⑱復修孝莊紀，濟陰王暉業^⑲撰辨宗室錄；魏史

官私^①所撰，盡於斯矣。齊天保^②二年，勅祕書監魏收^③博採舊聞，勒成一史；又命刁柔^④、辛元植^⑤、房延祐^⑥、睦仲讓^⑦、裴昂之^⑧、高孝幹^⑨等助其編次。收所取史官，懼相凌忽，故刁辛諸子，並乏史才，唯以髣髴學流，憑附得進；於是大徵百家譜狀，斟酌以成魏書，上自道武，下終孝靖，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。收諂齊氏，於魏室多不平；既黨北朝，又厚誣江左；性憎勝己，喜念舊惡，甲門盛德，與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醜言，沒其善事；遷怒所至，毀及高曾。書成始奏，詔收於尙書省與諸家論討，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。時尙書令楊遵彥^⑩一代貴臣，勢傾朝野，收撰其家傳甚美，是以深被黨援，諸訟史者皆獲重罰，或有斃於獄中，羣怨謗聲不息。孝昭世，勅收更加研審，然後宣布於外。武成嘗訪諸羣臣，猶云不實，又令治改，其所變易甚多；由是世薄其書，號爲穢史。至隋開皇，勅著作郎魏澹^⑪與顏之推^⑫、辛德源^⑬更撰魏書，矯正收失。澹以西魏爲真，東魏爲僞，故文恭列紀，孝靖稱傳，合紀傳論例，總九十二篇。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，又勅左僕射楊素^⑭別撰，學士潘徽，

褚亮，歐陽詢等佐之。會素薨而止，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爲主焉。

①道武卽後魏太祖。②鄧淵，字彥海。太祖定中原，擢爲著作郎，詔淵撰國記。淵造十餘卷，惟次年月

起居行事而已，未有體例。③神麴，後魏太武帝年號。④崔浩，字伯淵，小名桃簡。明元初，官博士祭

酒。始光中，進爵東郡公，拜太常卿。後遷司徒，詔總理史務，監秘書事，作國書三十卷。魏書崔浩傳：「神

麴二年，詔集諸文人撰錄，浩及弟覽，高謙，鄧穎，晁繼，范亨，黃輔等共參著作。」⑤⑥⑦⑧⑨⑩俱見

上④註。⑪高允，後魏舊人，字伯恭。神麴中，陽平王杜超以爲從事中郎。孝文時，累進爵咸陽公，遷散

騎常侍。⑫張偉，後魏中都人，字仲業。太武時，與高允等俱被辟命，累官平東將軍，營州刺史。⑬劉

模，後魏信都人。高允領秘書，典著作，選爲校書郎。太和初，遷中書博士，出除潁州刺史，爲新蔡太守。正

始初，又出爲陳留太守。⑭李彪，後魏衛國人，字道固，參著作事。自成帝以來，浩允編年序錄，爲春秋

之體，彪始奏從遷固之體，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。⑮崔光，後魏東清河鄆人，本名孝伯，字長仁，孝文

賜名光。拜中書博士，轉著作郎。⑯邢巒，後魏鄭人，字洪賓，累官散騎常侍，兼尙書，官終殿中尙書。

⑰王遵業，位著作郎，與撰起居注，參定服章，與孝明講筵，領黃門郎。⑱溫子昇，後魏宛句人，字鵬舉。

熙平初，對策高第，補御史，歷官散騎常侍，中軍大將軍。⑲魏書宗室傳：「濟陰王暉業，涉子史，有志

節。齊文襄嘗問之，對曰：「數尋伊霍之傳，不讀曹馬之書。」暉業以時運漸謝，不復圖全在晉陽也，無所交通，撰魏藩王家世，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。暉業，元氏，字紹遠。官私謂官本私本。天保，北齊文宣帝年號。魏收，字伯起，小字佛助，機警能文。仕魏及北魏，與溫子昇，邢邵，號北朝三才子。其所撰魏書，宋時已亡二十九篇。劉恕范祖禹等以他書補之。今本凡一百十四卷。刁柔，國子博士。辛元植，司空司馬。房延祐，通直常侍。睦仲讓，不著官秩。裴昂之，國子博士。高孝幹，尙書郎。此六人皆無傳。楊遵彥，名悖。北齊書本傳：「尙太原長公主，尙書右僕射，封開封王。」魏澹，字彥深。仕齊殿中郎，中書舍人。入周，遷著作郎。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，詔澹別成魏史。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。顏之推，南北朝臨沂人，字介初。仕梁爲湘東王參軍。後奔北齊，領中書舍人。齊亡，入周爲御史上士。隋開皇中，太子召爲學士，甚見禮重。辛德源，字孝基。高祖受禪，隱於林慮山。秘書牛弘以德源才學，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。楊素，隋華陰人。初仕周，後從隋高祖定天下，以功加上柱國，封越國公。然貪冒財貨，田宅千數，時議鄙之。潘徽，字伯彥，吳人。褚亮，字希明。歐陽詢，唐臨湘人，字信本。仕隋爲太常博士。太宗時，官至太子率更令，弘文館學士，封渤海男。

高齊史：天統①初，太常少卿祖孝徵②述獻武起居，名曰黃初傳天錄。時中書侍郎陸元規③常從文宣征討，著皇帝實錄，唯記行師，不載它事。自武平④後，史官陽休之⑤、杜臺卿⑥、祖崇儒⑦、崔子發⑧等相繼注記。逮於齊滅，隋祕書監王邵，內史令李德林⑨並少仕鄴中，多識故事。王乃憑述起居注，廣以異聞，造編年書，號曰齊志，十有六卷。李在齊預修國史，創紀傳書二十七卷；至開皇初，奉詔續撰，增多齊史三十八篇，以上送官，藏之祕府。皇家貞觀初，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⑩仍其舊錄，雜採它書，演為五十卷。今之言齊史者，唯王李二家云。

①天統，後主緯年號。 ②祖孝徵，名瑳，拜尚書左僕射，監修國史，加特進，入文林館總監撰書。 ③陸

元規，名見祖瑳傳。 ④武平，亦後主年號。 ⑤陽休之，字子烈，齊受禪，除散騎常侍，修起居注。天統初，

為光祿卿，監國史。 ⑥杜臺卿，字少山，官中書侍郎。 ⑦祖崇儒，瑳族弟也，武平末，通直常侍。 ⑧崔

子發，名見隋書經籍志：「齊紀三十卷，紀後齊事，崔子發撰。」 ⑨李德林，隋安平人，字公輔。高祖時

官內史令，又授柱國，後被譖，出為懷州刺史。 ⑩李百藥，字重規，隋內史令。唐貞觀元年，拜中書舍人，

封安平縣男。

宇文周史：大統①年有祕書丞柳虬②兼領著作，直辭正色，事有可稱。至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③追撰周紀十有八篇，略敘紀綱，仍皆抵忤。皇家貞觀初，勅祕書丞令狐德棻④祕書郎岑文本⑤共加修緝，定爲周書五十卷。

①大統，西魏文帝年號。②柳虬字仲蟠，馮翊王元季海，徵爲行台郎中，掌文翰，因使見太祖，被留。祕書雖領著作，有參史事，自虬爲丞，始令兼掌焉。③牛弘字里仁。開皇初，敕修撰五禮，勒成百卷。有文集十三卷。④令狐德棻，唐華原人。高祖時，爲祕書丞。貞觀中，修梁、陳、周、齊、隋五史。德棻自領周書。高宗朝，官弘文館學士，累遷國子祭酒，國家凡有修撰，無不參預。⑤岑文本，字景仁，擢拜中書舍人。

隋史：當開皇仁壽時，王邵爲書①八十卷，以類相從，定其篇目；至於編年紀傳，並闕其體。煬帝世，唯有王胄②等所修大業③起居注；及江都之禍④，仍多散逸。皇家貞觀初，勅中書侍郎顏師古⑤給事中孔穎達⑥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，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。

①王邵隋書，即六家所引，與齊志體例殊科。

②王胄，字承基，大業初爲著作佐郎。

③大業，隋煬帝

年號。④隋煬帝遊幸至江都，見中原日亂，無意北歸，遂為宇文文化及所弒。⑤顏師古，名籍，武德初，

為秦王府記室，遷中書舍人。⑥孔穎達，字仲達。太宗即位，除國子司業，遷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司業。

初，太宗以梁、陳及齊、周、隋氏並未有書，乃命學士分修，事具於上，仍使祕書

監魏徵①總知其務，凡有讚論，徵多預焉。始以貞觀三年創造，至十八年方就，合

為五代紀傳，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；書成下於史閣。唯有十志，斷為三十卷；尋

擬續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詔左僕射于志寧②、太史令李淳風③、著作郎韋安仁④、符

璽郎⑤、李延壽⑥同撰。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。太宗崩後，刊勒始成。

其篇第雖編入隋書，其實別行，俗呼為五代史志。⑦

①魏徵，唐曲城人，字玄成。太宗時，拜諫議大夫，轉祕書監，拜特進，知門下省事，封鄭國公。②于志寧，

字仲謐，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。貞觀中，為太子右庶子。後封燕國公，監修國史。高宗時，拜太子太師，同

中書門下三品，以華州刺史致仕。③李淳風，唐雍人。貞觀初，以將仕郎直太史局，製渾天儀，著法象

書七篇上之。累遷太史令。④韋安仁，待考。⑤符璽郎，官名。⑥李延壽，字遐齡。貞觀中，官御史台

主簿直國史。遷符璽郎，兼修國史。

⑦五代史志直齋書錄解題云：「隋志高宗時始成，上總梁陳齊，

周之事，俗號五代志。」

惟大唐之受命也，義寧①武德②間，工部尚書溫大雅③首撰創業起居注

三篇。自是司空房玄齡④給事中許敬宗⑤著作佐郎敬播⑥相次立編年體，號

爲實錄；迄乎三帝，世有其書。貞觀初，姚思廉⑦始撰紀傳，粗成三十卷。至顯慶⑧

元年，太尉長孫無忌⑨與于志寧，令狐德棻，著作郎劉胤之⑩楊仁卿⑪起居郎

顧胤⑫等因其舊作，綴以後事，復爲五十卷；雖云繁雜，時有可觀。龍朔⑬中，敬宗

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，更增前作，混成百卷，如高宗本紀及永徽⑭名臣四夷

等傳，多是其所造；又起草十志，未半而終。敬宗所作紀傳，或曲希時旨，或猥飾私

憾，凡有毀譽，多非實錄，必方諸魏伯起，亦猶張衡之蔡邕⑮焉。其後左史李仁實

⑯續撰于志寧，許敬宗，李義府⑰等傳，載言記事，見推直筆；惜其短歲，功業未終

至長壽中，⑱春官侍郎牛鳳及⑲又斷自武德，終於弘道⑳撰爲唐書百有十卷。

鳳及以暗聾不才，而輒議一代大典，凡所撰錄，皆素責私家行狀。而世人敘事，罕能自遠，或言皆比興，全類詠歌，或語多鄙樸，實同文案，而總入編次，了無釐革。其有出自胸臆，申其機杼，發言則嗤鄙怪誕，敘事則參差倒錯。故閱其篇第，豈謂可觀？披其章句，不識所以。既而悉收姚許諸本，欲使其書獨行，由是皇家舊事，殘缺殆盡。長安中，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，司封郎中徐堅，左拾遺吳兢，奉詔更撰唐書，勒成八十卷。神龍元年，又與堅、兢等重修則天實錄，編爲三十卷。夫舊史之壞，其亂如繩，錯綜艱難，朞月方畢，雖言無可擇，事多遺恨，庶將來削藁，猶有憑焉！

①義寧，隋恭帝年號。

②武德，唐高祖年號。

③溫大雅，唐祁人，字彥弘。仕隋爲東宮學士，長安尉。高

祖鎮太原，引爲記室參軍，專掌文翰。武德初，拜黃門侍郎，進工部尚書。太宗朝，轉禮部，封黎國公。

④

房元齡，唐臨淄人，字喬。年十八舉進士，授羽騎尉。太宗徇渭北，署行軍記室參軍，封臨淄侯。太宗卽位，

累進左僕射，徙梁國公。居相位十五年，進司空，卒，諡「文昭」。按舊唐書則以爲喬其名，玄齡其字也。

⑤許敬宗，字延族。隋大業中第秀才。貞觀中，除著作郎，兼修國史，尋專掌誥令。高宗時爲禮部尙書，陰附武后，致位右相。咸亨初，以特進致仕，卒。⑥敬播，唐河東人。貞觀初，擢進士，詔詣秘書內省，參纂隋史。再遷著作佐郎，兼修國史。進太子司議郎。後坐事出爲越州長史，徙安州刺史，卒。⑦姚思廉，本名簡，以字行。初仕隋爲代王侍讀。太宗時，累官弘文館學士，與魏徵同撰梁陳史，拜散騎常侍，卒諡康。⑧顯慶，高宗改元。⑨長孫無忌，字輔機。佐太宗定天下，功第一，擢吏部尙書，封趙國公，累遷太子太師。高宗初，進太尉；後以諫立武昭儀爲后，削爵流黔州，投繯卒。⑩劉胤之，知幾之從祖。永徽中累轉著作郎，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，封陽城縣男。⑪楊仁卿見上注，無傳。⑫顧胤，唐吳人。永徽中，歷遷起居郎，兼修國史。撰太宗實錄及武德貞觀兩朝國史，成，封餘杭縣男。龍朔中，遷司文郎中，卒。⑬龍朔，亦高宗年號。⑭永徽，高宗初元。⑮商芸小說：「張衡死日，蔡邕母始孕，二人才貌相類，人云邕是張衡後身。」⑯李仁實，頓丘人，官至左史。⑰李義府，饒陽人。太宗時，爲太子舍人，崇賢館直學士。高宗時，累官吏部尙書；後以罪流雋州死。⑱武后九年。⑲牛鳳及，新舊唐書俱無專傳。⑳弘道，高宗末元。㉑卽武后十八年。㉒朱敬則，永城人，字少連。長安三年，同鳳閣鸞台平章事，兼修國史。㉓徐堅，字元固。聖曆中，楊再思引爲判官，累官集賢院學士。㉔吳兢，浚儀人。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，詔直史館，修國史，累遷起居郎。明皇時封長興縣男，卒。㉕神龍，唐中

宗年號。

大抵自古史臣撰錄，其梗概如此，蓋屬詞比事，以月繫年，爲史氏之根本，作生人之耳目者，略盡於斯矣。自餘偏記小說，則不暇具而論之。

三 史官建置

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駒之過隙，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聞；上起帝王，下窮匹庶，近則朝廷之士，遠則山林之客，諒其於功也，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，孜孜焉。夫如是者，何哉？皆以圖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稱不朽乎？蓋書名竹帛而已。向使世無竹帛，時闕史官，雖堯舜之與桀紂，伊周之與莽卓，夷惠之與跖蹻，商冒之與曾閔，○但一從物化，
○墳土未乾，則善惡不分，妍媸永滅者矣。苟史官不絕，竹帛長存，則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漢。用使後之學者，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，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，見賢而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；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，南史○至而賊臣書，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，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，由斯而言，則史之爲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務，爲國家

之要道，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？故備陳其事，編之於後：

①堯舜皆賢君；桀紂皆暴主。伊尹之於湯，周公之於周，皆一代賢臣。王莽之於前漢，董卓之於後漢，皆

一代之亂臣。夷卽伯夷，惠卽柳下惠，皆能自潔其身。跖卽盜跖，蹻卽莊蹻，皆窮凶極惡。商卽商臣，冒卽

冒頓，皆弑其父者。曾卽曾參，閔卽閔損，皆能孝其親者。②物化乃人死之意。③齊有南史氏，春秋

時良史也。

蓋史之建官，其來尙矣。昔軒轅氏①受命，倉頡②沮誦③實居其職。至於三

代，其數漸繁。案周官禮記有大史，小史，內史，外史，左史，右史之名；大史掌國之六

典，小史掌邦國之志，內史掌書王命，外史掌書使乎四方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曲

禮④曰：『史載筆，大事書之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』大戴禮⑤曰：『太子既冠成

人，免於保傅，則有司過之史。』韓詩外傳⑥云：『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，太史

令也。』斯則史官之作，肇自黃帝，備於周室，名目旣多，職務咸異；至於諸侯列國，

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號，一同王者。至如孔甲⑦尹逸⑧名重夏殷；史佚⑨倚相⑩

譽高周楚；晉則伯厲^①，司籍，魯則丘明受經。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戰國，史氏無廢，蓋趙鞅，晉之一大夫爾，有直臣書過，操簡筆於門下；^②田文，齊之一公子爾，每坐對賓客，侍史記於屏風；^③至若秦趙二主，澠池交會，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；^④此則春秋『君舉必書』之義也。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尙有遺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。案呂氏春秋曰：『夏太史終古^⑤見桀惑亂，載其圖法出奔商，商太史向擊^⑥見紂迷亂，載其圖法出奔周；晉太史屠黍^⑦見晉之亂，亦以其圖法歸周。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，鄭公孫黑強與於盟，使太史書其名，且曰七子；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，觀書於太史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曰：『周禮盡在魯矣。』然則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優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，^⑧此則自夏迄秦，斯職無改者矣。漢興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，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馬談爲之。漢法天下計書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敘事如春秋。及談卒，子遷嗣；遷卒，宣帝以其官爲令，行太史公文書而已。尋自古太史之職，雖以著述爲宗，而

兼掌歷象，日月陰陽，管數司馬遷既歿，後之續史記者，若褚先生，劉向，馮商，揚雄之徒，並以別職來知史務，於是太史之署，非復記言之司。故張衡，單颺，王立，高堂隆等，其當官見稱，唯知占候而已。

①軒轅氏即黃帝。 ②倉頡沮誦皆黃帝之史。 ③曲禮，禮記篇名。 ④大戴禮者，古禮二百四篇，

亦出孔子壁中，漢戴德定為八十五篇，故有此名，今惟存四十篇。 ⑤韓詩外傳十卷，漢韓嬰撰。

⑥史通通釋注：「舊注歸雲集云：『孔甲，黃帝主書史之臣。』……又史記云：『武王立於社南，……

尹佚筮祝。』（按）逸通佚，疑即尹佚。今以二人屬夏殷，豈別有據耶？」 ⑦史佚即尹佚。 ⑧倚相，

春秋楚之左史。 ⑨伯翳司晉之典籍。（見左傳昭十五） ⑩趙鞅即趙簡子。說苑：「昔周舍事趙

簡子，立於門三日。簡子問之，舍曰：『願為謬謬之臣，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，日有記，月有效，歲有

得也。』簡子說。 ⑪史記孟嘗君傳：「孟嘗君待客坐語，屏風後常有侍史，主記君所與客語。」田文

即孟嘗君之名也。 ⑫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。 ⑬呂覽：「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

之；夏桀迷惑愈甚，乃出奔如商。殷內史向擊，見紂之愈亂迷惑也，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。晉太史屠

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，以其圖法歸周。」 ⑭漢書藝文志：「博學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

也。」^①馮商，漢陽陵人，字子高，受詔續太史公書七篇。^②張衡，字平子，後漢安帝時，徵拜郎中，再

遷太史令。^③單颺，後漢湖陸人，字武宜，舉孝廉，歷官尚書。^④未詳。^⑤高堂隆，三國魏平陽人，字

昇平，明帝即位，為給事中，遷侍中，領太史令。

當王莽代漢，改置柱下五史，^①秩如御史，聽事侍傍，記跡言行，蓋效古者動

則左史書之，此其義也。

^①見漢書王莽傳；柱下謂侍立殿柱之下也。

漢氏中興，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，^①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；又楊

子山^②為郡上計吏，獻所作哀牢^③傳，為帝所異，徵詣蘭臺；斯則蘭臺之職，蓋當

時著述之所也。自章和^④已後，圖籍盛於東觀，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，而都為

著作，竟無它稱。

^①後漢書百官志：「蘭臺令史六百石。」本注曰：「掌奏及印工文書。」^②楊子山，名終，漢成都人。

年十三，為郡小吏。^③哀牢，國名，古西南夷九隆氏居之。漢明帝時，內屬，置哀牢博南二縣，即今雲南

保山永平二縣地。^④東漢章帝年號。

當魏太和^①中，始置著作郎，職隸中書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晉元康^②初，又職隸祕書，著作郎一人，謂之大著作，專掌史任，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齊已來，以「佐」名施於作下。舊事佐郎職知博採，正郎資以草傳，如正佐有失，則祕監職思其憂；其有才堪撰述，學綜文史，雖居他官，或兼領著作，亦有雖為祕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。若中朝之華嶠，陳壽，陸機，束皙，江左之王隱，虞預，干寶，孫盛，宋之徐爰，蘇寶生，梁之沈約，裴子野，斯並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選也。而齊梁二代，又置脩史學士，陳氏因循，無所變革，若劉陟^③，謝昊^④，顧野王，許善心^⑤之類是也。

^①魏明帝年號。

^②晉惠帝年號。

^③隋經籍志：「齊紀十卷，劉陟撰。」

^④隋書經籍志有云：「梁

書四十九卷，梁中書郎謝昊撰。」

^⑤北史文苑傳：「善心，字務本，對策高等，授度支郎中，補撰史學

士。」

至若偏隅僭國，夷狄偽朝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案蜀志稱王崇^①補東觀，

許蓋^②掌禮儀，又郤正^③為祕書郎，廣求益部書籍，斯則典校無闕，屬辭有所矣。

而陳壽評云：蜀不置史官^④者，得非厚誣諸葛乎？別有曲筆篇，言之詳矣。吳歸命侯時，有左右二國史之職，薛瑩爲其左，華覈爲其右；又周處^⑤自左國史遷東觀令，以斯考察，則其班秩可知。僞漢嘉平^⑥初，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，撰其國君臣紀傳；前涼張駿時，劉慶^⑦遷儒林郎中常侍，在東苑撰其國書；蜀李與西涼二朝，記事委之門下；南涼主烏孤^⑧初定霸基，欲造國紀，以其參軍郭詔^⑨爲國紀祭酒，使撰錄時事；自餘僞主，多置著作官，若前趙之和苞，後燕之董統^⑩是也。

① 史通通釋注：「陳壽蜀志併松之注，皆無考。而劉氏顧云：『志稱：』所稱果何志耶？或謂壽又撰蜀古志，儻載之耶？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。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，名見卷末，官爲蜀守，而不言曾補東觀。至掌儀許蓋，蓋亦絕無其人也。」
② 郗正，偃師人，本名纂，字令先，爲秘書令史，遷郎至令，位終巴西太守。
③ 見蜀志後主傳評。
④ 周處，字子隱，仕吳爲東觀左丞，歸晉，遷御史中丞。

⑤ 嘉平，劉聰年號。
⑥ 劉慶見晉書張軌傳。軌孫駿時，載有從事劉慶，諫討辛晏，語不及東苑撰史事。
⑦ 秃髮烏孤，晉隆安初，自稱大單于，西平王，尋更稱威武王。後因酒墜馬傷脅死，在王位三年，諡

武，廟號烈祖。⑨郭詔，舊本作郎詔。但本傳與叢書錄略，皆不載國紀祭酒官。⑩董統，晉書載記，後燕傳及錄略皆無其人。

元魏初稱制，卽有史臣，雜取他官，不恆厥職；故如崔浩高閭①之徒，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。其後始於祕書置著作局，正郎二人，佐郎四人，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。普泰②以來，三史稍替，別置脩史局，其職有六人。當代都之時，史臣每上奉王言，下詢國俗，兼取工於翻譯者，來直史曹。及洛京之末，③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，④不宜歸之漢士，於是以谷纂⑤、山偉⑥、更主文籍，凡經二十餘年，其事闕而不載。斯蓋猶秉夷禮，有互鄉⑦之風者焉！

①魏書高閭傳：「閭字閭士，早孤，文才儻偉。本名驥，司徒崔浩見而奇之，乃改爲閭，而字之。徵拜中書侍郎，領東徐州刺史，以功進爵爲侯，加昭武將軍，爲中書令，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。」②普泰，南

北朝魏節閔帝年號。③魏孝文帝遷洛。④代人謂部人。⑤谷纂，後魏昌黎人，字靈紹，領侍御史，

稍遷著作郎，又監國史，不能有所緝綴。⑥山偉，後魏洛陽人，字仲才，領著作郎，除安東將軍，祕書監，

著作。
⑦論語：「互鄉難與言。」朱注：「其人習於不善，難與爲言。」

高齊及周，迄於隋氏，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，謂之監修，國史自領，則近循魏代，遠效江南，參雜其間，變通而已。唯周建六官，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，佐郎爲下士，①名諡雖易，而班秩不殊。如魏收之擅名河朔，柳虬之獨步關右，王邵、魏澹②，展效於開皇之朝，諸葛穎③、劉炫④，宣功於大業之世，亦各一時也。

①隋書百官志：「周太祖方隅粗定，改創章程，遠師周之建職，其所制班序內命，上士三命，下士一命。」
②魏澹，見前正史篇。③諸葛穎，字漢，隋建康人。煬帝卽位，遷著作郎。帝嘗贈穎詩曰：「實錄資平允，傳芳導後昆。」其見待遇如此。④劉炫，隋景城人，字光伯。周武帝平齊，瀛州刺史宇文弋引爲戶曹從事，署禮曹。隋時除殿內將軍，坐罪除名。後與諸儒修定五禮，授旅騎尉，又除太學博士。

暨皇家之建國也，乃別置史館，通籍禁門，①西京則與鸞渚②爲鄰，東都則與鳳池③相接，而館宇華麗，酒饌豐厚，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。至咸亨④年，以職司多濫，高宗喟然而稱曰：「朕甚惜焉！」乃命所司曲加推擇，如有居其職

而闕其才者，皆不得預於修撰。⑤由是史臣拜職，多取外司，著作一曹，殆成虛設；凡有筆削，畢歸於餘館。始自武德，迄乎長壽，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，敬播以敘事推工，許敬宗之矯妄，牛鳳及之狂惑，此其善惡尤著者也。又案晉令，著作郎掌起居集注，撰錄諸言行勳伐，舊載史籍者。元魏置起居令史，每行幸讌會，則在御左右，記錄帝言及賓客訓對。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，多以餘官兼掌。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，納言監領其事。煬帝以爲古有內史、外史，今既有著作，宜立起居，遂置起居舍人二員，職隸中書省，如庾自直，⑥崔濬祖，⑦虞世南，⑧蔡允恭，⑨等咸居其職，時謂得人。唐氏因之，又加置起居郎二員，職與舍人同。每天子臨軒，侍立於玉階之下。郎居其左，舍人居其右。⑩人主有命，則逼階延首而聽之，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。龍朔中改名左史、右史。今上卽位，仍從國初之號焉。高祖太宗時，有令狐德棻，呂才，⑪蕭鈞，⑫褚遂良，⑬上官儀，⑭高宗則天時，有李安期，⑮顧胤，高智周，⑯張太素，⑰凌季友，⑱斯並當時得名，朝廷所屬

者也。夫起居注者，編次甲子之書，至於策命，章奏，封拜，薨免，莫不隨事記錄，言惟詳審；凡欲撰帝紀者，皆稱之以成功，卽今爲載筆之別曹，立言之貳職。故略述其事，附於斯篇。

○禁門，見舊唐書職官志：「貞觀三年，始移史局於禁中，在門下省北，宰相監修國史，遂成故事。及大明宮成，置於門下省南。館門東西有聚樹七十四根。至開元二十五年，又移中書省北，以舊尙藥局充館地。」

○鸞渚卽鸞台；舊唐書百官志：「龍朔二年，改門下省爲東台，中書省爲西台。太后光宅元年，改門下爲鸞台，中書爲鳳閣。神龍初，復舊。」

○鳳池卽鳳閣。

○咸亨，高宗改元。

○原注：「詔曰：『修撰國史，義存典實，自非操履忠正，識量該通，才學有聞，難堪斯任。如聞近日以來，但居此職，卽知修撰，非唯編輯訛舛，亦恐洩漏史事。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，灼然爲衆所推者，錄名進內。自餘雖居史職，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，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。』」

○庾自直，隋潁川人。大業中，授著作佐郎，後知起居舍人事。

○崔濬祖，見唐書姚思廉傳：「隋煬帝時，詔與起居舍人崔濬祖修區寓圖志。」

○虞世南，唐餘姚人，字伯起。隋大業中，累官祕書郎；煬帝疾其峭直，弗甚用。

○蔡允恭，唐江陵人。仕隋歷起居舍人；後太宗引爲秦王府參軍，貞觀初，除太子洗馬。有後梁春秋及集。

○唐書

百官志：「唐之官制，大抵皆沿隋；故門下省之屬，起居郎二人，從六品上，掌錄天子起居法度。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，從六品上，掌錄如記事之制。天子居正殿，則郎居左，舍人居右。有命，俯陛以聽，退而書之。」

①呂才，唐清平人，善音律。貞觀時，召直弘文館，參論樂事，累擢太常博士，太常丞。②蕭鈞，見唐書蕭瑀傳：「瑀從子鈞，永徽中，累遷諫議大夫，宏文館學士。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，高宗以當自盜罪死。鈞曰：『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，任喜怒。』帝曰：『真諫議也。』」

③褚遂良，唐錢塘人，字登善。以魏徵之薦，累官黃門侍郎，高宗時，封河南郡公。直言敢諫。武后立，累貶愛州刺史。④上官儀，

唐陝州人，字游韶。貞觀進士，召授弘文館直學士，遷秘書郎。永徽初，進西台侍郎。時武后專恣，儀爲帝

草詔，將遂廢之，由是見惡於后。麟德初，坐梁王忠事，下獄死。⑤李安期，高宗時累遷中書舍人，預決

國事，尋檢校東台侍郎，出爲荊州大都督。⑥高智周，唐晉陵人，第進士，拜壽州刺史。儀鳳初，進同中

書門下三品；久之，罷爲御史大夫。後授右散騎常侍，致仕。⑦張太素，見唐書張公瑾傳：「子太素，龍

朔中東台舍人，兼修國史，著書百餘篇。」

⑧唐書無傳。

又案詩邶：「風靜女之三章，君子取其彤管。」夫彤管者，女史記事規誨之

所執也。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，內朝則有女史，內之與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晉獻惑

亂，驪姬夜泣，^③床第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；楚昭王讌遊，蔡姬對以其願，^④王顧謂史書之：『蔡姬許從孤死矣。』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，蓋受命者卽女史之流乎。至漢武帝時，有禁中起居注；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；凡斯著述，似出宮中，求其職司，未聞位號。隋世王劭^⑤上疏，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，具錄內儀，付於外省；文帝不許，遂不施行。

^①邾，國名，周武王分朝歌以北爲邾，在今河南舊衛輝府境。

^②彤管，見毛傳：『古者，后夫人必有女』

史彤管之法。』鄭箋：『彤管，筆赤管也。』

^③驪姬，驪戎之女，晉獻公之妃。外傳晉語：『優施教驪姬』

夜半而泣，謂公曰：『君盍殺我，無以一妾亂百姓。』又曰：『君盍老而授之政，彼得所索，乃可釋君。』

公曰：『不可，我將圖之。』

^④楚昭王燕遊，蔡姬在左，越姬參右，乃顧二姬曰：『樂乎？願與子生若』

此，死若此。』蔡姬曰：『婢子之身，乃比於妃嬪，固願生同樂，死同時。』王顧謂史書之，『蔡姬許從孤』

死矣。^⑤王劭，以前俱作王邵。

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廢置如此。夫仲尼修春秋，公羊高作傳，漢魏之陸賈魚豢，晉宋之張璠范曄，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，若斯人者有異於是，故不復詳

而錄之。

夫爲史之道，其流有二：何者？書事記言，出自當時之簡；勒成刪定，歸於後來之筆。然則當時草創者，資乎博聞實錄，若董狐，南史是也。後來經始者，貴乎儻識通才，若班固，陳壽是也。必論其事業，前後不同；然相須而成，其歸一揆。

觀夫周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詳不可得而聞也。至於漢魏已降，則可得而言。然多竊虛號，有聲無實。案劉曹二史，皆當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蓋唯劉珍，蔡邕，王沈，魚豢之徒耳。而舊史載其同作，非止一家，如王逸，阮籍亦預其列。且叔師①

研尋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；嗣宗②沈湎麴蘖，酒徒之狂者也；斯豈能錯綜時事，裁成國典乎？而近代趨競之士，尤喜居於史職；至於措辭下筆者，十無一二焉。旣而書成繕寫，則署名同獻，爵賞旣行，則攘袂爭受，遂使是非無準，真僞相雜，生則厚誣，當時死則致惑來代；而書之譜傳，借爲美談，載之碑碣，增其壯觀。昔魏帝有言：③『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』此其效歟。

①叔師，王逸字，後漢順帝時爲侍中。

②嗣宗，阮籍字。

③見魏志文帝紀注。

四 二體

三五之代，書有典墳，^①悠哉邈矣，不可得而詳。自唐虞以下，迄於周，是爲古文尙書。然世猶淳質，文從簡略，求諸備體，固以闕如。旣而丘明傳春秋，子長著史記，載筆之體，於斯備矣。後來繼作，相與因循；假有改張，變其名目，區域有限，孰能踰此？^②蓋荀悅、張璠、丘明之黨也；班固、華嶠、子長之流也。惟此二家，各相矜尙，必辨其利害，可得而言之。夫春秋者，繫日月而爲次，列時歲以相續；中國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備載其事，形於目前；理盡一言，語無重出。此其所以爲長也。至於賢士貞女，高才，雋德，事當衝要者，必盱衡而備言；跡在沈冥者，不枉道而詳說；如絳縣之老，^③杞梁之妻，^④或以酬晉卿而獲記，或以對齊君而見錄；其有賢如柳惠，^⑤仁若顏回，^⑥終不得彰其名氏，顯其言行。故論其細也，則纖芥無遺；語其粗也，則丘

山是棄；此其所以爲短也。史記者，紀以包舉大端，傳以委曲細事，表以譜列年爵，志以總括遺漏，逮於天文，地理，國典，朝章，顯隱必該，洪纖靡失；此其所以爲長也。若乃同爲一事，分在數篇，繼續相離，前後屢出；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，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。又編次同類，不求年月，後生而擢居首帙，先輩而抑歸末章；遂使漢之賈誼，^④將楚屈原^⑤同列，魯之曹沫，^⑥與燕荆軻^⑦並編；此其所以爲短也。考茲勝負，互有得失。而晉世干寶著書，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。其義云：『能以三十卷之約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遺也。』尋其此說，可謂勁挺之詞乎？案春秋時事，入於左氏所書者，蓋三分得其一耳。丘明自知其略也，故爲國語以廣之。然國語之外，尙多亡逸，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？向使丘明世爲史官，皆倣左傳也。至於前漢之嚴君平，^⑧鄭子真，^⑨後漢之郭林宗，^⑩黃叔度，^⑪晁錯，董生之對策，^⑫劉向谷永^⑬之上書，^⑭斯並德冠人倫，名馳海內，識洞幽顯，言窮軍國；或以身隱位卑，不預朝政；或以文煩事博，難爲次序；皆略而不書，斯則可也。必情有所

恠，不加刊削，則漢氏之志傳百卷，併列於十二紀中，將恐碎瓌多蕪，闌單失力者矣。故班固知其若此，設紀傳以區分，使其歷然可觀，綱紀有別。苟悅厭其迂闊，又依左氏成書，翦截班史，篇才三十。歷代襲之，有踰本傳。然則班荀二體，角力爭先，欲廢其一，固亦難矣。後來作者不出二途，故晉史有王[㊟]虞[㊟]而副以干紀，宋書有徐[㊟]沈[㊟]而分爲裴略，[㊟]各有其美，並行於世，異夫令升之言，唯守一家而已！

○伏犧，神農，黃帝之書謂之三墳，少昊，顓頊，高辛，唐虞之書謂之五典。（見古今正史）○左傳襄公

三十年：「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。絳縣人，或年長矣，無子，而往與於食。有與疑年，使之年曰：「臣

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。」吏走問之朝，師曠曰：「七十有三矣。」趙孟召之而謝

過焉，曰：「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，武之罪也！」與之田，使爲君復陶。」○杞梁妻，亦見左傳。襄公二

十三年：「齊侯襲莒，杞殖載甲宿於莒郊。莒子親鼓之，獲杞梁。齊侯歸，遇杞梁之妻於郊，使弔之。辭曰：

「殖之有罪，何辱命焉？若免於罪，猶有先人之敝廬在，下妾不得與郊弔。」齊侯弔諸其室。」杜注：

「杞梁卽杞殖。」○柳惠卽柳下惠也，春秋時魯人，居柳下，諡曰惠。孟子稱爲「聖之和。」○顏

回，春秋魯人，字子淵，孔子弟子，少孔子三十歲。天資聰睿，問一知十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簞食瓢飲，在陋巷

不改其樂。年二十九，髮盡白。或云三十二而卒。後世尊爲「復聖」。

④賈誼，漢洛陽人，文帝召爲博士，超遷至大中大夫。誼請定正朔，易服色，制法度，興禮樂，爲大臣所忌，出爲長沙王太傅，遷梁王太傅而卒。年三十三。

⑤屈原，戰國時楚人，名平，別號靈均，仕楚爲三閭大夫。懷王重其才，靳尚輩譖而疏之，乃作離騷。襄王時，復用譏，謫原於江南。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。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而死。史記將其與賈誼同入一列傳。

⑥曹沫，春秋魯人，以勇力事莊公。與齊戰，三敗北，公懼，獻邑地以和。魯與齊會於柯而盟，沫以匕首劫齊桓公，遂歸沫三戰所亡地於魯。

⑦荆軻，戰國齊人。徙於衛，衛人謂之慶卿。之燕，燕人謂之荊卿。好讀書擊劍。燕太子丹客之，欲令劫秦王，反諸侯侵地。軻請秦王將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以行，賓客皆白衣冠送之。既至，以匕首擲秦王，不中，被殺。史記將其與曹沫同入刺客列傳。

⑧嚴君平，漢蜀人，名遵，以字行。卜筮於成都市，每依著龜與人言利害，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讀老子。揚雄少從之學，益州牧李強欲畀以從事，既相見，不敢言。年九十餘卒。所著老子指歸已佚，今所傳之道德指歸論，曹學詮疑爲僞託。

⑨鄭子真，名樸，漢襄中人，修道守默。成帝時，大將軍王鳳禮聘之，不應。家於谷口，世號「谷口子真」。

⑩郭林宗，後漢界休人，名泰。博通墳典，居家教授弟子，至數千人。嘗舉有道，不就，善品題海內人士，然不爲危言駁論，故黨錮禍起而泰獨免。

⑪黃憲，後漢慎陽人，字叔度。郭泰少遊汝南，稱叔度汪汪若千頃波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濁，初

舉孝廉，又辟公府。④漢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，上親策之，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。至於董仲舒，則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，爲江都相。⑤谷永，字子雲，漢長安人，博學經書，爲太常丞，數上疏言得失。後爲刺史，奏事京師。時有黑龍見，天子問所欲言，永對切諫。永自知有內應，展無意所依違。⑥劉向，仕於宣帝朝，數上封事，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，語甚切直。谷永事蹟已見上。⑦王卽王隱。⑧虞卽虞預。⑨徐卽徐爰。⑩沈卽沈約。⑪裴略卽裴子野宋略。

五 雜述

在昔三墳，五典，春秋，禘，杌，卽上代帝王之書，中古諸侯之記，行諸歷代，以爲格言。其餘外傳，則神農嘗藥，①厥有本草，②夏禹敷土，實著山經，③世本辨姓，④著自周室，家語⑤載言，傳諸孔氏：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，而能與正史參行，其所由來尙矣。爰及近古，斯道漸煩，史氏流別，殊途並驚，權而爲論，其流有十焉：一曰偏紀，⑥二曰小錄，⑦三曰逸事，⑧四曰瑣言，⑨五曰郡書，⑩六曰家史，⑪七曰別傳，⑫八曰雜記，⑬九曰地里書，⑭十曰都邑簿。⑮夫皇王受命，有始有卒，作者著述，詳略難均，有權記當時，不終一代，若陸賈楚漢春秋，樂資山陽載記，⑯王韶晉安陸紀，⑰姚最梁昭後略，⑱此之謂偏紀者也。普天⑲率土，⑳人物弘多，求其行事，罕能周悉，則有獨舉所知，編爲短部，若戴逵竹林名士，㉑王粲漢末英雄，㉒

蕭世誠懷舊志，①盧子行知己傳，②此之謂小錄者也。國史之任，記事記言，視聽

不該，必有遺逸，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，若和嶠汲冢紀年，③葛洪西京雜記，④

顧協瓌語，⑤謝綽拾遺，⑥此之謂逸事者也。街談巷議，時有可觀，小說卮言，猶賢

於已，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，若劉義慶世說，⑦裴榮期語林，⑧孔思尚語錄，⑨陽

玠松談藪，⑩此之謂瑣言者也。汝穎奇士，江漢英靈，人物所生，載光郡國，故鄉人

學者編而記之，若圈稱陳留耆舊，⑪周斐汝南先賢，⑫陳壽益都耆舊，⑬虞預會

稽典錄，⑭此之謂郡書者也。高門華胄，奕世載德，才子承家，思顯父母，由是紀其

先烈，貽厥後來，若揚雄家諫，⑮殷敬世傳，⑯孫氏譜記，⑰陸宗系歷，⑱此之謂家

史者也。賢士貞女，類聚區分，雖百行殊途，而同歸於善，則有取其所好，各爲之錄，

若劉向列女，⑲梁鴻逸民，⑳趙采忠臣，㉑徐廣孝子，㉒此之謂別傳者也。陰陽爲

炭，造化爲工，流形賦象，於何不育？求其怪物，有廣異聞，若祖台志怪，㉓干寶搜神

劉義慶幽明，㉔劉敬叔異苑，㉕此之謂雜記者也。九州土宇，萬國山川，物產殊

宜，風化異俗，如各志其本國，足以明此一方，若盛弘之荊州記，常璩華陽國志，辛氏三秦，羅含湘中，此之謂地里書者也。帝王桑梓，列聖遺塵，經始之制，不恆厥所，苟能書其軌，則可以龜鏡將來，若潘岳關中，陸機洛陽，三輔黃圖，建康宮殿，此之謂都邑簿者也。大抵偏紀小錄之書，皆記即日當時之事，求諸國史，最爲實錄；然皆言多鄙朴，事罕圓備，終不能成其不刊，永播來葉，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。逸事者，皆前史所遺，後人所記，求諸異說，爲益實多；及妄者爲之，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，由是真僞不別，是非相亂，如郭子橫之洞冥，王子年之拾遺，全構虛辭，用驚愚俗；此其爲弊之甚者也。瑣言者，多載當時辨對，流俗嘲謔，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，談話者將爲口實；及蔽者爲之，則有詆訐相戲，施諸祖宗，褻狎鄙言，出自牀第，莫不昇之紀錄，用爲雅言，固以無益風規，有傷名教者矣！郡書者，矜其鄉賢，美其邦族，施於本國，頗得流行，置於他方，罕聞愛異；其有如常璩之詳審，劉昫之該博，而能傳諸不朽，見美來裔者，蓋無幾焉。家史者，事

惟三族，^④言止一門，^⑤正可行於室家，難以播於邦國，且箕裘^⑥不墮，則其錄猶存，苟薪構已亡，則斯文亦喪者矣。別傳者，不出胸臆，非由機杼，徒以博採前史，聚而成書，其有足以新言，加之別說者，蓋不過十一而已。如寡聞末學之流，則深所嘉尚，至於探幽索隱之士，則無所取材。雜記者，若論神仙之道，則服食鍊氣，可以益壽延年，語魑魅之途，則福善禍淫，可以懲惡勸善，斯則可矣。及謬者爲之，則苟談怪異，務述妖邪，求諸弘益，其義無取。地里書者，若朱贛所採，浹於九州，^⑦闕駟^⑧所書，殫於四國，斯則言皆雅正，事無偏黨者矣。其有異於此者，則人自以爲樂土，家自以爲名都，競美所居，談過其實；又城池舊跡，山水得名，皆傳諸委巷，用爲故實，鄙哉！都邑簿者，如宮闕，陵廟，街廛，郭邑，辨其規模，明其制度，斯則可矣。及愚者爲之，則煩而且濫，博而無限，論棖棟則尺寸皆書，記草木則根株必數，務求詳審，持此爲能，遂使學者觀之，瞀亂而難紀也！於是考茲十品，徵彼百家，則史之雜名，其流盡於此矣。至於其間得失紛糅，善惡相兼，旣難爲覩縷，故粗陳梗概，且同

自郇無足譏焉。又案子之將史，本爲二說，然如呂氏^⑤、淮南^⑥、玄晏^⑦、抱朴^⑧、凡此諸子，多以敘事爲宗，舉而論之，抑亦史之雜也；但以名目有異，不復編於此科。蓋語曰：『衆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。』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，雖復門千戶萬，波委雲集，而言皆瑣碎，事必褻殘，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，並輝烈於三史；古人以比玉屑滿篋，良有旨哉！然則芻蕘^⑨之言，明王必擇，葑菲^⑩之體，詩人不棄，故學者有博聞舊事，多識其物；若不窺別錄，不討異書，專治周孔之章句，直守遷固之紀傳，亦何能自致於此乎？且夫子有云：『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知之，次也。』苟如是，則書有非聖，言多不經，學者博聞，蓋在擇之而已。

○神農，古帝名。始教民爲耒耜，興農業，故稱神農氏。以火德王，故又稱炎帝。起於烈山，故又稱烈山氏。理惑論云：『神農嘗草，殆死者數十。』○本草：『神農舊經止於三卷，藥數百種。梁陶隱居因而倍之。』（宋艾晟本草序）又唐書于志寧傳：『帝問本草別錄，對曰：『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，不載本草。至齊七錄乃稱之。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，而黃帝以前，文字不傳。至桐雷乃載篇冊，然所載郡

縣，多在漢時，疑張仲景華佗竄記。其別錄者，魏晉以來，吳普李當之所記，其言華葉形色，附經爲說，故弘景合而錄之。」
③胡渭禹貢錐指：「山海經十三篇，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。列子曰：「大禹行而見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堅聞而志之，然其間可疑甚多。」顏之推曰：「禹益所記，而有長沙零陵諸暨，後人所屬也。」尤表曰：「此先秦之書，非禹伯翳作。」二說允當。」
④漢書藝文志：「世本十五篇，古史官記黃帝以來，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。」
⑤家語，書名，魏王肅注，凡十卷。其名雖見漢志，而書則久佚。今本蓋卽王肅所依託，割裂諸書所載孔子逸事爲之者。
⑥偏記，乃短述之書，但記近事，而非全史。
⑦小錄，乃私志之書，各錄知交，而非正史。
⑧逸事，乃掇拾之書，可補史遺，用資參考。
⑨瑣言，乃諧噱之書，略供史料，止助談資。
⑩郡書，乃鄉邦舊德之書，視史家爲錄。
⑪家史，乃門冑先烈之書，比史體爲炫。
⑫別傳，乃甄錄貞範之書，能補前史缺遺，乃貴。
⑬雜記，乃搜探怪異之書，足當外史勸誡，乃佳。
⑭地里書，言風土人物，亦史志地俗一類。
⑮都邑簿，言帝京規制，亦史志都城一流。
⑯山陽載記，樂資撰，十卷。漢獻帝禪魏，降封山陽公。
⑰晉安陸紀，「陸」當作「帝」，卽晉安帝陽秋也。宋書：「王韶之，字休泰，私撰晉安帝陽秋，除著作佐郎，使續後事，訖義熙九年，善敘事。」
⑱梁昭後略，姚最撰，十卷。姚最，字士會，開皇初，除太子門大夫，繼爲蜀王秀府司馬。秀陰有異謀，文帝令公卿窮治，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。最獨曰：「凡有不法，皆最所爲，王實不知也。」

榜訊數百，無異辭，坐誅。論者義之。①詩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普，徧也；率，盡

也。②見上。③隋書經籍志：「竹林七賢論，二卷，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。」竹林七賢者，嵇康，阮籍，

山濤，向秀，劉伶，阮咸，王戎七人也。④隋書經籍志：「漢末英雄記，王粲撰。」⑤隋書經籍志：「懷

舊志九卷，元帝撰。」元帝諱繹，世誠其字也。⑥隋書經籍志：「知己傳一卷，盧思道撰。」子行者，思

道之字也。⑦紀年皆簡編科斗文字，郡齋讀書志云：「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，詔和嶠等以隸

字寫之。」⑧新舊唐書藝文志：「西京雜記二卷，葛洪撰。」⑨瓊同瑣。隋書經籍志：「瑣語一卷，

梁金紫大夫顧協撰。」⑩隋書經籍志：「宋拾遺十卷，梁少府卿謝綽撰。」⑪世說，宋臨川王劉

義慶撰。原名世說新書，其改稱世說新語，不知起於何時。所紀分三十八門，起後漢迄東晉，皆軼事瑣

語小說家言也。⑫隋書經籍志：「語林十卷，晉裴啟撰。」⑬通志：「宋齊語錄十卷，孔思尚撰。」

⑭直齋書錄解題：「談藪，北齊祕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。事綜南北八朝，隋開皇中所述。」⑮

隋書經籍志：「陳留者舊傳二卷，漢議郎圈稱撰。」⑯隋書經籍志：「汝南先賢傳五卷，魏周斐撰。」

⑰隋書經籍志：「益都者舊傳，十四卷，陳壽撰。」⑱隋書經籍志：「會稽典錄二十四卷，虞預撰。」

⑲漢書揚雄傳注：「晉灼曰：「晉大夫無揚侯。」師古曰：雄之自敘譜牒，稱「揚侯」，蓋疏謬也。」

據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，其說必有所受也。⑳唐書藝文志：「殷氏家傳三卷，殷敬撰。」㉑唐

書藝文志：「孫氏譜記十五卷，無撰人名。」
①唐書藝文志：「吳郡陸氏宗系譜，陸景獻撰。」
②

列女傳，漢劉向撰，分母儀、賢明、仁智、貞順、節義、辨通、嬖孽七目。四庫著錄題古列女傳，曾鞏列女傳序。

「劉向所序凡八篇，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，嘉祐中蘇頌定其書，復爲八篇。」
③梁鴻爲四皓

以下二十四人作頌，所謂逸民，蓋指此也。
④按隋唐志忠臣傳，但有梁元帝撰，趙采無考。
⑤新舊

唐書藝文志：「孝子傳三卷，徐廣撰。」
⑥祖台，本名台之。隋書經籍志：「志怪二卷，祖台之撰。」唐

書作四卷。
⑦隋書經籍志：「搜神記十卷，干寶撰。」今所傳本，已非原書。
⑧隋書經籍志：「幽明

錄二十卷，劉義慶撰。」
⑨隋書經籍志：「異苑十卷，宋給事劉敬叔撰。」
⑩隋書經籍志：「荊州

記，宋臨川王侍郎盛宏之撰。」
⑪呂大防華陽國志引：「晉常璩作華陽國志，自先漢至晉初，踰四

百歲，士女可書者四百人。」
⑫三秦記，後漢書李膺傳章懷注曾引及之，以證登龍門語。其書卷帙

已無考。
⑬文獻通考經籍：「湘中山水記三卷，晉末陽羅含君章撰，范陽盧拯注。其書頗及隋唐以

後事，則後人附益也。」
⑭隋書經籍志：「關中記一卷，潘岳撰。」然宋中興書目則云葛洪撰。史通

所言，蓋本於隋書也。
⑮隋書經籍志：「洛陽記一卷，陸機撰。」
⑯三輔黃圖，書名，不著撰人名氏。

蓋六朝舊本，而唐人修補之者。記漢代三輔古蹟，於宮殿苑囿尤詳，凡六卷。
⑰建康宮殿，無考，恐卽

建康實錄。蓋建康實錄，唐許嵩撰，備記六朝事迹，起吳大帝，迄陳後主，凡四百年，而以後梁附之。六朝

皆都建康，故以爲名。其義例主於類敘興廢大端，編年記事，而尤加意於古蹟，凡二十卷。⑤漢郭憲

洞冥記序：『武帝明俊特達之主，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，洞心於道，使冥迹之奧，昭然顯著。今籍舊

史不載者，撰洞冥記四卷。』子橫，憲之字也。⑥梁蕭綺拾遺記序：『拾遺記者，晉隴西王嘉字子年

撰。皆殘缺，文起羲炎，事記西晉，辭趣過誕；推理陳迹，蓋絕世而宏博矣。』⑦劉昞，字延明，燉煌人。涼

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，撰燉煌實錄二十卷，涼書十卷，三史略記八十四卷。⑧三族之說有四：（一）

史記注以父母，兄弟，妻子爲三族；（二）漢書注以父族，母族，妻族爲三族；（三）周禮注以父子，孫

爲三族；（四）儀禮注以父昆弟，己昆弟，子昆弟爲三族。⑨一門，猶言一家。後漢書：『豈有一門忠

義，而爵賞不及乎？』⑩箕裘，謂克承父業也。禮：『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；良冶之子，必學爲裘。』⑪

按隋志地理書，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，並多零失，見存四十二家。又任昉考其所列，見存書

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。豈在零失中耶？⑫闕駟，燉煌人，字元陰，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。撰十州志

十卷。⑬呂氏，卽呂氏春秋，舊題秦呂不韋撰，考之史記，實其賓客之所集也。凡十二記，八覽，六論。十

二記卽禮記之月令，八覽亦稱呂覽。是書大抵以儒術爲主，而參以道家墨家，其持論頗爲不苟。今本

凡二十六卷。⑭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，二十一卷。漢志有內外篇，今所傳二十一篇，其內篇也。高

誘序：『此書大較歸之於道，號曰「鴻烈」。』故宋史藝文志作淮南鴻烈解，蓋并高誘之注而言。諸書

引用，或指本文，亦曰淮南鴻烈解，則誤之甚也。

⑤玄晏春秋，晉皇甫謐撰。

⑥抱朴子，晉葛洪撰。洪

自號抱朴子，因以名其所著之書。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，純為道家之言；外篇則論時政得

失，人事臧否，詞旨辨博，饒有名理，凡八卷。

⑦芻亦作芻；刈草曰芻，析薪曰蕘，謂樵夫也。詩：「詢於芻

蕘。」⑧詩：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」言勿以其根之惡，而棄其莖之美也。凡有一節可取者，亦謂之

葑菲。

六 覈才

夫史才之難，其難甚矣！晉令云：國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；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傳一人，斯蓋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則不可叨居史任。歷觀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劉峻、徐陵、劉炫之徒，各自謂長於著書，達於史體；然觀侏儒一節，而他事可知。案伯喈於朔方上書，謂宜廣班氏天文志；夫天文之於漢史，實附贅之尤甚者也，必欲申以掎摭，但當鋤而去之，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？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，方欲疏而導之，用速懷襄之害。述史如此，將非練達者歟？孝標持論談理，誠爲絕倫；而自敘一篇，過爲煩碎，山栖一志，直論文章，諒難以偶迹遷固。比肩陳范者也。孝穆在齊，有志梁史，及還江左，書竟不成。嗟乎！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，亦猶灞上兒戲，異乎真將軍。幸而量力不爲，可謂自下者。

審矣。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邐不遇，觀其銳情自敝，^⑨欲以垂示將來，而言皆淺俗，理無要害，豈所謂『誦詩三百，雖多亦奚以爲』者乎？昔尼父^⑩有言：『文勝質則史。』蓋史者，當時之文也；然朴散淳銷，時移世異，文之與史，較然異轍。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，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；其有賦述兩都，^⑪詩裁八詠，^⑫而能編次漢冊，勒成宋典，若斯人者，其流幾何？是以略觀近代，有齒跡文章，而兼修史傳，其爲式也：羅含^⑬謝客^⑭，宛爲歌頌之文，蕭繹江淹，直成銘贊之序；溫子昇^⑮尤工複語，盧思道^⑯雅好麗詞，江總^⑰猖獗以沈迷，庾信^⑱輕薄而流宕，此其大較也。然向之數子所撰者，蓋不過偏記，雜說，小卷，短書而已，猶且乖濫踳駁，^⑲一至於斯；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，彌綸一代，使其始末圓備，表裏無咎，蓋亦難矣！但自世重文藻，詞宗麗淫，於是沮誦失路，^⑳靈均當軸，^㉑每西省虛職，東觀佇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；遂使握管懷鉛，多無銓綜之識，連章累牘，罕逢微婉之言；而舉俗共以爲能，當時莫之敢侮，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，才若班荀，懷獨見之明，

負不刊之業，而皆取窘於流俗，見嗤於朋黨，遂乃哺糟歠醢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懷玉，無由自陳，此管仲^①所謂『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』，害霸之道者也。昔傅玄^②有云：『觀孟堅漢書，實命代奇作，及與陳宗^③、尹敏^④、杜撫^⑤、馬嚴^⑥撰中興紀傳，其文曾不足觀，豈拘於時乎？不然，何不類之甚者也！是後劉珍、朱穆、盧植、楊彪之徒，又繼而成之，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？何其益陋也！』嗟乎！拘時之患，其來尙矣！斯則自古所歎，豈獨當今者哉！

①劉峻，字孝標。齊永明中，奔江南，聞有異書，必往借，崔慰祖謂之書淫。梁武帝天監初，典校祕書，安成

王秀引爲戶曹參軍。普通中，卒。門人謚曰玄靖先生。②徐陵，字孝穆，仕梁爲通直散騎常侍。陳受禪，

加散騎常侍。所爲文，頗變舊體，辭藻綺麗，與庾信齊名，世號『徐庾體』。③侏儒亦作朱儒，短小人

也。吳志潘濬傳注：『武陵部從事樊佃叛，外白差萬人往討，濬曰：五千兵足可擒佃，佃實無才，昔嘗爲

州人設饌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。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。』④後漢書蔡邕傳：『字伯

喈，拜郎中，校書東觀。對災咎譏刺寵臣，下獄，減死徒朔方，上書自陳，奏其所著十意。』其書有云：『臣

自在布衣，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，光武以來，唯記紀傳，無續志者。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

臣，臣欲刪定者一，所當接續者四，前志所無，臣欲著者五。分別首目，并書章左，唯陛下留神。」
⑤ 摭近引而收取之也。詩品：「辨彰清濁，倚摭病利。」
⑥ 書：「蕩蕩懷山襄陵。」言洪水之勢，或包圍

山之四周，或陵駕於丘陵之上也。
⑦ 劉峻因疾遊東陽紫巖山，築室居焉，為山栖志，其文甚美。又嘗

為自序曰：「余自比馮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異之者四。」
⑧ 漢周亞夫為將軍，軍細柳，以備胡。文帝

自往勞軍，至灞上及棘門軍，直馳入。至細柳，不得入，上使使持節詔將軍。亞夫乃開壁門，請以軍禮見。

天子為動容，式車成禮而去。文帝曰：「此真將軍矣！灞上棘門如兒戲耳。」
⑨ 隋書儒林傳：「劉炫，

字光伯。納言楊達舉炫博學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。歲餘，歸河間，於時盜賊蠭起，教授不行，乃自為贊

曰：「通人自敍風微，余敢仰均先達；徒以日迫桑榆，門徒雨散，殆及餘喘，薄言胸臆。」
⑩ 尼父，稱孔

子也。禮記：「魯哀公誄孔丘曰：嗚呼，哀哉尼父。」尼父，因其字以為之諡也。父同甫，丈夫之美稱。
⑪

兩都賦，班固撰，有序云：「故臣作兩都賦，以極衆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。」兩都者，漢之東都洛

陽，西都長安也。
⑫ 沈約有八詠詩，題為登臺望秋月，會圃臨春風，秋至愍衰草，寒來悲落桐，夕行聞

夜鶴，晨征聽曉鴻，解佩去朝市，被褐守山東，凡八句，各賦一首。如登臺望秋月，則有「望秋月，秋月光

如練」之句。又金華志云：「沈約為東陽太守，題詩於元暢樓，後人更名八詠樓。」樓在金華縣城八

詠門內，窗啓雙溪，風景如畫。八詠刻於石，至今尚存。
⑬ 羅含，字君章，嘗夢一鳥，文彩異常，飛入口，自

此藻思出新。太守謝尚稱曰：「湘中琳瑯，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，布衣蔬食，晏如也。」徵正員郎，轉廷尉。

④謝客，即謝靈運也。靈運生於會稽，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，十五方還，故曰客兒。南史庾肩吾傳：「簡文書曰：謝客吐言天拔，出於自然，時有不拘，是其精粕。」

⑤溫子昇，字鵬舉，永熙中，散騎常侍。濟陰王暉業嘗云：「江左文人，有顏延之，謝靈運，沈約，任昉，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，吐沈含任。」

⑥盧思道，字子行，才學兼著。齊天保中，魏史成，思道多所非毀。周平齊，追赴長安，終散騎侍郎，參內史事。集三十卷。

⑦江總，字總持，家傳賜書，晝夜尋讀，文傷於浮豔。後主之世，總當權宰，日與宴遊後庭，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，謂之狎客。

⑧庾信，字子山，小字蘭成。仕梁為右衛將軍，封武康縣侯。元帝使聘於周，被留不遣。明帝武帝並好文學，皆恩禮之，累遷驃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世稱「庾開府」。信文藻豔麗，與徐陵齊名，時稱「徐庾體」。有庾開府集。

⑨踏駁，乖舛駁雜也。莊子有「其道踏駁」之語。

⑩升庵外集：「倉頡沮誦共造文字，今世知有倉頡，不知有沮誦。」所謂沮誦失路者，蓋借言古筆不行也。

⑪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但言「屈原者名平」，不言別有名字。所謂正則，靈均，蓋離騷自寓。靈均當軸，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。

⑫管仲，春秋齊桓公之賢相，名夷吾，相桓公，成霸業，稱仲父。

⑬傅玄，字休奕，舉秀才，除郎中，歷官弘農校尉，封鶉觚男。晉武帝受禪，累遷司隸校尉。卒諡剛。著有傅子。

⑭後漢書班固傳：「顯宗召固詣校書部，除蘭臺令史，與前睢陽令陳宗，長

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。」
⑤杜撫，後漢武陽人，字叔和。爲東平王蒼所辟；及蒼就國，掾吏皆自動歸，撫爲大夫，不忍去。建初中，爲公車令。其所作詩，題約義通，學者傳之，曰「杜君法。」
⑥馬嚴，字威卿，與弟敦居鉅下。交結諸賢，知名當世，號鉅下二卿。明德皇后立，嚴閉門自守，更徙北地，斷絕賓客。永平中，敕移居洛陽，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。建初間，累拜陳留太守。後爲竇氏所忌，遂退居自守，卒於家。

七 辨職

夫設官分職，佇績課能，欲使上無虛授，下無虛受，其難矣哉！昔漢文帝幸諸將營，而目周亞夫爲真將軍，嗟乎！必於史職求真，斯乃特爲難遇者矣。史之爲務，厥途有三焉：何則？彰善貶惡，不避強禦，若晉之董狐，齊之南史，此其上也。編次勒成，鬱爲不朽，若魯之丘明，漢之子長，此其次也。高才博學，名重一時，若周之史佚，楚之倚相，此其下也。苟三者並闕，復何爲者哉？昔魯叟之修春秋也，不藉三桓之勢，漢臣之著史記也，無假七貴之權；而近古每有撰述，必以大臣居首。案晉起居注，載康帝詔，盛稱著述任重，理藉親賢，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，尋武陵才非河獻，識異淮南，而輒以彼藩翰，董斯邦籍，求諸稱職，無聞焉爾。旣而齊撰禮書，和士開總知，唐修本草，徐世績監統，夫使辟陽，長信，指搗馬鄭。

之前，周勃^①張飛^②彈壓桐雷^③之右，斯亦怪矣！大抵監史爲難，斯乃尤之尤者。若使直若南史，才若馬遷，精勲不懈若揚子雲，諳識故事若應仲遠^④，兼斯具美，督彼羣才，使夫載言記事，藉爲模楷，搦管操觚，歸其儀的，斯則可矣。但今之從政，則不然，凡居斯職者，必恩幸貴臣，凡庸賤品，飽食安步，坐嘯畫諾^⑤，若斯而已矣。夫人旣不知善之爲善，則亦不知惡之爲惡，故凡所引進，皆非其才，或以勢利見升，或以干祈取擢，遂使當官効用，江左以不樂爲謠，拜職辨名，洛中以不閑爲說，言之可爲大噓，可爲長歎也。曾試論之：世之從仕者，若使之爲將也，而才無韜略，使之爲吏也，而術靡循良，使之屬文也，而匪閑於辭賦，使之講學也，而不習於經典，斯則負乘致寇，悔吝旋及，雖五尺童兒，猶知調笑者矣。唯夫修史者，則不然；或當官卒歲，竟無刊述，而人莫之省也；或輒不自揆，輕弄筆端，而人莫之見也；由斯而言，彼史曹者，崇扃峻宇，深附九重，雖地處禁中，而人同方外，可以養拙，可以藏愚，繡衣直指^⑥，所不能繩，強項申威，所不能及，斯固素餐^⑦之窟宅，尸祿^⑧之淵

藪也！凡有國有家者，何事於斯職哉？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，^④子曰：『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』又語云：『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。』^⑤觀歷代之置史臣，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，蓋存夫愛禮，恠彼典刑者乎？昔丘明之修傳也，以避時難；^⑥子長之立記也，藏於名山；^⑦班固之成書也，出自家庭；^⑧陳壽之草志也，創於私室；^⑨然則古來賢儁，立言垂後，何必身居廨宇，跡參僚屬，而後成其事乎？是以深識之士，知其若斯，退居清靜，杜門不出，成其一家，獨斷而已，豈與夫冠猴獻狀，^⑩評議其得失者哉？

①三桓，春秋魯大夫孟孫，叔孫，季孫，皆桓公之所出，故有此稱。文公以後，日強，昭公欲去之，而被逐，三

桓益盛。②七貴，見潘岳賦：『窺七貴於漢庭，疇一姓之或在。』文選注：『漢庭七貴，呂、霍、上官、丁、趙，

傅、王，并后族也。』③晉起居注，自晉泰始起，至晉元熙，凡二十部。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，宋北

徐州主簿劉道會撰。④武陵王晞，字道叔。康帝建元初，領祕書監。⑤河獻，即河間獻王德，孝景皇

帝子。被服造次，必於儒者，山東之儒多從之遊。⑥淮南王安好書，作內外書及中篇。與河間獻王漢

書皆有傳。⑦北齊書恩倖傳：『和士開，解悟捷疾。世祖性好握槊，士開善此戲，因此親狎。世祖踐祚，

加開府。後主深委仗之。又先得幸胡太后，封淮南王。魏收傳：「後主即位，收掌詔誥，除尙書右僕射

總議監修五禮事，奏請趙彥深和士開、徐之才共監。」
⑧舊唐書李勣傳：「勣，曹州人，本姓徐，名世

勣，以犯太宗諱，單名勣焉，賜姓李氏，封英國公。」又呂才傳：「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舛

謬，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，仍定司空李勣總監定之，並圖合成五十四

卷。」
⑨荀悅漢紀：「徙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。初，呂后獲於楚，食其以舍人侍，得幸。及爲丞相，不

典治監宮中事。」
⑩通鑑秦紀：「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爲宦者，進太后，太后幸之，封毐長信侯。」

⑪史記絳侯世家：「絳侯周勃者，沛人也，爲材官引彊。高祖初起，勃以中涓從攻戰，木疆，不好文學，惠

帝時以列侯爲太尉。」
⑫張飛，字益德，華陽國志作翼德，涿人也。先主長阪之走，飛拒後，據水斷橋，瞋

目橫矛曰：「一身是張益德也。」敵無敢近者。所過戰克，封西鄉侯，諡桓侯。」
⑬黃帝主醫藥之臣有歧

伯，雷公，俞跗，巫彭，桐君凡五人。歧伯雷公作內經，桐君能處方。應仲遠，名劭，撰風俗通以辨物

類名號，識時俗嫌疑。」
⑭後漢黨錮傳序：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

晷。二郡爲謠曰：「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陽宗資主畫諾；南陽太守岑公孝，弘農成瑨但坐嘯。」
⑮繡

衣直指，漢官名。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，出討奸猾，治大獄。武帝所制，不常置。」
⑯素餐，無事而食也。

詩：「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」
⑰尸祿，言食祿而不事事也。」
⑱餼羊卽生羊。」
⑲後漢書孔融傳：「融

性好士，與蔡邕素善。邕卒後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，融每酒酣，引與同坐，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。」

①申左篤序述漢書藝文志語：「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，有所貶損，事形於傳，懼罹時難，

故隱其書。」②史記太史公自序有「藏之名山」之語，故亦謂著作之事曰：「名山事業。」③

班固傳：「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，乃潛精研思，欲就其業。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，郡上其書，顯宗

甚奇之。」④陳壽傳：「壽領本郡中正，撰魏、吳、蜀三國志。既卒，范頴上表曰：「陳壽作志，明乎得失，

願垂採錄。」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。」⑤漢書蓋寬饒傳：「平恩侯許伯入第，丞相

御史皆賀，寬饒不往，請之，乃往。酒酣，樂作，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，爲沐猴與狗鬪，坐皆大笑，寬饒仰視

屋而歎。」史記則有「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」之語；漢書亦云：「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

冠。」獻狀，媚態也。

八 採撰

子曰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。』是知史文有關，其來尙矣。自非博雅君子，何以補其遺逸者哉？蓋珍裘以衆腋成溫，廣廈以羣材合構，自古探穴藏山之士，懷鉛握槧^①之客，何嘗不徵求異說，採摭羣言，然後能成一家，傳諸不朽。觀夫丘明受經立傳，廣包諸國，蓋當時有周志、晉乘、鄭書、楚杙等篇，遂乃聚而編之，混成一錄。向使專憑魯策，獨詢孔氏，何以能殫見洽聞，若斯之博也？馬遷史記採世本^②、國語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。至班固漢書，則全同太史；自太初^③已後，又雜引劉氏新序、說苑^④、七略^⑤之辭；此並當代雅言，事無邪僻，故能取信一時，擅名千載，但中世作者，其流日煩，雖國有冊書，殺青^⑥不暇，而百家諸子，私存撰錄，寸有所長，實廣聞見。其失之者，則有苟出異端，虛益新事。至如禹生啓石^⑦、伊產空桑^⑧、海客

乘槎①以登漢，②姮娥竊藥以犇月；③如斯踳駁，不可殫論，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，露班華④之寸札；而嵇康⑤高士傳，好聚七國寓言，玄晏⑥帝王紀，多採六經圖讖，⑦引書之誤，其萌於此矣。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，自謂無慙良直；而王喬⑧鳧履，出於風俗通，⑨左慈⑩羊鳴，傳於抱朴子，朱紫不別，穢莫大焉。沈氏⑪著書，好誣先代；於晉則故造奇說，在宋則多出謗言，前史所載，已譏其謬矣。而魏收黨附北朝，尤苦南國，承其詭妄，重以加諸；遂云：馬叡⑫出於牛金，⑬劉駿⑭上淫路氏，⑮可謂助桀爲虐，幸人之災，尋其生絕胤嗣，死遭剖斲，蓋亦陰過之所致也。晉世雜書，諒非一族，若語林，世說，幽明錄，搜神記之徒，其所載或恢諧小辯，或神鬼怪物，其事非聖，揚雄所不觀，⑯其言亂神，宣尼所不語，皇朝新撰晉史，多採以爲書；夫以干鄧⑰之所冀除，王虞之所糠粃，持爲逸史，用補前傳，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，⑱梁世之修徧略，⑲務多爲美，聚博爲功，雖取說於小人，終見嗤於君子矣！夫郡國之記，譜牒之書，務欲矜其州里，誇其氏族，讀之者，安可不練其得失，明其

真僞者乎？至如江東五僞，始自會稽典錄，潁川八龍，出於荀氏家傳，而修晉漢史者，皆徵彼虛譽，定爲實錄；苟不別加研覈，何以詳其是非？又訛言難信，傳聞多失；至如曾參殺人，不疑盜嫂，翟義不死，諸葛猶存，此皆得之於行路，傳之於衆口，儻無明白，其誰曰然？故蜀相薨於渭濱，晉書稱嘔血而死，魏君崩於馬圈，齊史云中矢而亡；沈炯罵書，河北以爲王偉，魏收草檄，關西謂之邢邵；夫同說一事，而分爲兩家，蓋言之者，彼此有殊，故書之者，是非無定。况古今路阻，視聽壤隔，而談者或以前爲後，或以有爲無。涇渭一亂，莫之能辨；而後來穿鑿，喜出異同，不憑國史，別訊流俗。及其記事也，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，公明與方朔同時；堯有八眉，夔唯一足；烏白馬角，救燕丹而免禍，犬吠雞鳴，逐劉安以高蹈。此之乖濫，往往有旃。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，街談巷議之損實；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，殷周已往，採彼家人；安國之述陽秋也，梁益舊事，訪諸故老；夫以芻蕘鄙說，刊爲竹帛正言，而輒欲與五經方駕，

三志競爽，斯亦難矣！嗚呼！逝者不作，冥漠九泉，毀譽所加，遠誣千載，異辭疑事，學者宜善思之！

①古人書字，初用刀筆，後用鉛槧，卽削木爲牘以書文字者。西京雜記：「揚子雲好事，常懷鉛提槧，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，以爲稗補輜軒所載。」鍾嶸詩品：「俾懷鉛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餘輝以自燭。」②世本，書名，漢劉向撰，二卷。記器物之始創作者及氏姓之所自出，其書久佚。清孫馮翼有輯本，雷學淇有校輯本。③太初，漢武帝年號。④新序，書名，漢劉向撰，今本十卷。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，可爲法戒者，其大旨主於正紀綱，迪教化，惟傳聞異詞，姓名時代不免有與諸書牴牾之處。⑤說苑，書名，漢劉向撰。錄軼事之可爲法戒者，與新序體例同。其分爲兩書之故，莫之能詳。中有一事而兩書異詞者，蓋採摭羣書，各據所見傳疑而兩存者也。凡二十卷。⑥七略，書名。漢成帝時，命劉向檢校祕書。向輒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，敍而奏之。向卒後，哀帝復使其子歆嗣父之業。歆遂總括羣篇，撮其指要，著爲七略：一曰集略，二曰六藝略，三曰諸子略，四曰詩賦略，五曰兵書略，六曰術數略，七曰方技略。⑦以火炙簡，令汗去其青，易書復不蠹，謂之殺青，亦曰汗簡。後漢書吳祐傳：「父恢，爲南海太守，欲殺青簡以寫經書。」⑧路史餘論：「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，說見世紀。蓋原禹母獲月

稱石吞之而生禹也。淮南修務云：「禹生於石，而今登封廟有一石，號「啓母石。」」

⑨列子天瑞：「后稷生乎巨跡，伊尹生乎空桑。」又呂覽本味：「有佚氏女得嬰兒於空桑，察其所以。」曰：「其

母居伊水之上，孕夢神告曰：「白若出水而東走。」明日視白出水十里，顧其邑盡爲水，身因化爲空

桑，故命之曰伊尹。」

⑩槎卽桴也。博物志：「天河與海通，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，不失期。此人乘槎而去，至一處，屋舍甚嚴，遙望宮中多織婦，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。後至蜀，

問嚴平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。」後漢書天文志注：「張衡靈憲曰：「羿請無死之藥於

西王母，姮娥竊之以奔月，將往，枚筮之曰：「翩翩歸妹，獨將西行，毋驚毋恐，後其大昌。」遂託身於月，是爲

蟾蜍。」」

⑪華一本作擘。嵇康，三國魏譙郡人，字叔夜。丰姿俊逸，醒若孤松獨立，醉

若玉山將頽，導氣養性，作養生篇。拜中散大夫，不就，常彈琴以自樂。景元中，爲司馬昭所害，晉書立傳。

然當時魏祚未終，康實不得謂爲晉人也。皇甫謐，晉朝那人，字士安。自號玄晏先生。圖讖，占

驗之書。王喬，顯宗時爲葉令。每月朔望，自縣詣臺朝，帝怪其來數，密令太史伺望。言其臨至，輒有

雙鳧從東南飛來。於是舉羅張之，但得一雙鳥。詔尙方診視，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。風俗

通義，書名，漢應劭撰，十卷。後漢書劭本傳作風俗通，省文也。原本三十卷，卷爲一篇，分子目一百三十

四。其姓氏一篇，自宋已佚，然散見永樂大典中。後人集爲一篇，附錄於末。其書考論典禮，類白虎通義，

糾正流俗，類論衡。自序云：「謂之風俗通義者，言通於流俗之過謬，而事該之於義理也。」①左慈，字元放，少有神道。曹操欲收殺之，慈卻入壁中，霍然不知所在。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，因復逐之，入走羊羣。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：「不復相殺，欲試君術耳。」忽有一老羝，屈前兩膝，人立而言曰：「遽如許。」②王邵曰：「沈約晉書造許，」即競往赴之，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，並屈前膝，人立，云「遽如許。」③奇說云：「瑯琊國姓牛者，與夏侯妃私通，生中宗。」因遠紱宣帝以毒酒殺牛金，符證其狀。」收承此言，乃云：「司馬叡，晉將牛金子也。」宋孝王曰：「收以叡爲金子，計其年，全不相干。」④馬叡即司馬叡。⑤牛金，在三國魏爲後軍將軍，時有牛與馬共天下之讖。司馬懿忌金，酖之。⑥劉駿，南朝宋文帝第三子，字休龍，小字道人。初封武陵王。太子劭弑文帝，駿入討，至新亭即位，誅劭及濬。起居極儉樸，在位十一年崩，諡孝武，廟號始祖。⑦沈約宋書曰：「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，時人多有異議。魏書因云駿烝其母，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。」⑧漢書揚雄傳：「雄自有大度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。」⑨鄧卽鄧粲，少高潔，荊州刺史桓冲辟爲別駕，後以疾去。著有元明記，又有老子注。⑩魏志劉邵傳：「邵字孔才，黃初中，爲散騎侍郎，受詔集五經羣書，以類相從，作皇覽。」又魏略云：「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，藏於祕府，合四十餘部，部有四十卷。」⑪梁書文學傳：「何思澄，字元靜。天監十五年舉學士，入華林撰徧略。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。」又梁書顧杳傳：「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。」

又梁書鍾嶸傳：「弟嶼亦預。」諸傳錯舉，止及四人，其一人無考。又南史劉峻傳：「梁安成王給其書籍，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。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。」⑤偽同俊。五僞指薛兼、紀瞻、閔鴻、顧

榮、賀循而言也。晉書薛兼傳：「兼字令長，丹陽人。清素有器宇，少與同郡紀瞻、廣陵閔鴻、吳郡顧榮、會稽賀循齊名，號爲五僞。」

⑥後漢書荀淑傳：「淑字貴和，潁川人，有子八人，儉、親、靖、燾、汪、爽、肅、勇，並有名稱，時人謂之八龍。」

⑦曾參，春秋武城人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。性至孝而質魯，傳孔子之道，述大學，作孝經，後世稱爲「宗聖」。戰國策：「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，人告曾子母曰：『曾參殺人。』」

母曰：「吾子不殺人。」織自若。有頃，人又曰：「曾參殺人。」母尙織自若。頃，一人又告之曰：「曾參殺人。」

母懼，投杼踰牆而走。」⑧直不疑，漢南陽人。文帝時爲郎，景帝時爲御史大夫，以功封塞侯。漢

書本傳云：『人或毀不疑曰：『不疑狀貌甚美，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。』不疑聞曰：『我乃無兄。』然終不自明也。』

⑨翟義，字文仲，爲東郡守。王莽居攝，義移檄討莽，軍破而亡。後漢書王昌傳：『昌一名郎，莽篡位，郎詐稱成帝子，檄州郡曰：『天命佑漢，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。』郎以百姓思漢，多

言翟義不死，故詐稱之。』蜀志魏延傳：「亮出北谷口，病。延密與楊儀、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。亮適卒，祕不發喪。」

又諸葛亮傳注：「楊儀等整軍而出，宣王追焉。姜維令反旗鳴鼓，宣王退，不敢逼。百姓爲之諺曰：『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』」

宣王曰：「吾能料生，不便料死也。」⑩蜀志諸葛亮傳

注「魏書曰：「亮糧盡勢窮，憂恚嘔血，一夕，燒營遁走，入谷道，發病卒。」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，魏人躡跡，勝負之形，未可測量，而云嘔血，蓋用亮亡而自誇大也。夫以孔明之略，豈爲仲達嘔血乎？」

魏書高祖紀：「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，攻陷馬圈，戍車駕南伐至馬圈，破之。帝疾甚，北次穀塘，崩於行宮。」然今蕭子顯齊書亦無中矢之文。

陳書沈炯傳：「炯，武康人。梁侯景之難，王僧辯購得炯，羽檄軍書皆出於炯。」

梁書侯景傳：「景圍守宮闕，抗表言：陛下貪臣汝穎，絕好河北，檄皆高澄。河北卽黃河以北，魏在河北，故云。」

史通通釋注：「南史賊臣傳：「王偉，魏行台郎。高澄以書招景，偉爲景報書。澄問誰作，左右稱是偉文。」據此則炯爲僧辯檄，乃檄侯景，非檄河北也。梁武嘗澄，是受愚於景，決不假手於偉也。至北人之稱偉文，本是偉作，非炯作也。史通似誤。」

侯景叛入梁，文襄令收爲檄五十餘紙，不日而就。（見北史魏收傳。）

關西謂函谷關以西，今陝西甘肅二省地，西魏都長安，故曰關西。周書獨孤信傳：「東魏侯景之南奔也，魏收爲檄梁文，矯稱無關西之憂，欲以威梁也。」

史通通釋注：「北史邢邵傳：「邵字子才，人稱北間第一才子。鉅鹿魏收年事在後，稱邢魏焉。」歷考魏齊周諸史，其言草檄及收邵並稱處，大略如此。皆無收檄邵作，出自關西人語之文。史通或別有據耶？」

涇渭，二水名。涇濁渭清，故以爲清濁之喻。如謂清濁不分者，曰不分涇渭。詩谷風有「涇以渭濁」之句；而蘇軾詩亦有「胸中涇渭分」之言。

師曠，春秋晉之樂師，能

審音以占吉凶。左傳：『晉人聞有楚師。師曠曰：「不害！吾驟歌北風，又歌南風。南風不競，多死聲，楚必

無功。」』列子湯問篇：「焦螟集於蚊睫，師曠俯耳弗聞其聲，惟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，砒

然聞之，若雷霆。」公明，魏管輅字。輅，三國魏平原人，明周易，善卜筮，所占無不應。嘗言吾恐四十

八間，不見男婚女嫁也。果年四十八而卒。方朔即東方朔，漢厭次人，字曼倩。善談諧滑稽，武帝時

為金馬門侍中，時以諷諫救帝之過。長於文辭，嘗作答客難一篇，揚雄班固以下多做之。至於公明方

朔同時一語，則未知其源來。尚書大傳：「堯八眉，舜四瞳子。」八眉，即八采也。淮南子修務訓：「堯

眉八采。」高誘註：『堯母慶都出觀於河，有赤龍負圖而至，奄然陰雲。堯生，眉有八采之色。』夔，

舜時樂正也。相傳有夔一足之語，魯哀公以問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『一足者，謂若夔者一而足矣，非夔祇

一足也。』（見呂氏春秋。）燕丹質於秦，欲歸，秦王謬言曰：「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乃可。」丹仰而歎，

烏即頭白，俯而嗟，馬亦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。（見博物志。史記注亦有所載。）漢淮南王劉

安者，高帝之孫也。好儒學方術。有八公詣門，皆鬚眉皓白。門吏白王，八公皆為童子。王迎燒百和香，八

童子復為老人，授王丹經。藥成，衆共誣安謀反。八公謂安曰：『可以去矣！』安登山，白日昇天。人傳去

時餘藥器，雞犬舐啄之，盡得昇天，故雞鳴天上，犬吠雲中也。（見葛洪神仙傳。）安國，晉孫盛字。

博學，善言名理。起家佐著作郎，陶侃，庾亮，桓溫之在荊州，並引參軍事，累遷祕書監。著作除晉陽秋外，

尙有魏氏春秋。

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，故謂春秋爲陽秋。如孫盛之晉春秋曰晉陽秋是也。

九 探蹟

古之述者，豈徒然哉！或以取舍難明，或以是非相亂，由是書編典誥，宣父

辨其流，詩列風雅，卜商通其義。夫前哲所作，後來是觀，苟失其指歸，則難以傳

授；而或有妄生穿鑿，輕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誤生人之後學，其爲謬也，不亦

甚乎！昔夫子之刊魯史，學者以爲感麟而作；案子思有言：『吾祖厄於陳蔡，始

作春秋，夫以彼聿修，傳諸詒厥，欲求實錄，難爲爽誤。是則義包微婉，因攬莓

而剗詞，時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絕筆。傳者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，以爲自反袂拭

面，稱吾道窮，然後追論五始，定名三叛。此豈非獨學無友，孤陋寡聞之所致

耶？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，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，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

夏也。案春秋之時，諸國錯峙，關梁不通，史官所書，罕能周悉。異乎炎漢之世，四海

一家，馬遷乘傳，求自古遺文，而州郡上計，皆先集太史^④。若斯之備也。况彼吳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魯邦，尤爲迂闊。丘明所錄，安能備諸？且必以蠻夷而罔略也。若駒支^①預於晉會，長狄^②埋於魯門，葛盧^③之辨牛鳴，郟子^⑤之知鳥職，斯皆邊隅小國，人品最微，猶復收其瑣事，見於方冊。安有主盟上國，勢迫宗周，爭長諸華，威陵強晉，而可遺之者哉？又荀氏著書，抄撮班史，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概，夷夏皆均，非是獨簡胡鄉，而偏詳漢室。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，遂誣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謂強奏庸音，持爲足曲者也。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，夜光之璧不能無類，故作者著書，或有病累，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，又更文飾其非，遂推而廣之，強爲其說者，蓋亦多矣！如葛洪^⑥有云：『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，伯夷^⑦居列傳之首，以爲善而無報也；項羽^⑧列於本紀，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。』案史之於書也，有其事則記，無其事則闕。尋遷之馳騫今古，上下數千載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遺事者，蓋唯首陽之二子^⑨而已。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，死於漢日，而乃升之傳

首，庸謂有情？今者考其先後，隨而編次，斯則理之恆也，烏可怪乎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，推爲傳首；若伍子胥，大夫種，孟軻，墨翟，賈誼，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盡忠而受戮，何不求其品類，簡在一科，而乃異其篇目，各分爲卷？又遷之紕繆，其流甚多。夫陳勝之爲世家，旣云無據；項羽之稱本紀，何必有憑？必謂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書違凡例，志存激切；若先黃老而後六經，進奸雄而退處士，此之乖刺，復何爲乎？隋內史李德林著論，稱『陳壽蜀人，其撰國志，黨蜀而抑魏。』刊之國史，以爲格言。案曹公之創王業也，賊殺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禍干王莽，文帝臨戎不武，爲國好奢，忍害賢良，疎忌骨肉，而壽評皆依違其事，無所措言。劉主地居漢宗，仗順而起，夷險不撓，終始無瑕，方諸帝王，可比少康光武，譬以侯伯，宜輩秦繆楚莊，而壽評抑其所長，攻其所短。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，典午攸承，蜀乃僭僞之君，中朝所嫉，故曲稱曹美，而虛說劉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劉，疎魏而親蜀也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，不亦憑虛亡是者耶？習鑿

齒之撰漢晉春秋，以魏爲僞國者，此蓋定邪正之途，明順逆之理耳。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，^①故撰此書，欲以絕彼瞻烏，^②防茲逐鹿。^③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：若齊問失德，豪士於焉作賦；^④賈后無道，女史由其獻箴；^⑤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爾而就也。安有變三國之體統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傳諸千載，而藉以權濟物議，取誠當時，豈非勞而無功，博而非要，與夫班彪王命，一何異乎？求之人情，理不當爾！自二京板蕩，五胡稱制，崔鴻鳩諸僞史，聚成春秋，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『鴻世仕江左，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，又恐識者尤之，未敢出行於外。』案於時中原乏主，海內橫流，逖彼東南，更爲正朔，適使素王^⑥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終不能別有異同，忤非其議，安得以僞書無錄，而猶罪歸彥鸞者乎？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，^⑦故情私南國；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，^⑧委質慕容，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？愛憎之道，豈若是邪？且觀鴻書之紀綱，皆以晉爲主；亦猶班書之載吳項，必繫漢年，陳志之述孫劉，皆宗魏世，何止獨遺其事，不取

其書而已哉？但伯起躬為魏史，傳列島夷，不欲使中國著書，推崇江表，^④所以輒假言崔志，用紓魏羞。且東晉之書，宋齊之史，考其所載，幾三百篇，而偽邦墳籍，僅盈百卷；若使收矯鴻之失，南北混書，斯則四分有三，事歸江外，非唯肥瘠非類，眾寡不均，兼以東南國史，皆須紀傳區別，茲又體統不純，難為編次者矣。收之矯妄，其可盡言乎？於是考眾家之異說，參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懷，枉申探蹟，或妄加向背，輒有異同；而流俗腐儒，後來末學，習其狂狷，成其詿誤，自謂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銘諸舌端，以為口實，唯智者不惑，無所疑焉！

①宣父，謂孔子也。唐書禮樂志：「貞觀十一年，詔尊孔子為宣父。」
 ②卜商，姓卜名商，春秋衛人，孔

子之弟子，列於文學之科。講學於西河，魏文侯師之。
 ③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獲麟，孔子作春

秋至此而止。
 ④孔叢子居衛篇：「宋樂朔圍子思，既免，曰：『文王困牖里，作周易，祖君屈陳蔡，作春

秋，吾今困於宋，可無作乎？』作中庸四十九篇。」子思，孔子之孫，名伋，受學於曾子，獨傳孔門心法，後

世稱為「述聖」。
 ⑤詩：「貽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貽，猶傳也。
 ⑥呂覽任數：「陳蔡之間，七日不嘗

粒，索米得而爨之。孔子望見顏淵攪其甑中而食之，起曰：『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。』回曰：『嚮

者煤入甑中，棄食不祥，回攪而飯之。」孔子嘆曰：「所信者目也；目猶不可信，知人固不易矣！」

⑦漢書：「春秋法五始之要。」注：「元者，氣之始；春者，四時之始；王者，受命之始；正月者，政教之始；公

即位者，一國之始。」⑧左傳昭公三十一年：「齊豹爲衛司寇，作而不義，其書爲盜。邾庶其莒牟夷，

邾黑肱以土地出，不求其名，賤而必書，所以懲肆而去貪也。春秋書齊豹曰盜，三叛人名，以懲不義，其

善志也。」⑨太史公自序：「百年之間，天下遺文古事，靡不畢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

職。」又隋書經籍志：「漢帝始置太史公，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」⑩左傳襄公十四年：

「會於向，將執戎子駒支。范宣子親數諸朝曰：「詰朝之事，爾無異焉。」對曰：「官之師旅，無乃實有

所闕，而罪我諸戎不與於會，亦無耆焉。」賦：青蠅而退。」⑪左傳：「文公十一年冬十月，敗狄於鹹，

獲長狄僑如，富父終甥椿其喉，以戈殺之，埋其首於子駒之門，以命宣伯。」⑫介葛盧，春秋時之國

君，僖公二十九年朝於魯，能通牛語。（見左傳）介，東夷國，葛盧，介君名也。今山東膠縣南七十里有古

介亭，卽介國地。⑬鄭子，春秋鄭國之君。昭公朝魯，嘗與叔孫昭子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故。仲尼師

之。⑭葛洪，晉句容人，字稚川。咸和初，爲散騎常侍，領大著作，固辭不就。聞交趾出丹砂，求爲句漏令，

攜子姪過廣州，刺史鄧嶽留之，不聽。乃止羅浮山煉丹，丹成尸解。所著言黃白之事，名曰內篇；其餘駁

雜通釋，名曰外篇。自號抱朴子，因以名書。⑮伯夷，商孤竹君之子。其父將死，遺命立其弟叔齊。父卒，

叔齊遜伯夷，伯夷曰：「父命也。」遂逃去。叔齊亦不立而逃。周武王伐商，夷齊恥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採薇而食，遂餓死。

④項羽，卽西楚霸王項籍也。

⑤二子，卽伯夷叔齊也。

⑥伍子胥，春秋時楚人，

名員。父兄爲平王所殺，遂奔吳，佐吳伐楚，入郢，鞭平王尸。後吳敗越，越王勾踐請和，夫差許之。子胥諫，

不聽；太宰嚭譏之，夫差賜子胥屬鏤之劍，使自殺。

⑦文種，本楚之鄒人，字會，爲越大夫。吳敗越，勾踐

使種行成於吳。後勾踐滅吳，以范蠡遺書稱疾，或譖種將作亂，王賜以屬鏤之劍，遂自殺。

⑧孟軻卽

孟子。⑨墨翟，卽墨子，戰國魯人，仕宋爲大夫。生於周定王時，安王末卒，年八十餘。倡兼愛尙同之說，

流行頗盛。⑩陳勝，秦陽城人，字涉。二世時，與吳廣同發難，入據陳，稱王。諸郡縣苦秦苛法，皆歸之。尋

爲其御莊賈所殺。司馬遷列之於世家。⑪腐刑卽宮刑也。⑫先黃老二句，乃漢書司馬遷傳贊中

語。⑬隋書本傳云：「論齊書起元事，其中云：漢獻帝死，劉備自尊崇。陳壽蜀人，以魏爲漢賊，寧背蜀

主未立，已云魏武受命乎。」⑭後漢伏后紀：「自帝都許，宿衛兵侍，莫非曹氏黨姻。操入見，帝不任

其憤曰：「幸垂恩相捨。」操失色，後乃逼帝廢后，以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。歆就牽后出，時帝在

外殿，后被髮跣行，泣過訣曰：「不能復相活耶？」帝曰：「我亦不知命在何時。」⑮田常，春秋齊

相，弑簡公而立平公，專齊之政。⑯王莽，漢孝元皇后之姪，字巨君。平帝時爲大司馬，秉政，稱宰衡，加

安漢公。弑平帝，立孺子嬰，莽攝政，號假皇帝，臣民謂之攝皇帝。尋篡漢位，國號新。光武中興，被殺，在位

十五年。⑤文帝，即曹丕，字子桓，曹操長子。操卒，嗣爲丞相，魏王。漢建安末，廢獻帝爲山陽公，篡漢，都洛陽，國號魏，改元黃初。在位六年，崩，諡「文」。⑥劉主，即劉備，涿縣人，字玄德。少以販履織蓆爲業。因討黃巾賊有功，豪傑歸之。後得諸葛亮爲之輔，入成都，自領益州牧。取漢中，自立爲漢中王。曹丕篡漢，亦稱帝。崩，諡「昭烈」。⑦典午，即司馬也。午屬馬，晉姓司馬，故稱司馬爲典午。後人因謂晉朝爲典午。⑧晉書習鑿齒傳：「是時，桓溫覬覦非望，鑿齒在郡，著漢晉春秋以裁之。於三國之時，以魏爲篡逆，至文帝平蜀，乃爲漢亡而晉興。」⑨後漢郭泰傳：「陳蕃竇武爲閹人害，泰哭於野曰：「一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瞻烏爰止，不知于誰之屋耳！」」⑩史記淮陰侯傳：「蒯通曰：「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疾足者先得。」」⑪晉書陸機傳：「齊王問矜功自伐，受爵不讓。陸機惡之，作豪士賦以刺焉。」⑫晉書張華傳：「華懼后族之盛，作女史箴以諷。」⑬家語：「齊太史子與見孔子，退曰：「天將欲素王之乎？」」言無位而空王之也。後世遂謂孔子自稱素王。漢魏諸儒皆有此說。⑭崔鴻傳首云：「伯父光，名孝伯，字長仁，東清河人。祖曠，從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之時水。慕容氏滅，仕劉義隆，爲樂陵太守。父靈廷，劉駿龍驤將軍，長廣太守。」觀此，鴻之世仕江左，固有明文。而史通云委質慕容，傳無其語。意祖曠從渡時，名在仕籍，傳或闕書何官也。崔氏清河世望，故在諸燕境中。子元之言，必非無徵。⑮廣固，地名，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南，燕慕容德都此。⑯江表，謂江之外，即大江以南也。

十 鑿識

夫人識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毀譽以之不同，愛憎由其各異。蓋三王之受謗也，值魯連而獲申；^①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見詆。^②斯則物有恆準，而鑿無定識；欲求銓覈得中，其唯千載一遇乎？况史傳爲文，淵浩廣博，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，致遠鉤深，烏足以辯其利害，明其善惡？觀左氏之書，爲傳之最，而時經漢魏，竟不列於學官；^③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傳。夫以丘明躬爲魯史，受經仲尼，語世則並生，論才則同恥；彼二家者，師孔氏之弟子，預達者之門人，才識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傳說，比茲親受者乎？加以二傳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諸左氏，不可同年。故知膏肓墨守，^④乃腐儒之妄述，賣餅太官，^⑤誠智士之明鑿也！逮史漢繼作，踵武相承，王充^⑥著書，既甲班而乙馬，張輔^⑦持論，又劣固而優遷；然此二書

雖互有修短，遞聞得失，而大抵同風，可爲連類。張晏^⑧云：「遷歿後，亡龜策日者傳，褚先生補其所缺，言詞鄙陋，非遷本意。」案遷所撰五帝本紀，七十列傳，稱虞舜見阨，遂匿空而出，宣尼既歿，門人推奉有若^⑨。其言之鄙，又甚於茲。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？劉軌思^⑩商推漢史，雅重班才，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，而輒編高后案，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，時天下無主，呂宗稱制，故借其歲月，寄以編年，而野雞^⑪行事，自具外戚，譬夫成^⑫爲孺子，史刊攝政^⑬之年，厲亡流彘^⑭，歷紀共和^⑮之日，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，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豈謂雖濬發於巧心，反受嗤於拙目^⑯也。劉祥^⑰撰宋書序錄，歷說諸家晉史，其略云：「法盛中興，荒莊少氣，王隱徐廣，淪溺罕華。」夫史之敘事也，當辯而不華，質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；必令同文舉^⑱之含異，等公幹^⑲之有逸，如子雲^⑳之含章，類長卿^㉑之飛藻，此乃綺揚繡合，雕章縟彩，欲稱實錄，其可得乎？以此詆訶，知其妄施彈射矣！夫人廢興時也，窮達命也，而書之爲用，亦復如是。蓋尙書古文，

六經之冠冕也。春秋左氏，三傳之雄霸也。而自秦至晉，年踰五百，其書隱沒不行於世；既而梅氏寫獻，^①杜侯訓釋，^②然後見重一時，擅名千古。若乃老經撰於周日，莊子成於楚年，遭文景而始傳，^③值嵇阮而方貴，^④若斯流者，可勝紀哉？故曰：廢興時也；窮達命也。適使時無識寶，世缺知音，若論衡之未遇伯喈，太玄之不逢平子，^⑤逝將煙燼火滅，泥沈雨絕，安有歿而不朽，揚名於後世者乎？

①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：「昔田巴毀五帝，罪三王，一旦而服千人，魯連一說，使終身杜口。」魯

連即魯仲連，戰國齊人。②漢書董仲舒傳：「仲尼之門，五尺之童，羞稱五伯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

也。」③隋書經籍志：「左氏，漢初出張蒼家，本無傳者。文帝時，賈誼為訓詁，其後，劉歆欲立於學，諸

儒莫應。建武中，韓歆陳元訟之，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。封卒，遂罷。至晉時，杜預為集解，盛行，而公羊穀

梁浸微。」④膏肓，人體中部，位在心膈之間。左傳：「疾不可為也，在肓之上，膏之下。」故謂疾甚為

病入膏肓。又戰國時，墨翟善守城。故謂固守己見者為墨守。後漢書儒林傳：「何休，字邵公，任城人也。

太傅陳蕃辟之，以參政事。作公羊解詁，又作公羊墨守，左氏膏肓，穀梁廢疾。」又鄭元傳：「元隱修經

業，乃發墨守，鍼膏肓，起廢疾。休見而嘆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」」⑤魏略：「嚴翰善

業，乃發墨守，鍼膏肓，起廢疾。休見而嘆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」」

公羊春秋；時鍾繇好左氏。謂左氏爲太官廚，公羊爲賣餅家，數與翰會，辨析長短。」
④王充，東漢上

虞人，字仲任，師事班彪，著論衡八十五篇。嘗謂彪文義浹備，紀事詳贍，觀者以爲甲。以太史公爲乙也。

⑤張輔，字世偉，御史中丞。所作名士優劣論曰：「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，多以班爲勝。余以

爲史遷敍三千年事，五十萬言，班固敍二百年事，八十萬言，煩省不敵，固之不如遷必矣。」
⑥張晏，

三國魏中山人，字子傳，有西漢書音釋四十卷。
⑦有若，字子有，孔子弟子，少孔子十三歲。孔子既沒，

弟子思慕，有若狀似孔子，弟子相與共立爲師，事之如夫子。他日，弟子進問，有若默無以應，弟子起曰：

「有子避之，此非子之座也。」
⑧劉軌思，北齊渤海人，說詩甚精。少事同郡劉敬和，敬和事同郡程

師則，故其鄉多詩人。天統中，任國子博士。
⑨史記封禪書：「野雞雉。」注：「如淳曰：野雞，雉也。呂后

名雉，故曰野雞。」
⑩成，周成王也。
⑪攝政，代君主行統治大權也。周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年幼，周公攝

政。
⑫周厲王，名胡，好利，以榮夷公爲卿士。芮良夫召虎皆諫，王不聽，暴虐侈傲，諸侯不朝。國人謗王，

王使衛巫監謗，以告，則殺之，國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三年，乃相與叛，襲王，王出奔燕。
⑬周厲王出奔

後，至宣王卽位前，凡十四年，號爲「共和」。其說有二：（一）史記：「周召二相行政，號曰「共和」。

韋昭注：「公卿相與和而共政事，號曰共和也。」（二）竹書紀年：「厲王十二年出奔燕，十三年共

伯和攝行天子事，號曰共和。」漢書古今人表注：「共國伯爵，和其名。」史通所云，蓋取第一說也。

⊕「巧目」「拙心」二語，見陸機文賦。⊕劉祥，字顯徵，性韻剛疎，宋世解褐撰宋書，譏斥禪代，上

銜而不問，後徙廣州。（見兩齋書。）⊕孔融，字文舉，後漢魯國人，爲北海相。魏文帝典論謂其「文

本同而未異。」⊕公幹，東平劉楨字。魏文帝與吳質書有云：「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逾耳。」⊕子雲，

揚雄字，漢蜀郡人，好深沉之思。先是，蜀有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，雄常擬之以爲式。⊕長卿，司馬相

如字，奏賦，天子大悅，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。⊕隋經籍尚書志：「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，成

五十八篇，晉世祕府所存。永嘉之亂，並亡。至東晉，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。」⊕杜預爲

春秋左氏經傳集解；又參考衆家譜第，謂之釋例；又作盟會圖，春秋長歷，備成一家之學。⊕揚雄傳：

「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，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，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。」⊕晉

書：「嵇康好老莊，著養生論；阮籍著達莊論。」⊕平子，張衡字，後漢西鄂人。安帝時，徵拜郎中，遷太

史令，作渾天儀，著靈憲算罔論，復造候風地動儀。後遷侍中，永和初，出爲河間相，徵拜尚書，卒。

十一 品藻

蓋聞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薰蕕不同器，臯鸞不比翼，若乃商臣，^①冒頓，^②南蠻北狄，萬里之殊也；伊尹，^③霍光，^④殷年漢日，千載之隔也；而世之稱悖逆，則云商冒，論忠順則曰伊霍者，何哉？蓋厥跡相符，則雖隔越爲偶，奚必差肩接武，方稱連類者乎？史氏自遷固作傳，始以品彙相從；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，或以人物寡鮮，求其具體必同，不可多得。是以韓非^⑤老子共在一篇，董卓^⑥袁紹^⑦無聞二錄。豈非韓老俱稱述者，書有子名，袁董並曰英雄，生當漢末，用此爲斷，竈得其倫。亦有厥類衆夥，宜爲流別，而不能定其同科，申其異品，用使蘭艾相雜，朱紫不分，是誰之過歟？蓋史官之責也。案班書古今人表，仰包億載，旁貫百家，分之以三科，定之以九等，^⑧其言甚高，其義甚愜；及至篇中所列，奚不類於其敍哉？若孔門

達者，顏稱殆庶。至於他子，難爲等衰。①今乃先伯牛②而後曾參，進仲弓③而退冉有④，求諸折中，厥理無聞。又楚王⑤過鄧，三甥⑥請殺之，鄧侯不許，卒亡鄧國。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；夫寧人負我，爲善獲戾，持此致尤，將何勸善？如謂小不忍，亂大謀，失於用權，故加其罪，是則三甥見幾而作，決在未萌，自當高立標格，寘諸雲漢，何得止與鄧侯鄰伍，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！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，舟之僑⑦爲上，陽處父⑧次之，士會⑨爲下。其述燕丹⑩之賓客也，高漸離⑪居首，荆軻⑫亞之，秦舞陽⑬居末。斯並是非瞽亂，善惡紛拏，或珍瓠瓠而賤璠璣，或策駑駘而捨騏驎，以茲爲監，欲誰欺乎？又江充⑭息夫躬⑮讒諂惑上，使禍延儲后，毒及忠良，論其姦凶，過於石顯⑯遠矣；而固敘之，不列佞幸。楊王孫⑰裸葬悖禮，狂狷之徒；考其一生，更無他事，而與朱雲⑱同列，冠之傳首，不其穢歟？若乃旁求別錄，側窺雜傳，諸如此謬，其累實多。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⑲者，尋其始末，了無才行可稱；直以怨懟厥夫，投川而死，輕生同於古冶⑳，殉節異於曹娥㉑，此乃凶

險之頑人，強梁之悍婦，輒與貞烈爲伍，有乖其實者焉！又嵇康^①高士傳，其所載者廣矣，而顏回、蘧瑗^②獨不見書，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，安貧守志，而拘忌名教，未免流俗也。正如董仲舒、揚子雲亦鑽仰四科^③，馳驅六籍^④，漸孔門之教義，服魯國之儒風，與此何殊，而並可甄錄。夫回、瑗可棄，而楊、董獲升，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^⑤者也。爰及近代，史臣所書，求其乖失，亦往往而有。借如陽瓚^⑥効節邊城，捐軀死敵，當有宋之代，抑劉卜^⑦之徒歟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，唯寄編於索虜篇內。紀僧珍^⑧砥節礪行，終始無瑕，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，都以恩幸爲目。王頰^⑨文章不足，武藝居多，躬詣戚藩，首階逆亂，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^⑩並列，卽宜附出楊諒傳^⑪中，輒與詞人共編，吉士爲伍，凡斯纂錄，豈其類乎？子曰：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；^⑫以言取人，失之宰我；^⑬』光武則受誤於龐萌^⑭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^⑮，事列在方書，惟善與惡，昭然可見，不假許郭^⑯之深鑒，裴王^⑰之妙譬；而作者存諸簡牘，不能使善惡區分，故曰：誰之過歟？史官之責也。夫能申藻鏡，

別流品，使小人君子，臭味得朋，上智中庸，等差有敘，則懲惡勸善，永肅將來，激濁揚清，鬱為不朽者矣！

①商臣，楚成王太子。王後欲立少子職，商臣以宮甲圍王，王縊，遂自立。（見左傳文公元年。）

②冒頓，匈奴頭曼太子。頭曼後愛閼氏子，欲立之。冒頓射殺頭曼而自立。（見史記匈奴傳。）

③伊尹，廢太甲，（詳見言語篇註①。）

④霍光，字子孟，位大司馬大將軍。昭帝崩，亡嗣，承皇太后詔，迎昌邑王賀，賀即位，行淫亂，光憂懣，田延年曰：「伊尹相殷，廢太甲以安宗廟，後世稱其忠。將軍若能行此，亦漢

之伊尹也。」光即白太后，詔歸賀昌邑，立孝宣皇帝。

⑤韓非，戰國時韓之諸公子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本於黃老。與李斯並事荀卿，斯自以為不如。後使於秦，為李斯所讒，仰藥死。嘗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

儲、說難等五十五篇，十餘萬言，今所傳韓非子二十卷是也。

⑥董卓，東漢臨洮人，靈帝時為前將軍。帝崩，將兵入朝，廢少帝，立獻帝，弑何太后，袁紹等起兵討卓，卓擁帝入長安，自為太師，凶暴滋甚。司徒

王允密誘卓將呂布殺之。

⑦袁紹字本初，靈帝時為佐軍校尉。帝崩，紹與何進謀召董卓軍共誅宦官。卓未至而事洩，進被殺，紹乃勒兵捕宦官，盡殺之。卓至議廢立，紹不從，出奔冀州，起兵討卓。卓擁帝

入長安，死於王允之手。後紹據河北，與曹操戰於官渡，大敗，疾作而死。

⑧漢書古今人表敘：「可

與爲善，不可與爲惡，是謂上智；可與爲惡，不可與爲善，是爲下愚；可與爲善，可與爲惡，是謂中人；因茲以列九等之序。」

④等衰，即等差也。⑤伯牛，冉耕之字，孔子弟子，以德行稱。有疾將死，孔子自牖執其手曰：「斯人也，而有斯疾，命也夫！」

⑥仲弓，冉雍之字，孔子弟子，居德行科。孔子嘗謂可使南面。⑦冉求，字子有，孔子弟子，居政事科。孔子嘗曰：「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仕爲季氏宰。原注：「伯

牛仲弓並在第二等，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。」⑧楚王，楚文王也，名熊賁。始都郢，伐申，過鄧。鄧三甥

曰：「王可取也！」鄧侯不許，王後伐鄧，滅之。此莊公六年事也。又伐蔡，虜哀侯，江漢間小國皆畏之。在

位十三年卒。⑨三甥，聘甥，駘甥，養甥也。原注：「鄧侯在第七等，三甥皆在第六等。」⑩舟之僑，春

秋號大夫。號公敗犬戎於渭汭。之僑曰：「無德而祿，殃也。」遂奔晉，其後號果爲晉滅。⑪陽處父，春

秋晉太傅。後以黜賈季，季怨之，知其無援於晉，殺之。⑫士會，春秋晉大夫，食采於隨，稱隨會，亦稱隨

季，後更受范，稱范武子。以事奔秦，秦用其謀，晉人患之，誘之歸，使之執政。原注：「舟之僑在第三等，陽

處父在第四等，士會在第五等。」⑬燕丹，即燕太子丹也，燕王喜子。質於秦，亡歸，使荆軻刺秦王，不

遂。秦王使王翦擊燕，燕王喜亡，徙居遼東，斬丹以獻秦。⑭高漸離，荆軻之友，善擊筑。軻死，漸離變姓

名爲人傭保，久之，聞於始皇。始皇惜其善擊筑，乃矐其目，使擊筑，未嘗不稱善。稍益近之，漸離乃置鉛

筑中，撲秦王，不中，被殺。⑮秦舞陽，亦作秦武陽，戰國燕勇士。年十三，殺人，人不敢忤視，荆軻入秦，以

爲副。奉地圖匣以次進，至陛下，舞陽色變，震恐。與荆軻同被於難。原注：「高漸離在第四等，荆軻在第五等，秦舞陽在第六等。」

③江充，漢邯鄲人，字次倩，本名齊。得罪於趙太子，亡入關。武帝拜爲直指

繡衣使者，督三輔盜賊。不避權貴，頗用事。因與太子據有隙，恐武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，會帝有疾，充

遂誣太子以巫蠱術厭帝，太子收斬充舉兵反，事敗，太子亦自殺。④息夫躬，漢河陽人，字子微，少爲

博士弟子，受春秋。哀帝朝，爲光祿大夫，封宜陵侯。數進見言事，論無所避。後免官，以侯就國，寄居丘亭。

人上書告躬懷怨呪詛，逮繫詔獄，欲掠問，躬仰天大呼，血從鼻耳出死。⑤石顯，漢濟南人，字君房，坐

法腐刑，爲中黃門。元帝立，爲中書令，貴幸傾朝。以殺蕭望之，衆甚不平。成帝卽位，遷長信中太僕，失權。

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，免官，徙歸故郡，道病死。⑥楊王孫，漢城固人，治黃老術。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

「吾欲裸葬，以返吾真。」子告其友祁侯，祁侯以書勸之。王孫報書，具言厚葬之無益。祁侯亦贊美。遂

裸葬。⑦朱雲，漢成帝時槐里令。餘見言語篇注。⑧列女傳：「潔婦者，魯秋胡子妻也。納之五日，

去而宦於陳。五年乃歸，未至家，見路旁婦人採桑，秋胡子悅之，下車謂曰：「力田不如逢豐年，力桑不

如見國卿。吾有金，願以與夫人。」婦人不願，秋胡子遂去。至家，母喚婦至，乃向採桑者也。婦曰：「子束

髮辭親，五年乃還，當馳驟疾至，今乃悅路旁婦人，而下子之裝，是亡母也不孝。好色淫佚，不義。妾不忍

見。」遂去，投河而死。」⑨公孫樓，田開疆，古冶子事景公，勇而無禮。晏子言於公，餽之二桃。公孫樓

田開疆曰：「吾勇不若子，功不逮子，取桃不讓，是貪也；然而不死，無勇也。」皆反其桃，契領而死。古治子曰：「二子死之，吾獨生，不仁。」亦契領而死。（見晏子春秋）

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，溺死，不得屍。娥年十四，沿江號哭，旬有七日，投江死。（見後漢書列女傳）

① 嵇康，三國魏銍人，字叔夜，拜中散大夫。好老莊，常修養性服食之事，著養生論。② 遺瑗，

字伯玉，春秋衛大夫，以賢稱於時。③ 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。孔子常各因其材以四者教人。

④ 六籍即六經。⑤ 梁書劉峻傳：「峻著辯命論曰：言而非命，有六蔽焉：靡顏膩理，哆囁齟齬，形之異也；朝秀辰終，龜鶴千歲，年之殊也；聞言如響，智昏菽麥，神之辨也。知三者定乎造化，榮辱之境，獨曰由人，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，其蔽一也。」

⑥ 宋書索虜傳：「永初三年，虜悉力攻滑台城，城東北崩壞。

王景度出奔，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，衆潰，抗節不降，爲虜所殺。」

⑦ 劉謂劉康祖。南朝宋文帝時，拜員外郎。孝武鎮歷陽，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。元嘉中，轉左軍將軍。文帝北侵，魏衆九萬騎，與康祖

相及。康祖僅八千人，無不一當百，魏軍死過半。康祖頸中矢死，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，面如生。卜謂卜

天與，南朝宋餘杭人，善射。元嘉中，爲廣威將軍。元凶劭之變，舊將皆望風屈謝，天與疾呼左右出戰，手

射劭，幾中之，後臂斷見殺。⑧ 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。南齊恩倖傳：「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

惠開。惠開罷益州，不得志，僧真事之愈謹。惠開曰：「我子弟異才，政是諱耳。」僧真憶其言，乃請事太

史通 品藻 一百二十一

祖。太祖頓新亭，賊突入東門，僧真與左右拒戰，賊退，除南台御史。僧真容貌言吐，雅有士風。」○王頰，字景文，通經曉兵法，有縱橫之志，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。諒潛有異志，文帝崩舉兵反，多頰計也。

○原注：「隋世皆以楊玄感爲「梟威」。玄感，素之子也，以父軍功位至柱國，拜郢州刺史。煬帝時，累官禮部尙書。後謀廢帝，立秦王浩。帝征遼東，遂舉兵反。及兵敗，自知不免，令弟積善抽刀斫殺之。」

○楊諒，隋文帝第五子，字德章，一名傑。開皇初，立爲漢王，出爲并州總管。太子勇廢，諒居常快快，陰有異謀。及蜀王秀以罪廢，諒愈不自安。文帝崩，遂發兵反，爲楊素擊敗，窮蹙而降，除名爲民，竟以幽死。

○子羽，澹台滅明字，春秋魯武城人，孔子弟子。行不由徑，非公事不謁邑宰，子游稱之。○宰我，卽宰予，字子我。孔門高弟，在言語科，仕齊爲臨菑大夫。

○後漢書劉永傳：「龐萌爲人遜順，甚見信愛。帝嘗稱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者，龐萌是也。」拜平狄將軍，擊董憲而萌反，帝大怒，與諸衆曰：「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，將軍得無笑其言乎？」」

○魏志張邈傳：「邈字孟卓，太祖袁紹皆與邈友。紹旣爲盟主，使太祖殺邈，太祖不聽，曰：「孟卓，親友也。」邈畏太祖終爲紹擊，己心不自安。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，說邈曰：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。」邈從之，遂以其衆迎昌布，據濮陽，二年，自爲其下

所殺。」○許劭，字子將，汝南人。少峻名節，好人倫，多所賞識。郭泰字林宗，太原人，性明知人，好獎訓士類。故天下言拔士者，咸稱許郭。○裴楷，字叔則，明悟有識量。少與王戎齊名。吏部郎闕，文帝問其

人於鍾會，會曰：「裴楷清通，王戎簡要，皆其選也。」（見晉書裴秀傳）王戎，字濬仲，神彩秀徹，裴楷目之曰：「戎眼爛爛，如巖下電。」

十二 書事

昔荀悅有云：『立典有五志焉：』一曰達道義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勳，五曰表賢能。干寶之釋五志也，體國經野之，言則書之，用兵征伐之，權則書之，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，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，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。於是採二家之所議，徵五志之所取，蓋記言之所網羅，書事之所總括，粗得於茲矣。然必謂故無遺恨，猶恐未盡者乎？今更廣以三科，用增前目。一曰敘沿革，二曰明罪惡，三曰旌怪異。何者？禮儀用舍，節文升降則書之，君臣邪僻，國家喪亂則書之，幽明感應，禍福萌兆則書之，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，則史氏所載，庶幾無闕，求諸筆削，何莫由斯？但自古作者，鮮能無病；苟書而不法，則何以示後？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：『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，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，

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；此其所蔽也。』又傅玄^①之貶班固也：『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，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，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；此其所失也。』尋班馬二史，咸擅一家，而各自彈射，遞相瘡痍。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爲難，可謂笑他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^②上智猶其若此，而况庸庸者哉！苟目前哲之指蹤，^③校後來之所失，若王沈孫盛之伍，伯起德棻之流，論王業則黨悖，逆而誣忠義，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，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；此其大較也。必伸以糺摘，窮其負累，雖擢髮^④而數，庸可盡邪？子曰：『於予，何誅於此？』數家見之矣。抑又聞之：怪力亂神，宣尼不語，而事鬼求福，墨生所信；故聖人於其間，若存若亡而已。若吞燕卵而商生^⑤，啓龍漿而周滅^⑥，厲壞門以禍晉^⑦，鬼謀社而亡曹^⑧，江使返璧於秦皇^⑨，圯橋授書於漢相^⑩；此則事關軍國，理涉興亡，有而書之，以彰靈驗，可也。而王隱何法盛之徒，所撰晉史，乃專訪州閭細事，委巷瑣言，聚而編之，目爲鬼神傳錄，其事非要，其言不經，異乎三史之所書，五經之所載。

也。范曄博採衆書，裁成漢典，觀其所取，頗有奇工。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，乃錄王喬^①、左慈^②、廩君^③、槃瓠^④，言唯迂誕，事多詭越，可謂美玉之瑕，白圭之玷。惜哉！無是可也！又自魏晉已降，著述多門，語林笑林，世說俗說^⑤，皆喜載調謔小辯，嗤鄙異聞，雖爲有識所譏，頗爲無知所說；而斯風一扇，國史多同。至如王思狂躁，起驅蠅^⑥而踐筆，畢卓沈酒，左持螯^⑦而右杯，劉邕榜吏以膳痴^⑧，齡石戲舅而傷贅^⑨，其事蕪穢，其辭猥雜，而歷代正史，持爲雅言。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，聞之者爲之撫掌，固異乎記功書過，彰善瘴惡者也。大抵近代史筆，敘事爲煩，權而論之，其尤甚者有四：夫祥瑞者，所以發揮盛德，幽贊明王；至如鳳皇來儀^⑩，嘉禾入獻^⑪，秦得若雉^⑫，魯獲如騶^⑬，求諸尙書春秋，上下數千載，其可得言者，蓋不過一二而已。爰及近古，則不然，凡祥瑞之出，非關理亂，蓋主上所惑，臣下相欺，故德彌少而瑞彌多，政逾劣而祥逾盛，是以桓靈^⑭受祉，比文景^⑮而爲豐，劉石^⑯應符，比曹馬^⑰而益倍，而史官徵其謬說，錄彼邪言，真僞莫分，是非無別，其煩一也。

當春秋之時，諸侯力爭，各擅雄伯，自相君臣；經書某使來聘，某君來朝者，蓋明和好所通。「盛」德所及；此皆國之大事，不可闕如。而自史漢已還，相承繼作，至於呼韓入侍，^①肅慎來庭，^②如此之流，書之可也；若乃藩王，岳牧朝會京師，必也書之本紀，則異乎春秋之義！夫臣謁其君，子覲其父，抑惟恆理，非復異聞，載之簡策，一何辭費？其煩二也。若乃百職遷除，千官黜免，其可以書名本紀者，蓋惟槐鼎^③而已。故西京撰史，唯編丞相大夫，東觀著書，止列司徒太尉；而近世自三公以下，一命已上，苟沾厚祿，莫不備書。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，或加其號而闕其位，或無其實而有其名，贊唱爲之口勞，題署由其力倦，具之史牘，夫何足觀？其煩三也。夫人之有傳也，蓋唯書其邑里而已；其有開國承家，世祿不墜，積仁累德，良弓^④無改項籍^⑤之先，世爲楚將；石建^⑥之後，廉謹相承；此則其事尤異，略書於傳可也。其失之者，則有父官令長，子秩郎丞，聲不著於一鄉，行無聞於十室，而乃敘其名，位一二無遺；此實家諜，非關國史。其煩四也。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，足驗積習

忘返，流宕不歸，乖作者之規模，違哲人之準的也！孔子曰：『吾黨之小子，狂簡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！』其斯之謂矣。亦有言或可記功，或可書，而紀闕其文，傳亡其事者。何則！始自太上，迄於中古，其間文籍，可得言焉。夫以仲尼之聖也，訪諸郟子，始聞少皞之官；叔向之賢也，詢彼國僑，載辨黃能之崇；或入元才子，因行父而獲傳；或五殺大夫，假趙良而見識；則知當時正史，流俗所行，若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之書，虞夏商周春秋，檮杌之記，其所缺略者多矣。既而汲冢所述，方五經而有殘；馬遷所書，比三傳而多別；裴松補陳壽之闕，謝綽拾沈約之遺，斯又言滿五車，事逾三篋者矣。夫記事之體，欲簡而且詳，疎而不漏，若煩則盡取，省則多捐，此乃忘折中之宜，失均平之理。惟夫博雅君子，知其利害者焉！

①傅玄，晉北地人，字休奕。御史中丞，遷太僕，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評斷得失，各爲區例，名爲傅子，爲內外中篇。②「笑他人」二語，見陸機豪士賦序。③高帝曰：「夫獵追殺獸兔者，狗也；而發

蹤指示狗處者，人也。」（見史記蕭相國世家）④擻髮，極言其多也。「須賈因門下人謝罪，范雎

曰：「汝罪有幾？」曰：「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，尙未足也。」見史記范雎傳：「有

媵氏之女名簡狄，吞馭卵而生契。」殷本紀：「簡狄爲帝嚳次妃。」馭，紫燕也。外傳鄭語：「宣王

之時，童謠曰：「檠弧箕服，實亡周國。」有夫婦鬻是器者。夏之衰，褒神化爲三龍王，請其檠，藏之，殷周

莫之發也。及厲王發之，檠流於庭，童妾遭之而孕，育而棄之。鬻弧服者取之，以逸於褒，是爲褒后。檠，

涎沫也。左傳：「成公十年，晉侯夢大厲，被髮及地，搏膺而踊，曰：殺余孫不義，余得請於帝矣。壞大

門，及寢門而入。公懼，入於室，又壞戶。公覺，召桑田巫，巫言如夢。公曰：何如？曰：不食新矣。」左傳哀

公七年：「初，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。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，且而戒其子曰：我死，爾聞

公孫彊爲政，必去之。及伯陽卽位，好田弋。曹鄙人公孫彊好弋，說之，因訪政事，有寵，使聽政。夢者之子

乃行，八年，宋滅曹。」漢書五行志：「秦始皇三十六年，鄭客從關東來，至華陰，望見素車白馬，從

華山上下，持璧與客曰：「爲我遺瀆池君，今年祖龍死。」忽不見。鄭客奉璧，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

湛璧也。」圯橋在今江蘇邳縣南。漢張良遇黃石公於圯上，受太公兵法。此處所云漢相，卽張良

也。史記留侯世家紀其事甚詳。見採撰篇。後漢南蠻傳：「巴郡南郡蠻，本有

五姓，未君長。乃共令各乘土船，約能浮者當以爲君。餘姓悉沈，唯務相獨浮，因共立之，是爲廩君。廩君

死，魄魂世爲白虎。」後漢南蠻傳：「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，妻以

史通書事 一百二十九

少女時有畜狗，名曰槃瓠，下令之後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，乃吳將軍首也。帝不得已，以女配槃瓠，槃

瓠負而走，入南山止石室中，生子六男六女，因自相夫婦，其後滋蔓，號曰蠻夷。⑤隋書經籍志：「俗

說三卷，沈約撰。」⑥魏志梁習傳注：「魏略云：王思性急，嘗執筆作書，蠅集筆端，驅去復來，思恚怒，

自起驅蠅，不能得，還取筆擲地，踏壞之。」⑦晉書畢卓傳：「卓字茂世，嘗謂人曰：得滿數百斛船，四

時甘味置兩頭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」⑧宋書劉穆之傳：「穆之

之孫邕，嗜食瘡痂，以為味似鮫魚。嘗詣孟靈休，靈休瘡痂落牀上，取食之。靈休大驚，答曰：「性之所嗜。」

靈休瘡痂未落者，悉褫取以飼邕，遂舉體流血。南康國吏二百許人，不問有罪無罪，遞互與鞭，鞭瘡痂，

常以給膳。」⑨南史朱齡石傳：「齡石字伯兒，少好武，不事崖檢。舅淮南蔣氏，才劣，齡石使舅臥聽

事，剪紙方寸，帖著舅枕，以刀懸擲之，相去八九尺，百擲百中，舅畏齡石，終不敢動。舅頭有大瘤，齡石伺

舅眠，密割之，即死。」⑩鳳凰來儀，瑞應也。書云：「蕭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」言來舞而有容儀也。⑪

書序：「唐叔得禾，異畝同穎，獻之天子，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，作歸禾。周公既得命禾，旅天子之命，作

嘉禾。」⑫史記封禪書：「秦文公獲若石云，於陳倉北阪城祠之。其神來也常以夜，則若雄雞其聲

殷云，野雞夜鳴，以一牢祠，號曰陳寶。」⑬公羊傳：「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獲麟。執狩之薪采者也。薪

采者則微者也。曷為以狩言之？大之也。麟者，仁獸也，有王者則至，無王者則不至。有以告者曰：有麇而

角者，孔子曰：孰爲來哉？孰爲來哉？反袂拭面，涕沾袍。」
④桓靈，東漢二帝。
⑤文景，西漢二帝。
⑥

劉石，劉淵石勒也。
⑦曹馬，曹丕司馬炎也。
⑧漢書宣帝紀：「甘露二年，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

塞；三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郊泰畤，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，贊謁稱藩臣而不名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

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，咸稱萬歲。」
⑨史記孔子世家：「武王克商，通道九夷八蠻，肅慎貢楛

矢石砮，長尺有咫。」又晉書文帝紀：「肅慎來獻石砮貂皮等，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。」又晉書武帝

紀：「咸寧五年，肅慎來獻楛矢石砮。」
⑩後漢書：「王梁孫咸名應圖錄，越登槐鼎之任。」謂爲三

公也。
⑪良弓，乃善於製弓者。禮云：「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。」
⑫項籍，秦末下相人，字羽。與叔父梁

起兵於吳中；梁敗死，籍將其軍，破秦兵，自立爲西楚霸王，與漢高爭衡，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，

敗死。
⑬石建，漢奮長子。建元時，竇太后重奮家躬行，以建爲郎中令。建老白首，奮尙無恙。每洗沐歸

謁，猶親澣中冓廁牕。奮卒，建哭，哀思歲餘亦死。奮子孫皆孝，以建爲最。
⑭國僑，卽公孫僑。
⑮一作

黃熊之崇。晉語：「鄭簡公孫成子來聘，平公有疾，韓宣子贊授客館。客問君疾，對曰：「今夢黃熊入於

寢門，人殺乎？抑厲鬼耶？」
⑯子產曰：「昔者鯀違帝命，殛之於羽山，化爲黃熊，以入於羽淵，實爲夏郊。

三代舉之，今周室少卑，晉實繼之，其或黃熊者，未奉夏郊耶？」
⑰左傳：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伯翳，

仲堪，叔獻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。」
⑱行父，季孫行父也，卽季文子。春秋魯

大夫，歷相宣，成，襄三君，卒謚文。⑤五穀大夫，謂百里奚也。奚為楚人所執，穆公以五穀羊皮贖之，授

之國政。故號五穀大夫。⑥趙良見史記商君列傳。⑦三墳，伏犧，神農，黃帝之書。五典，少昊，顓頊，高

辛，唐虞之書。八索，古書名，八卦之說也。九丘，古書名，九州之志，謂之九丘。⑧隋志：『宋拾遺十卷，梁

少府卿謝綽撰。』

十三 摸擬

夫述者相効，自古而然，故列禦寇之言理也，則憑李叟；揚子雲之草玄也，全師孔公；符朗則比跡於莊周，范曄則參蹤於賈誼；况史臣注記，其言浩博，若不仰範前哲，何以貽厥後來？蓋摸擬之體，厥途有二：一曰，貌同而心異，二曰，貌異而心同。何以言之？蓋古者列國命官，卿與大夫爲別，必於國史所記，則卿亦呼爲大夫，此春秋之例也。當秦有天下，地廣殷周，變諸侯爲帝王，目宰輔爲丞相，而譙周撰古史考，思欲擯抑馬記，師放孔經，其書李斯之棄市也，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，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擬春秋，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當春秋之世，列國甚多，每書他邦，皆顯其號，至於魯國，直云『我』而已。如金行，握紀，海內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無彼此之異，而干寶撰晉紀，至天

子之葬，必云葬我某皇帝；且無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擬春秋，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狄滅二國，君死城屠；齊桓行霸，興亡繼絕。左傳云：『邢遷如歸，衛國忘亡。』言上下安堵，不失舊物也。如孫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晉師是討，後予相怨，而干寶晉紀云：『吳國既滅，江外忘亡。』豈江外安典，午之善政，同歸命之未滅乎？以此而擬左氏，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春秋諸國，皆用夏正，魯以行天子禮樂，故獨用周家正朔；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，年則魯君之年，月則周王之月。如曹馬受命，躬爲帝王，非是以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歷，而孫盛魏晉二陽秋，每書年首，必云『某年春帝正月。』夫年既編帝紀，而月又列帝名，以此而擬春秋，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五始所作，是曰春秋，三傳並興，各釋經義。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。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，勢使之然，非史體也。如吳均齊春秋，每書災變亦曰：『何以書記異也。』夫事無他議，言從己出，輒自問而自答者，豈是敘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擬公羊，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

字，至傳內有呼字處，則於傳首不詳。如漢書李陵傳稱：『隴西任立政，』陵字立政，^⑤曰：『少公，歸易耳。』夫上不言『立政』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：『少公』者，此省文，從可知也。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^⑥傳首云：『伊婁穆字奴干。』既而續云：『太祖字之曰：奴干，作儀同面向我也。』夫上書其字，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，文去重複者邪？以此而擬漢書，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。昔家語有云：『蒼梧人^⑦娶妻而美，以讓其兄，雖爲讓，非讓道也。』又揚子法言曰：『士有姓孔字仲尼，^⑧其文是也，其質非也。』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，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？蓋語曰：世異，則事異，事異則備異，必以先王之道，持今世之人，此韓子^⑨所以著五蠹之篇，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。世之述者，銳志於奇，喜編次古文，撰敘今事，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，三史重出，多見其無識者矣！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；何則？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，鎔鑄之象物，以此而似也。其所以爲似者，取其道術相會，義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猶孔父賤爲匹夫，栖皇^⑩放逐，而能祖述

堯舜憲章文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處南面之尊，然後謂之連類者哉？蓋左氏之書，敘事之最，自晉已降，景慕者多，爲類效顰。彌益其醜。然求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蓋君父見害，臣子所恥，義當略說，不忍斥言。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，而云彭生乘公，公薨於車，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，而云晉人見者多哭，賊懼，帝崩。以此而擬左氏，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夫當時所記或未盡，則先舉其始，後詳其末，前後相會，隔越取同。若左氏成七年，鄭獲楚鍾儀，以獻晉，至九年，晉歸鍾儀於楚，以求平，其類是也。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，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，江湛僵仆，於是始與劭有隙，其後三年，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，以此而擬左氏，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凡列姓名，罕兼其字，苟前後互舉，則觀者自知。如左傳上言羊斟，則下曰叔牂；前稱子產，則次見國僑，其類是也。至裴子野宋略亦然。何者？上書桓玄，則下云敬道；後敘殷鐵，則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擬左氏，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，苟非煩詞積句，但是往復唯諾而已，則

連續而說，去其對曰問曰等字，如裴子野宋略云：『李孝伯』問張暢：『卿何姓？』曰：『姓張。』『張長史乎！』以此而擬左氏論語，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善人君子，功業不書，見於應對，附彰其美；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，熊率且比曰：『季梁在，何益？』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：中原可圖矣。桓溫曰：『慕容恪在其憂方大。』以此而擬左氏，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夫將敘其事，必預張其本，彌縫混說，無取睠言；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，昭子曰：『子叔其將死乎？』秋，八月，叔輒卒。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，占者曰：『其爲幽州乎？』秋，七月，拜爲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擬左氏，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蓋文雖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禮也。至如敘晉敗於邲，先濟者賞，而云：『上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』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，而但曰舟指可掬，則讀者自覩其事矣。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：『夜半方歸，槩血滿袖。』夫不言奮槩深入，擊刺甚多，而但稱『槩血滿袖』，

則聞者亦知其義矣。以此而擬左氏，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。大抵作者自魏已前，多効三史；從晉已降，喜學五經。夫史才文淺而易摸，經文意深而難擬，既難易有別，故得失亦殊。蓋貌異而心同者，摸擬之上也；貌同而心異者，摸擬之下也；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，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？蓋鑑識不明，嗜愛多僻，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，有葉公好龍^①之喻也！袁山松^②云：『書之爲難也有五：煩而不整，一難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難也；書不實錄，三難也；賞罰不中，四難也；文不勝質，五難也。』夫擬古而不類，此乃難之極者，何爲獨闕其目乎？嗚呼！自子長以還，似皆未睹斯義；後來明達，其鑒之哉！

①李叟，卽老子，李其氏也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，故亦稱老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所著書亦名老子。②

太玄經，漢揚雄撰，晉范望注，十卷。雄作法言擬論語，此書則擬易。③孔公卽孔子。④符朗，晉書作

符朗，字元達，堅之從兄子也。幼懷遠操，不屑時榮，著苻子二十卷，亦老莊之流也。⑤莊周，戰國蒙人，

嘗爲漆園吏。其學無所不窺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萬餘言，大率皆寓言也。楚威王聞

其賢，迎以爲相，辭不就。④范曄與諸甥姪書云：「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，

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。」⑤駱賓王曰：「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，質殊聲合者魚形出

而吳石鳴。」⑥譙周，三國廣安人，字允南，仕蜀漢爲光祿大夫，陳降魏之策。晉室踐祚，累加優遇。泰

始六年卒。撰定法訓，五經論，古史考之屬，百餘篇。⑦李斯，秦始皇之相，本楚上蔡人。從荀卿學帝王

術，西仕於秦。始皇既定天下，斯爲丞相，定郡縣制，下禁書令，變蒼頡籀文爲小篆。二世時，趙高誣斯子

李田與盜通，腰斬咸陽市。⑧金行謂晉朝。⑨左傳閔公二年言「衛國忘亡」，爲齊桓存衛加贊也。」

今晉乃滅吳，與存亡國異道，而干寶乃套用其文。故史通駁之。⑩夏代以寅月爲歲首，是爲夏正。

⑪春秋傳：「元年春，王周正月。」杜注云：「言周以別夏殷也。」⑫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，今所

傳王氏元經，起晉惠帝太熙元年，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。⑬李陵傳：「昭帝立，大將軍霍光，左將軍

上官桀，素與陵善，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，立政曰：咄！少卿良苦。霍子孟，上官少叔謝女請

少卿來歸故鄉。陵字立政曰：少公歸易耳，恐再辱，奈何。」⑭周書伊婁穆傳：「伊婁穆，字奴干，弱冠

爲太祖內親信，嘗入白事，太祖望見悅之，字之曰云云。於是拜車騎大將軍，儀同三司。⑮此事俗本

史通並作謝承家語。謝承，三國吳人，吳志無傳。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，更無別著家語一書。及得映

鈔古本史通核之，原無謝承二字。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。蒼梧人，家語作蒼梧橈。⑯見法

言吾子篇。①韓子，即韓非子。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名韓非者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本於黃老。與李

斯並事荀卿，斯自以為不如。後使於秦，為李斯所讒，仰藥死。嘗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儲、說難等五十五篇，

十餘萬言。②栖皇，急迫之貌，亦作栖惶。③韓非子曰：『連類比物，』其意蓋謂因人因事而並舉

其同類也。④效顰，言人之不善學也，顰同贖。莊子：『西子病心而贖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，歸亦捧

心而效其顰。』⑤鍾儀，春秋楚鄖公為鄭所獲，獻諸晉。景公見於軍府，問曰：南冠而縶者，誰也？曰：楚

囚也。問其族，曰：泠人先父之職官也。與之琴，操南音，曰：君王如何？曰：其為太子也。師保奉之以朝於嬰

齊而夕於側也。不知其他！范文子曰：楚囚，君子也。言稱先職，不背本也。樂操土風，不忘舊也。稱太子，抑

無私也。名其二卿，尊君也。不背本，仁也。不忘舊，信也。無私，忠也。尊君，敏也。有此四德，雖大必濟。重為之

禮，使歸求成。⑥平，即成也，和好之謂也。⑦太子劭，南朝宋文帝長子，字休遠。六歲立為皇太子，年

十二，出居東宮。後行弑逆，即偽位，改元太初。孝武帝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並舉義兵，禽斬之。史稱

『元凶。』⑧『徐湛』二字疑衍。⑨江湛，字徽淵，元嘉中，仕至吏部尚書。死於元凶劭之難，孝武

初，追諡『忠簡。』⑩羊斟，春秋宋人。鄭伐宋，宋華元樂呂禦之。斟為華元禦，華元殺羊食士，而不及

斟。將戰，斟曰：『疇昔之羊，子為政，今日之御，我為政。』與入鄭師，遂敗，華元被獲。後元歸，斟奔魯。⑪

子產，公孫僑字，春秋鄭大夫，柄國四十餘年，晉楚不能加兵。⑫桓玄，字敬道，一名靈寶，晉時人。初補

義興太守，棄官歸荆楚，旋爲江州刺史。隆安中，西平荆雍，加都督荆江八州軍事，荆江二州刺史，樹用腹心，兵馬日盛。會稽王世子元顯，奉詔討玄。玄舉兵反，入建康，自以太尉總百揆，殺元顯等。尋諷安帝禪位，稱帝改元。劉裕、劉毅等討之，玄敗，被誅。

①宋書劉湛傳：「湛與殷景仁素款，及俱被時遇，猜隙漸生。湛黨劉敬文，父成，未悟其機，詣景仁求郡。敬文遽往謝，湛曰：『老父悖老，遂就殷鐵干祿。』景仁，長平人，爲武帝太尉參軍，歷黃門侍郎。文帝初，遷侍中，與王華等以風力局幹，冠冕一時，凡朝政大小，必密函問之。累遷尚書僕射，後拜揚州刺史。卒諡『文成。』

②李孝伯，曾子。後魏太武帝徵爲中散，轉侍郎，光祿大夫，委以軍國機密，甚見親寵。以功進爵宣城公，官終秦州刺史。卒諡『文昭。』

③張暢，字少微，南朝宋人。歷官沛郡太守。元嘉中，魏太武南侵，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，暢執不可而止。累官吏部尚書，封夷道縣侯，卒諡『宣。』

④張長史乎？蓋魏太武南侵時，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。

⑤楚武王，春秋楚若敖孫，名熊通。

⑥熊率且比，楚大夫。

⑦季梁，隨賢臣。

⑧蕭方等，梁元帝長子，字實相。善騎射，尤長巧思。武帝欲見諸王長子，元帝遣方等人侍，行至繇水，值侯景亂，乃配步騎一萬，使援京都。賊每來攻，方等必身當矢石，宮城陷，方等歸荊州，收集士馬，甚得衆和。後乞征河東王拜都督，軍敗溺死，諡『忠壯。』

⑨有三十國春秋，靜住子。又嘗注范曄後漢書，未就。

⑩慕容儁，前燕、前秦二子，字宣英，小字賀賴跋。魏死，嗣位，尋稱帝，都鄴，立子暉爲太子，在位十一年卒，諡景昭皇帝，廟

號烈祖，年號燕元，元璽，光壽。桓温，字元子，尚南康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明帝時，爲安西將軍，荊州

刺史，進位征西大將軍，後封南郡公，加大司馬。欲立功河朔，還受九錫。及征燕，敗於枋頭，乃廢帝奕而

立簡文帝，以不得受禪，甚忿怨。會簡文帝崩，入朝，赴山陵，遇疾卒。慕容恪，字玄恭，皝之第四子也。

皝將終，謂雋曰：「恪智勇俱濟，汝其委之。」及雋嗣位，封太原王。初建鄴，聞雋死，曰：「中原可圖也。」

桓温曰：「慕容恪尚存，所憂方大也。」叔輒，叔弓之子伯張。昭子，豹之庶子叔孫婁也。

按北齊張亮傳，亮字伯德，拜太中大夫。薛琡嘗夢亮云云。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。高季式，字

子通，仕魏，累官侍中，冀州大中正，授都督，以功加儀同三司。天保初，封乘氏縣子，卒諡恭穆。北齊帝紀：

「爾朱兆等同會鄴，挾洹水而軍。神武乃於韓陵爲圓陣，合戰，大敗之。高季式以七騎追奔，度野馬岡，

與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見，哭曰：「喪吾弟矣。」夜久，季式還，血滿袖。」莊子逸篇：「子張見魯哀公，

不禮而去，曰：君之好士也，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。屋室雕文，盡寫以龍，於是天龍下之，窺頭於牖，拖尾

於堂。葉公見之，失其魂魄。是葉公非好龍也，好夫似龍而非龍也。」袁山松，一稱崧，博學能文，著

後漢書百篇。歷官吳郡太守。孫恩之亂，山松守滬瀆城，城陷被殺。

十四 因習

蓋聞三王各異禮，五帝不同樂，故傳稱因俗，易貴隨時。况史書者，記事之言耳！夫事有貿遷^①而言無變革，此所謂膠柱而調瑟^②，刻船以求劍^③也。古者諸侯曰薨，卿大夫曰卒，故左氏傳稱楚鄧曼^④曰：『王薨於行，國之福也；』^⑤又鄭子產曰：『文襄之伯君薨，大夫弔；』^⑥卽其證也。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，而諸國皆卒，魯獨稱薨者，此略外別內之旨也。馬遷史記：西伯已下，與諸列國王侯，凡有薨者同加卒稱；此豈略外別內邪？何貶薨而書卒也？蓋著魯史者，不謂其邦爲魯國，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；如史記者事總古今，勢無主客，故言及漢祖，多爲漢王，斯亦未爲累也。班氏旣分裂史記，定名漢書，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，皆不除沛漢之字。凡有異方降款者，以歸漢爲文。肇自班書，首爲此失；迄於仲豫，仍

踵厥非，積習相傳，曾無先覺者矣。又史記陳涉，^⑦世家稱其子孫至今皿食；漢書復有涉傳，乃具載遷文案。遷之言今，實孝武之世也；固之言今，當孝明之世也；事出百年，語同一理，卽如是，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？斯必不然。漢書又云：『嚴君平^⑧既卒，蜀人至今稱之。』皇甫謐全錄斯語，載於高士傳。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，至今之說，豈可同云？夫班之習馬，其非既如彼；謐之承固，其失又如此。迷而不悟，奚其甚乎？何法盛中興書，劉隗^⑨錄稱其議獄事，具刑法志，依檢志內，了無其說，既而臧氏^⑩晉書，梁朝通史，於大連之傳，並有斯言，志亦無文，傳仍虛述。此又不精之咎，同於玄晏也。尋班馬之爲列傳，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，尤相似者，則共歸一稱，若刺客，日者，儒林，循吏是也。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，列姓名於卷中，而猶於列傳之下，注爲列女高隱等目；苟姓名既書，題目又顯，是則鄧禹^⑪寇恂^⑫之首，當署爲公輔者矣；岑彭^⑬吳漢^⑭之前，當標爲將帥者矣。觸類而長，實繁其徒，何止列女，孝子高隱，獨行而已？魏收著書，標榜南國，桓劉諸族，咸曰島夷，是

則自江而東，盡爲卉服^⑤之地。至於劉昶^⑥、沈文秀^⑦等傳，敘其爵里，則不異諸華；豈有君臣共國，父子同姓，闔閭^⑧季札^⑨，便致土風之殊；孫策^⑩、虞翻^⑪，乃成夷夏之隔？求諸往例，所未聞也！當晉宅江淮，實膺正朔，嫉彼羣雄，稱爲僭盜；故阮氏^⑫七錄以田、范、裴、段諸記^⑬、劉、石、苻、姚等書^⑭，別剏一名，題爲僞史。及隋氏受命，海內爲家，國靡愛憎，人無彼我；而世有撰《隋書經籍志》者，其流別羣書，還依阮錄。案國之有僞，其來尙矣：如杜宇^⑮作帝，勾踐^⑯稱王，孫權^⑰建鼎峙之業，蕭督^⑱爲附庸之主；而揚雄撰《蜀紀》^⑲、子貢^⑳著《越絕》^㉑、虞裁《江表傳》^㉒、蔡述《後梁史》^㉓，考斯衆作，咸是僞書，自可類聚相從，合成一部，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？夫王室將崩，霸圖云構，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。若乃韋耿^㉔謀誅曹武^㉕、欽^㉖誕^㉗問罪馬文^㉘，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；此乃迫於當世，難以直言。至如荀濟^㉙、元瑾^㉚、蘭摧於孝靖^㉛之末，王謙^㉜、尉迴^㉝、玉折於宇文之季，而李^㉞刊齊史^㉟、顏^㊱述隋篇^㊲，時無偏畏，事須矯枉，而皆仍舊不改，謂數君爲叛逆，書事如此，褒

貶何施？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，遂盜葛龔^④所作而進之，既具錄他文，不知改易名姓；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，宜去葛龔。及邯鄲氏撰笑林^⑤載之以為口實。嗟乎！歷觀自古，此類尤多，其有宜去而不去者，豈直葛龔而已？何事於斯，獨致解頤之誚也！凡為史者，苟能識事詳審，措辭精密，舉一隅以三隅^⑥反，告諸往而知諸來，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！

① 質遷，即變易也。② 膠柱調瑟，喻拘泥不能變通也。史記：「王以名使括，若膠柱而鼓瑟耳。」括，趙

括也。柱，瑟上之雁足，自由移易以調絃之緩急者。③ 刻船求劍，喻固執也。呂氏春秋：「楚人有涉江

者，其劍自舟中墜於水，遽刻其舟曰：『是吾劍所從墜也。』舟止，從其所刻處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，而

劍不行，求劍若此，不亦惑乎？」④ 鄧曼，春秋楚武王夫人。屈瑕伐羅，鄧曼知其必敗。武王伐隨，心蕩，

鄧曼歎曰：『王祿盡矣，盈而蕩，天之道也。』王果卒於櫛木之下。君子謂鄧曼知天道。⑤ 見左傳莊公

四年。⑥ 見左傳昭公三年。⑦ 陳涉，即陳勝，涉其字也。⑧ 嚴君平，漢蜀人，名遵。以字行，卜筮於成

都市，每依著龜與人言利害，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，讀老子。揚雄少從之學，益州牧李

強欲畀以從事，既相見，不敢言。年九十餘卒。所著老子指歸，已佚，今所傳之道德指歸論，曹學佺疑為

贖託。⑨劉隗，晉彭城人，字大連，少有文翰。避亂渡江，元帝以爲從事中郎，遷丞相司直，後拜御史中丞，又都督青、徐、幽、平四州軍事，鎮泗口。王敦以討隗爲名，作亂，克石頭，隗攻之，不拔，辭帝至淮陰，爲劉遐所襲，奔於石勒，官從事中郎，卒。⑩臧氏，卽臧榮緒也。⑪鄧禹，東漢新野人，字仲華，幼與光武相親，光武定河北，常與定計議，以前將軍持節入關，名震關西，拜大司徒，雲臺二十八將，禹其首也。⑫寇恂，東漢昌平人，經明行修，爲世所重。光武定河內，拜河內太守，後爲潁川汝南守，修學校，教生徒，教化大行。後潁川盜起，恂從帝出征，賊平，百姓遮道曰：「願復借寇君一年。」乃留鎮撫之。⑬岑彭，東漢棘陽人，初附更始，後從光武平河北，拜廷尉，行大將軍事，以功封舞陽侯。與吳漢圍隗囂，彭奉勅長驅入蜀，公孫述驚以爲神，旋爲蜀刺客所殺。⑭吳漢，後漢南陽宛人，字子顏，家貧，給事縣爲亭長。王莽末，亡命至漁陽，以販馬自業。後歸光武，拜偏將軍，勇鷙有智謀，諸將鮮能及者。伐蜀，與公孫述戰，八戰八克。又北擊匈奴，位至大司馬，封廣平侯，卒諡忠。⑮卉服，以草爲衣也。書：「島夷卉服。」島夷者，海島之夷也。⑯劉昶，南朝宋文帝九子，字休道，封義陽王，位徐州刺史。前廢帝卽位，疑昶有異志，昶間行歸魏，三尚公主，爲駙馬都尉，封丹陽，後拜大將軍，開府鎮徐州，卒諡「明」。⑰沈文秀，字仲遠，仕宋爲青州刺史。後又仕魏，除懷州刺史，守清貧而政寬，不能禁止盜賊。大興水田，公私有利。卒於官。按文秀、劉昶二人，皆出奔仕魏者，魏書島夷其君父，而邑里其子臣，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。⑱闔閭，

一作闔廬，名光。王僚既立，光以己當陰納賢士，使專諸刺殺王僚而自立。用楚亡臣伍子胥之言，伐楚，大敗之，威振中國。後與越王句踐戰，敗於檣李，傷指卒。

季札，春秋吳壽夢少子。壽夢見季札賢，欲立之，卒不受，封於延陵，故號延陵季子。按史記，吳大伯十九世至壽夢，壽夢四子：長諸樊，季季札，諸樊

子光是爲闔閭，於季札爲子行也。

孫策，三國吳主，孫權之兄，字伯符。父堅戰死，策收其餘兵，定江東之地。後出獵，爲怨家所射，創甚而卒。權稱帝，追諡長沙桓王。

虞翻，三國吳餘姚人，字仲翔。爲孫策功曹，出爲富春長。孫權以爲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悅，多見謗毀，坐徙丹陽涇縣。後又以酒失

從交州，十餘年卒。翻精於易，有易注，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註。

阮氏，阮孝緒也。梁尉氏人，字士宗。天監初，御史中丞。大同初卒。門徒追論德行，謚文貞處士。有七錄削繁等百八十一卷。

隋經籍志史志：「趙書十卷，一曰二石集，僞燕太傅田融撰。燕書二十卷，僞燕尚書范亨撰。秦記十卷，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。涼記十卷，僞涼著作郎段龜龍撰。」

前趙起劉淵，後趙起石勒，前秦起苻洪，後秦起

姚弋仲。華陽國志：「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務時，朱提有梁氏女，杜宇納以爲妃，自號曰望帝，更名蒲

卑。」句踐，春秋時越王。父允常，爲闔閭所敗，句踐遂敗闔閭而雪其辱。闔閭子夫差復報越，困句

踐於會稽，句踐靖和。後又滅吳，渡淮水，會諸侯，受方伯之命，橫行江淮間，名震中國。

孫權，三國吳開國之帝，字仲謀。兄策死，承其後，據有江東，破曹操於赤壁。西和蜀漢，北當強魏，遂成三分之業。稱帝

於建業，國號吳，卒諡大皇帝。

①蕭譽，北周統三子，字理孫。善屬文，長佛義。大通中，封岳陽王，爲東陽

州刺史。其後宇文泰立譽爲梁王，居江陵東城，年號大定。在位八載卒，諡宣，廟號中宗。

②隋書經籍

志：「蜀王本紀一卷，揚雄撰。」

③子貢，端木賜之字也。春秋衛人，孔子弟子。

④隋書經籍志：「越

絕書十六卷，子貢撰。」據越絕本事絕，謂句踐時也。貴其內能自約，外能絕人也。吳越賢者所作。

晉書：「虞溥，字允源，鄱陽內史，撰江表傳。」

⑤唐書：「蔡允恭，仕隋爲起居舍人，著後梁春秋十卷。」

⑥韋耿，韋晃耿紀也。韋晃，後漢獻帝時官丞相司直，時曹操柄國，晃乃發憤與金禕耿紀等起兵，欲

挾天子誅操，事敗，夷三族。耿紀，少有美名，辟公府，曹操甚敬異之，遷少府。後以操將篡漢，與太醫令吉

平等謀起兵誅操，不克，夷三族。

⑦曹武，卽魏武帝曹操也。

⑧欽誕，文欽諸葛誕也。文欽，汴人。仕魏

爲揚州刺史，前將軍。與毋丘儉矯太后詔，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，舉兵反。大將軍統兵討破之，欽亡入

吳，吳以欽爲鎮北將軍。

⑨諸葛誕，字公休。景王東征，使誕督軍向壽春。欽之破也，誕累見夷滅，懼不

自安，遂反。吳人與文欽來應，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。欽與誕有隙，誕殺欽，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。誕

麾下不降，皆曰：「爲諸葛公死不恨。」

⑩馬文，卽司馬文王也。

⑪荀濟，其先潁川人，世居江左，字

子通。初與梁武帝爲布衣交，尋奔魏。以謀誅高澄，爲澄所殺。百藥齊書有傳。

⑫百藥齊書文襄紀：

「尙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，事發伏誅。」

⑬孝靖，東魏孝靖

帝也。④師古隋高祖紀：「相州總管尉遲迥，自以重臣宿將，志不能平，遂舉兵東夏。高祖命韋孝

寬討破迥，傳首闕下，初迥之亂也，上柱國王謙為益州總管，見幼主在位，政由高祖，遂起巴蜀之衆，以

匡復為辭，進屯劍閣，陷始州，命梁睿討平之。」按周書，王謙字勅萬，尉遲迥，字薄居羅。⑤李即李百

藥也。⑥顏即顏師古也。⑦後漢文苑傳：「葛龔，字元甫，以善文記知名。」⑧隋經籍志：「笑林

三卷，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。」⑨論語：「舉一隅，不以三隅反。」

十五 言語

蓋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，』則知飾詞專對，古之所重也。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樸略，言語難曉，訓釋方通，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。考文則詞艱而義釋；若尚書載伊尹①之訓，臯陶②之謨，洛誥③，康誥④，牧誓⑤，秦誓是也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；大夫行人，尤重詞命，語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；若春秋載呂相⑥絕秦⑦，子產獻捷⑧，臧孫⑨諫君納鼎，魏絳⑩對戮楊干⑪是也。戰國虎爭，馳說雲湧，人持弄丸⑫之辯，家挾飛鉗⑬之術；劇談者以譎誑爲宗，利口者以寓言爲主；若史記載蘇秦⑭合從，張儀⑮連橫，范雎⑯反間以相秦，魯連⑰解紛而全趙是也。逮漢魏已降，周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時無專對；運籌畫策，自具於章表，獻可替否，總歸於筆札；宰我子貢之道不行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。假有忠

言切諫，答戲解嘲，其可稱者，若朱雲折檻^④以抗憤，張綱埋輪^⑤而獻直。秦宓^⑥之酬吳客，王融^⑦之答虜使，此之小辯，曾何足云。是以歷選載言，布諸方冊，自漢已下，無足觀焉。尋夫戰國已前，其言皆可諷詠，非但筆削所致，良由體質素美，何以覈諸！至如鶉賁^⑧，鸚鵡^⑨，童豎之謠也，山木^⑩，輔車^⑪，時俗之諺也，蟠腹棄甲^⑫，城者之謳也，原田是謀^⑬，輿人之誦也。斯皆芻詞鄙句，猶能溫潤若此，况乎束帶立朝之士，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？則知時人出言，史官入記，雖有討論潤色，終不失其梗概者也。夫三傳之說，既不習於尙書，兩漢之詞，又多違於戰策，足以驗毗俗之遞改，知歲時之不同。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，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，方復追効昔人，示其稽古；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，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；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，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，而僞修混沌^⑭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純，真僞由其相亂。故裴少期^⑮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^⑯，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，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。然自咸洛不守，龜鼎南遷，江

左爲禮樂之鄉，金陵實圖書之府，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，言喜風流，顛沛造次，不
忘經籍。而史臣修飾，無所費功。其於中國，則不然。何者？於斯時也，先王桑梓，剪
爲蠻貊，被髮左衽，充物神州，其中辯若駒支，學如鄰子，有時而遇，不可多得。而彥
鸞修僞國諸史，收弘撰魏周二書，必諱彼夷音，變成華語，等楊由之聽雀，如介
葛之聞牛，斯亦可矣。而於其間，則有妄益文采，虛加風物，援引詩書，憲章史漢，
遂使沮渠乞伏，儒雅比於元封，拓跋宇文，德音同於正始，華而失實，過莫大
焉！唯王宋著書，敘元高時事，抗詞正筆，務存直道，方言世語，由此畢彰。而今之學
者，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，語傷淺俗；夫本質如此，而推過史臣，猶鑑者見媼姆，
多媿，而歸罪於明鏡也。又世之議者，咸以北朝衆作，周史爲工，蓋賞其記言之體，
多同於古故也。夫以枉飾虛言，都捐實事，便號以良直，師其模楷，是則董狐南史，
舉目可求，班固華嶠，比肩皆是者矣。近有燉煌，張太素，中山，郎餘令，並稱述者，
自負史才，郎著孝德傳，張著隋後略。凡所撰今語，皆依倣舊辭，若選言可以効古

而書，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，料其所棄，可勝紀哉！蓋江芊○罵商臣曰：『呼！役夫，宜君王廢汝而立職。』漢王怒酈生○曰：『豎儒幾敗乃公事！』單固○謂楊康○曰：『老奴！汝死自其分！』樂廣○歎衛玠○曰：『誰家生得寧馨兒！』斯並當時侮嫚之詞，流俗鄙俚之說，必播以屑吻，傳諸諷誦，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，不失清雅，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樸者何哉？蓋楚漢世隔，事已成古，魏晉年近，言猶類今；已古者卽謂其文，猶今者乃驚其質。夫天地長久，風俗無恆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；而作者皆怯書今語，勇効昔言，不其惑乎？苟記言則約附五經，載語則依憑三史，是春秋之俗，戰國之風，亘兩儀○而並存，經千載其如一，奚以今來古往，質文之屢變者哉？蓋善爲政者，不擇人而理，故俗無精麤，咸被其化；工爲史者，不選事而書，故言無美惡，盡傳於後。若事皆不謬，言必近真，庶幾可與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？

○伊尹，商之賢相，名摯。初耕於莘野，湯三聘始往，相湯，伐桀，遂王天下，湯尊之爲「阿衡」。湯崩，其孫

太甲無道，伊尹放之於桐宮。三年，太甲悔過，復歸於亳。①皐陶，一作咎繇，舜命作士，明五刑，弼五教。

②洛誥，尚書篇名。

③康誥，尚書篇名。

④牧誓，尚書篇名。

⑤呂相，春秋時晉人呂錡之子。

⑥

左傳：「晉侯使呂相絕秦。」（事在成公十三年。）蓋十一年時，秦晉盟於令狐，秦桓公歸而叛盟，故

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也。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：「鄭子展子產伐陳，遂入之，子產獻捷於

晉。」獻捷者，戰勝而上其所獲之俘虜也。⑧宋華督弑殤公，以郕大鼎賂魯，桓公取之，納於太廟。臧

孫達諫之，不從。周內史聞之，曰：「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？君違，不忘諫之以德。」事在左傳魯桓公二

年。臧孫達，魯之大夫，卒諡「哀伯。」⑨魏絳，春秋晉人，仕爲卿。⑩揚干，晉悼公之弟，有亂行，絳戮

其僕，悼公怒，謂羊舌赤曰：「必殺絳，無失也。」言終，絳至，授僕人書，將伏劍。公讀其書，跣而出，曰：「寡

人之言，親愛也；吾子之討，軍禮也；敢以爲請。」與之飲食，使佐新軍。（事見左傳襄公三年。）⑪弄

丸，卽轉丸也。尹知章鬼谷序：「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，又受轉丸肱篋三章。」⑫鬼谷子有飛箝篇。

箝與鉗通。文心雕龍論說篇：「轉丸騁其巧辭，飛鉗伏其精術。」⑬蘇秦，戰國時洛陽人，字季子，師

鬼谷子，習縱橫家言。說秦惠王，不用，於是往說燕、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楚，合縱抗秦。以秦爲縱約長，并相六國。秦

歸趙，趙肅侯封爲武安君。其後縱約爲張儀所敗，客於齊，被刺死。⑭張儀，戰國時人，與蘇秦同事，鬼

谷子以遊說顯名，相秦惠王，以連衡之策說六國，使背縱約而事秦，號曰武信君。惠王卒，不說於武王，

六國皆叛，衡復合縱。儀乃之梁，相魏。一歲卒。⑤范雎，戰國時魏人，字叔。以遠交近攻之策，說秦昭王，

拜客卿，尋爲相，封「應侯」。⑥魯連，卽魯仲連，戰國時齊人。高蹈不仕，喜爲人排難解紛。游於趙，秦

圍趙急，魏使新垣衍請帝秦，仲連義不許，見衍曰：「彼卽肆然爲帝，連有蹈東海而死耳！」秦軍爲卻。

後田單言於齊王，欲爵之，連逃隱於海上以終。⑦朱雲，漢平陵人，字游。成帝時爲槐里令，上書願借

上方劍，斬佞臣張禹。帝怒，欲斬之，御史將雲去。雲攀殿檻，檻折，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，上意解。後

當治檻，上曰：「勿易！」因而輯之，以旌直臣。⑧張綱，字文紀，仕爲御史。後漢順帝婁縱宦官，綱上書

不省。漢安元年，選遣八使，徇行風俗，餘人受命之部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，曰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

狐狸？」遂劾奏大將軍梁冀、河南尹等姦惡十五事，京師震悚。⑨秦宓，蜀漢綿竹人，字子勅，拜左中

郎將，長水校尉。吳遣使張溫來聘，往餞焉。溫問曰：「君學乎？」宓曰：「五尺童子皆學，何必小人。」溫

復問曰：「天有頭乎？」宓曰：「有之，在西。」詩曰：「乃眷西顧。」溫曰：「天有耳乎？」宓曰：「天處高而聽

卑。」詩曰：「鶴鳴於九臯，聲聞於天。」溫曰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」詩曰：「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。」溫曰：「天

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有，姓劉。」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答曰：「天子姓劉。」溫曰：「日出於東乎？」宓曰：「雖

生於東，而沒於西。」於是溫大敬服。⑩王融，字元長，上使兼主客，接虜使房景高、宋弁。弁見融年少，

問王：「主客年幾？」融曰：「五十之年，久踰其半。」後日，上以虜獻馬不稱，使融問曰：「秦西冀北，實

多駿驥，所獻良馬，乃駑駘不若。將旦旦信誓，有時而爽，駟駟之牧，遂不能嗣。」宋弁曰：「當是不習土地。」融曰：「周穆馬迹徧於天下。若騏驎之性，因地而遷，則造父之策，有時而躓。」弁不能答。（見南齊本傳。）

①左傳僖公五年：「童謠曰：丙之晨，龍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旅。鶉之賁賁，天策燉燉。火中成軍，虢公其奔。」

②左傳昭公二十五年：「文武之世，童謠有之曰：鶉之鴒之，公出辱之，鶉鴒之羽，公在外野；往饋之馬，鶉鴒踈踈。公在乾侯，徵褻與襦。鶉鴒之巢，往哉遙遙。稠父喪勞，宋父以驕。鶉鴒往歌來哭。」

③左傳隱公十一年：「周諺有之曰：山有木，工則度之；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」

④左傳僖公五年：「諺所謂「輔車相依，唇亡齒寒」者，其虞虢之謂也。」

⑤左傳文公四年：「聃其目，皤其腹，棄甲而復，于思于思，棄甲復來。」

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：「聽輿人之誦曰：原田每每，舍其舊而新是謀。」

⑦莊子天地篇：「子貢南遊於楚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，方將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搢搢然用力甚多，而見功寡。子貢曰：有械於此，鑿木爲機，後重前輕，挈水若抽，其名爲槲。爲圃者作色而笑曰：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，吾羞而不爲也。子貢反於魯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，識其一不知其二，治其內不治其外。」渾與混通。

⑧裴少期，裴松之字。松之本字世期，因避唐太宗諱，改作世期。

⑨裴松之魏武帝紀注：「孫盛魏氏春秋云：「答諸將曰：劉備，人傑也，將生憂寡人。」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，多用左氏以易舊文，後之學者將何

取信哉？日魏武方以天下勵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類。①中國即中原也。②楊由，後漢

成都人，為郡文學掾。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，太守廉范以問由，由對曰：「此占郡內當有小兵。」（見

後漢書方術傳。）③介葛盧來朝，聞牛鳴，曰：「是生三犧皆用之矣！其音云問之而信。」（左傳僖

公二十九年。）④元封漢武帝年號。⑤正始魏文帝年號。⑥嫫姆，黃帝次妃，甚醜而賢。⑦唐

儒學傳：「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，從父知年亦為王友。元軌每曰：「郎家二賢，皆入府，不意培

塿而松柏為林。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，更撰後傳數十篇，改著作佐郎。」⑧江芊，成王妹嫁於

江。左傳：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，訪諸令尹子上。子上曰：「君之齒未也，而又多愛，黜乃亂也。楚國

之舉，恆在少者。且是人也，蠱目而豺聲，忍人也，不可立也。」弗聽。既又欲立王子職，而黜太子商臣。商

臣聞之而未察，告其師潘崇曰：「若之何而察之？」潘崇曰：「享江芊而勿敬也。」從之，江芊怒曰：「呼，

役夫！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！」呼，發聲也；役夫，賤者稱。⑨酈生，即酈食其，漢陳留高陽人。佐高

祖，定計下陳留，號為廣野君。常為說客，使諸侯。後說齊，憑軾下齊七十餘城。及韓信襲齊，齊以食其賣

己，遂烹之。初漢王困於滎陽，問計於酈生，生勸王王六國後。漢王從之，即命鑄印。一日，王方膳，張良自

外來，聞斯議，甚以為非，具言封六國後之失策。王大悟，罵酈生曰：「豎儒，幾敗乃公事。」⑩魏志

王陵傳注：「魏略曰：「山楊單固，字恭夏，有器實，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為別駕，與從事楊康並為腹心。」

後愚與王陵通謀，康固皆知其計。康至洛陽，露其事。太傅東取固，問曰：「卿知其事耶？令狐反乎？」固故云：「無有。」康與固對相詰，乃罵康曰：「老庸！既負使君，又滅我族。顧汝當活耶？」初楊康自以白其事，冀得封，後亦并斬。固又罵康曰：「老奴！汝死自分耳！何面目行地下也！」樂廣，字彥甫，與王衍俱宅心事外。天下言風流者，王樂稱首焉。（見晉書樂廣傳）衛玠，字叔寶，風神秀異，妻父即樂廣也。時謂婦公冰清，女壻玉潤。寧馨兒，晉時俗語，猶言那樣的小兒也。按樂衛二傳俱無「寧馨兒」語，其語今見王衍傳：「王衍總角，嘗造山濤。濤曰：「何物老嫗！生此寧馨兒！然誤天下蒼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」史通似誤。」兩儀，天地也。易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」

十六 直書

夫人稟五常，^①士兼百行，^②邪正有別，曲直不同。若邪曲者，人之所賤，而小人之道也。正直者，人之所貴，而君子之德也。然世多趨邪而棄正，不踐君子之跡，而行由小人者，何哉？語曰：『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。』^③故寧順從以保吉，不違忤以受害也。况史之爲務，申以勸誠，樹之風聲，^④其有賊臣逆子，淫君亂主，苟直書其事，不掩其瑕，則穢跡彰於一朝，惡名被於千載，言之若是，吁可畏乎！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，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。^⑤如董狐之書法不隱，趙盾之爲法受屈，^⑥彼我無忤，行之不疑，然後能成其良直，擅名今古。至若齊史之書崔弒，^⑦馬遷之述漢非，^⑧韋昭仗正於吳朝，^⑨崔浩犯諱於魏國，^⑩或身膏斧鉞，取笑當時，或書填坑窖，無聞後代。夫世事如此，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，勵其匪

躬[㊦]之節，蓋亦難矣。是以張儼[㊧]發憤，私存嘿記之文。孫盛不平，竊撰遼東之本。[㊨]以茲避禍，幸獲兩全，足以驗世途之多隘，知實錄之難遇耳。然則歷考前史，徵諸直詞，雖古人糟粕，真偽相亂，而披沙揀金，有時獲寶。案金行在歷，史氏尤多。當宣[㊩]景[㊪]開基之始，曹馬構紛之際，或列營渭曲，見屈武侯[㊫]，或發仗雲臺，取傷成濟[㊬]。陳壽，王隱，咸杜口而無言，陸機，虞預，各栖毫而靡述。至習鑿齒，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，抽戈犯蹕之言，歷代厚誣，一朝如雪。考斯人之書事，蓋近古之遺直歟？次有宋孝王[㊭]風俗傳，王劭齊志，其敘述當時，亦務在審實。案於時河朔[㊮]王公，箕裘[㊯]未隕，鄴城[㊰]將相，薪構仍存，而二子書其所諱，曾無憚色。剛亦不吐，其斯人歟！蓋烈士狗名，壯夫重氣，寧爲蘭摧玉折，不作瓦礫長存。若南董之仗氣直書，不避強禦，韋崔之肆情奮筆，無所阿容^㊱，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，而遺芳餘烈，人到於今稱之。與夫王沈魏書，假回邪^㊲以竊位，董統燕史，持諂媚以偷榮，貫三光^㊳而洞九泉^㊴，曾未足喻其高下也。

○五常之義有二：(一)禮曰：「合生氣之和，道五常之行。」史記注：「鄭玄曰：生氣，陰陽也；五常，五

行也。」(二)白虎通：「五常者何？仁義禮智信也。」又五倫亦曰五常。按本句所指，蓋第二說也。○

詩：「士之耽兮。」箋：「士有百行。」許允婦是阮衛尉女，德如妹，奇醜。許謂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其有幾？」

婦曰：「新婦所乏，惟容耳！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幾？」許曰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夫百行以德為首，君好色不

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許有慚色。(見世說) ○此四句據樂府集郭茂倩注。後漢五行志所載順帝之

末，京都童謠。○四風聲，聲教也。書：「彰善癉惡，樹之風聲。」○五「為於可為」二句，見楊雄解嘲。

○左傳宣公二年：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，宣子未出山而復。」太史書曰：「趙盾弑其君，」以示於朝。

宣子曰：「嗚呼！我之懷矣，自貽伊感，其我之謂矣！」孔子曰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，書法不隱。趙宣子，古之

良大夫也，為法受惡，惜乎，越竟乃免。」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：「齊崔杼弑公，以說於晉。」太史書

曰：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殺之，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書，乃舍之。南史氏聞太史盡死，執簡以

往，聞既書矣，乃還。」○後漢書蔡邕傳：「王允曰：「武帝不殺司馬遷，使謗書流於後世。」」章懷

注：「凡史官記事，善惡必書。謂遷所著史記，但是漢家不善之事，皆為謗也，非獨指武帝之身也。」

○韋昭，即韋曜，字宏嗣。吳志韋曜傳：「孫皓即位，欲為父和作紀。曜執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為傳。如是

者非一，皓積嫌憤，遂誅曜。」○魏書：「崔浩，字伯淵，清河人。博覽經史，玄象陰陽，百家之言，無不關

者非一，皓積嫌憤，遂誅曜。」

綜。爵東郡公，拜太常卿。神麈二年，詔撰國書。北史崔浩傳：「著作令史閔堪、郗標、諸事浩，請立石銘，

戴圖史，以彰直筆。浩書國事，備而不典，而石銘顯在衢路，北人忿毒，構浩於帝，帝怒，誅浩。」①匪躬，

不顧一身利害也。易：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」②張儼，三國吳吳郡人，字子節，以博文多識，拜大鴻

臚。寶鼎中，使於晉，賈充、荀勗等欲傲以所知，皆不能屈。隋書經籍志：「嘿記三卷，吳大鴻臚張儼撰。」

③晉書：「孫盛撰晉陽秋，詞直而理正。桓溫見之，謂盛子曰：『枋頭誠爲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說。』

此史行關君門戶事，諸子改之。」盛寫兩定本，寄於慕容儁。大元中，孝武博求異聞，始於遼東得之，以

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書遂兩行。」④宣卽晉宣帝，司馬懿也。⑤景卽晉景帝，司馬師也。⑥蜀志諸

葛亮傳：「亮據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，其年卒於軍。」裴松之注：「漢晉春秋曰：楊儀等

整軍而出，百姓奔告宣王。宣王追焉，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宣王者。宣王乃退，不敢逼。儀結陣而

去。百姓爲之諺曰：死諸葛，走生仲達。」⑦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：『漢晉春秋曰：帝召王經等謂曰：

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，當自出討之。經曰：宿衛空闕，兵甲寡弱，禍殆不測。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：行

決矣！賈充逆戰，帝自用劍。太子舍人成濟曰：事急矣！當云何？充曰：畜養汝等，正爲今日。濟卽前刺帝，刃

出於背。」⑧北史宋隱傳：『族裔世景從孫，孝王爲北平王文學，非毀朝士，撰朝士別錄二十卷，會

周武滅齊，改爲關東風俗傳，更廣見聞，成三十卷。」⑨河朔謂元魏。⑩箕裘謂克承父業也。禮：『良

還書日期

R
08311
1011
422

分類	atab
編號	434

050.6
2301

弓之子，必學爲箕。良治之子，必學爲裘。」
 ①鄴城謂高齊。 ②阿容，言其有所瞻徇也。 ③回邪，邪曲也。史記有「回邪不正」之語。邪一作裘，故史記又有「言若忠鯁，心實回裘」之語。 ④白虎通：「天有三光，日月星。」此處蓋言其高也。 ⑤九泉，地下也。世說：「殷仲堪喪後，桓玄問仲文：「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？」仲文曰：「雖不能休明一世，足以映徹九泉。」」此處蓋言其低也，與三光並用，蓋謂高低相差之遠也。




Reading & Learning
 閱讀知識 · 學習成長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
登記號 7768

特藏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通史

註選如虎劉

路山寶海上
館書印務商

者刷印兼行發

埠各及海上
館書印務商

所行發

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SELECTIONS FROM LIU TSU-CHI'S
DISCOURSE ON HISTORY

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

LIU HU JU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29

All Rights Reserved

